

年

卷

期

1

2

第

第

中華民國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每月一回)

孔教會雜誌

THE CONFUCIAN ASSOCIATION MONTHLY

Vol. I.

2nd Moon, 2464

No. 2.



天 壇 祈 年 殿

Editor-in-chief: CHEN HUAN-CHANG, Ph.D. 章煥陳 輯編總

PUBLISHED BY THE CONFUCIAN ASSOCIATION

1798 HAINING ROAD, SHANGHAI, CHINA

Price : Single copy \$0.30.

Annual subscription \$3.00.

Postage extra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二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
第一卷第二號

(每册大洋三角)

孔 教 會 雜 誌

第一卷第二號目錄

孔教會序 其一

康有爲

圖畫 曲阜聖廟 聖陵

論說 斥北京教育會破壞孔教之罪

孔教會全體公論

政教終始篇

張爾田

孔子封王辨

孫德謙

中國學會報題詞

康有爲

講演 演說孔子所以許管仲之故

狄郁

學說 論孔教與老氏

顧震福

普通倫理學

狄郁

諸子要畧 家數

孫德謙

專著 孝經學

史微 原蕪附鄭學辨

曹元弼 張爾田

經治 則古

沈修

歷史 孔教通史

黎養正

傳記 稷山段氏二妙合譜

孫德謙

叢錄 通信

公牘

文苑 聖誕日祭文

張鳳翽

丁祭日祝文

張茂章

張蒿庵先生祠記

張上誦

尊天二首 尊孔四首

顧思義

時評 廢孔教育之大危

姚明輝

孔教新聞

本會紀事

孔教會序 其一

南海康有爲 更生

中國數千年來奉爲國教者孔子也。大哉孔子之道。配天地。本神明。育萬物。四通六闢。其道無乎不在。故在中古改制立法而爲教主。其所爲經傳。立於學官。國民誦之以爲率。由朝廷奉之以爲憲法。省刑罰。薄稅斂。廢封建。罷世及。國人免奴而可仕宦。貴賤同罪。而法平等。集會言論出版皆自由。及好釋道之說者。皆聽其信教自由。凡法國革命所爭之大者。吾中國皆以孔子之經說先得之。二千年矣。學校徧都邑。教化入婦孺。人識孝弟忠信之風。家知禮義廉恥之化。故不立辨護士法律虛設而不下逮。但道以德齊以禮。而中國能晏然一統。致治二千年者。何哉。誠以半部論語治之也。蓋孔子之道本乎天命。明乎鬼神。而實以人道爲教。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故凡在飲食男女別聲被色而爲人者。皆在孔教之中也。尙慮滯於時用。若冬裘之不宜於夏。水舟之不宜於陸。又預陳三統三世小康大同。據亂升平之道。而與時推遷窮變。通久使民不倦。蓋如大醫王無方不備也。如使人能去飲食男女別聲被色。則孔子之道誠可離也。無如人人皆必須飲食男女別聲被色。故無論何人孔子之道不可

須。與。離。也。故。範。圍。不。過。曲。成。不。遺。人。人。皆。在。孔。教。中。故。不。須。立。會。也。惟。今。者。共。和。政。體。大。變。政。府。未。定。爲。國。教。經。傳。不。立。於。學。官。廟。祀。不。奉。於。有。司。向。來。民。間。崇。祀。孔。子。自。學。政。吳。培。過。尊。孔。子。停。禁。民。間。之。祀。於。是。自。郡。縣。文。廟。外。民。間。無。祀。孔。子。者。夫。民。既。不。敢。奉。而。國。又。廢。之。於。是。經。傳。道。息。俎。豆。禮。廢。拜。跪。不。行。衿。纓。並。絕。則。孔。子。之。大。道。一。旦。掃。地。耗。矣。哀。哉。夫。國。所。與。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爲。之。植。幹。化。於。民。俗。入。於。人。心。奉。以。行。止。死。生。以。之。民。乃。可。治。此。非。政。事。所。能。也。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傳。中。國。立。國。數。千。年。禮。義。綱。紀。云。爲。得。失。皆。奉。孔。子。之。經。若。一。棄。之。則。人。皆。無。主。是。非。不。知。所。定。進。退。不。知。所。守。身。無。以。爲。身。家。無。以。爲。家。是。大。亂。之。道。也。卽。國。大。安。寧。已。大。亂。於。內。況。復。國。亂。靡。定。乎。恐。教。亡。而。國。從。之。夫。耶。路。撒。冷。雖。亡。而。猶。太。人。流。離。異。國。猶。保。其。教。至。今。二。千。年。教。存。而。人。種。得。以。特。存。印。度。雖。亡。而。婆。羅。門。能。堅。守。其。教。以。待。後。興。焉。若。墨。西。哥。之。亡。也。教。化。文。字。並。滅。今。人。種。雖。存。而。所。誦。皆。班。文。所。行。皆。班。化。所。慕。皆。班。人。之。豪。傑。則。墨。人。種。面。目。雖。有。存。乎。然。心。魂。已。非。實。則。全。滅。也。今。中。國。人。所。自。以。爲。中。國。者。豈。徒。謂。禹。域。之。山。川。義。軒。之。遺。胄。哉。豈。非。以。中。國。有。數。千。年。之。文。明。教。化。有。無。量。數。之。聖。哲。精。英。

融。之。化。之。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樂。可。觀。此。乃。中。國。之。魂。而。令。人。纏。綿。愛。慕。於。中。國。者。哉。有。此。纏。綿。愛。慕。之。心。而。後。與。中。國。結。不。解。之。緣。而。後。與。中。國。死。生。存。亡。焉。故。猶。太。人。之。流。離。去。國。二。千。年。而。天。下。尙。號。之。曰。猶。太。人。爲。有。此。猶。太。魂。而。愛。慕。纏。綿。其。猶。太。故。也。若。徒。以。其。人。種。與。地。域。也。則。今。之。巴。比。侖。雅。典。之。遺。黎。殆。無。存。者。而。山。川。易。主。萬。國。多。有。過。西。貢。之。市。昔。之。孔。廟。皆。毀。昔。之。誦。四。書。五。經。者。今。後。生。皆。誦。法。文。而。無。識。華。文。者。矣。鑒。於。墨。祕。能。勿。恫。乎。且。夫。雖。爲。野。蠻。豈。有。無。教。之。國。者。況。欲。立。於。天。下。者。哉。昔。者。吾。國。人。人。皆。在。孔。教。之。中。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則。勿。言。孔。教。而。教。自。在。也。今。則。各。國。皆。有。教。而。我。獨。爲。無。教。之。國。各。教。皆。有。信。教。奉。教。傳。教。之。人。堅。持。其。門。戶。而。日。光。大。之。惟。孔。教。昔。者。以。範。圍。寬。大。不。強。人。爲。儀。式。之。信。從。今。當。大。變。人。人。雖。皆。孔。教。而。反。無。信。教。奉。教。傳。教。之。人。夫。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無。人。任。之。不。殖。將。落。況。今。者。廢。教。停。祀。毀。廟。之。議。日。有。聞。甚。至。躬。長。教。育。之。司。而。專。以。廢。孔。教。爲。職。志。者。若。無。人。保。守。奉。傳。則。數。千。年。之。大。教。將。墜。於。地。而。中。國。於。以。永。滅。豈。不。大。哀。哉。印。度。爲。佛。生。之。地。自。回。教。行。後。佛。教。遂。滅。盡。於。今。千。年。矣。乃。至。五。印。度。反。無。一。寺。一。僧。過。舍。衛。而。問。佛。跡。答。之。曰。

佛。乃。中。國。者。印。度。無。之。嗟。乎。不。可。畏。耶。或。謂。教。者。非。以。強。力。取。優。勝。劣。敗。教。果。優。者。不。患。不。傳。則。佛。義。豈。不。精。深。於。回。教。何。以。印。度。故。國。蕩。滅。堙。夷。至。於。若。是。則。信。乎。在。人。之。宏。道。也。嗟。我。同。志。爲。茲。憂。恐。爰。開。大。會。用。宏。斯。道。以。演。孔。爲。宗。以。翼。教。爲。事。其。亦。仁。人。志。士。所。不。棄。也。耶。其。亦。仁。人。志。士。所。不。棄。也。耶。

孔教會序 其二

南海康有爲 更生

僕緣於大地之上古今立國以萬數語人曰國不嚴軍兵不設辨護士民老死熙熙不知律例不識長官而能長治久安數千禩統一方里數千萬孳衍種族數萬萬則橫覽歐美豎窮歷史未之有也聞者則竊竊笑之疑其誣也雖然吾中國數千年之爲治實有然也未嘗無法律而實極闊疎未嘗無長上而皆不逮下上雖專制而下實自由獄訟鮮少賦斂極薄但使人知禮義忠信之綱家知慈孝廉節之化而已嗟乎何由而致是哉昧昧我思之豈非半部論語治之耶夫論語何氏之書也

其非然耶或者慕歐思美偏知政治之爲國也夫人有耳目心思之用則有情欲好惡之感若無道教以範之幽無天鬼之畏明無禮紀之防則暴亂恣睢何所不至專以法律爲治則民作奸於法律之中但倚政治爲治則民腐敗於政治之內率苟免無恥暴亂恣睢之民以爲國猶雕朽木以抗大廈泛膠舟以渡遠海豈待風雨波浪之浩洶涌哉若能以立國也則世可無聖人可無教主矣

今之謬慕歐美者亦知歐美今所以盛強不徒在其政治而有物質爲之耶歐美所以

爲人心風俗之本則更有教化爲之耶教化之與政治物質如鼎之足峙而並立教化之與政治如車之雙輪而並馳缺一不可者也或者以法革命之廢教也豈知法廢舊教而已而尊天與基督無異也萬國自小蠻夷莫不有教嗟乎天下豈有無教而可爲國者哉教宜何從審其歷史風俗之宜人心之安者其道至順則從之非其歷史風俗之宜人心之安者則可以致亂若是則置之

舉中國萬里之土壤歷二千四百年之綿暖合數萬后王卿士紳縷民庶婦孺之禮俗所信受奉行誦讀尊敬者豈非先聖孔子之遺教耶夫孔子之道本於天而不遠人人之性出於天故因人性以爲道若男女食味被色別聲人之性也但品而節之而不絕之故至易至簡而人不可須臾離也苟非若婆羅門之去肉出家墨子之非樂不歌則普大地萬國之人雖欲離孔教須臾而不能也非惟中國也凡人之爲人必有生我我生者有與我並生而配合同遊者有同職事而上下者則因而立孝慈友弟義順忠信篤敬之倫行苟非生於空桑長於孤島無人之地則是道也凡普大地萬國之人雖欲離孔教須臾而不能也非惟中國爲然也惻隱羞惡知慮進取人之性也擴而充之以

爲仁義智勇之德。雖禽獸亦有。是一二焉。但不能合而擴充耳。則是道也。凡普大地萬國之人。雖欲離孔教。須臾而不能也。

孔子既定六經。尙慮後世之泥於一端。而不能盡於事變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窮則變。變則通。故爲運世之道。近則設三統。遠則張三世。以極其變通之宜焉。三統則有忠質文之異。親親尙功明鬼。時爲重輕。子丑寅之三正。赤白黑之三色。時爲建尙。乃至立明堂。則三十六牖七十二戶。或高大圓侈。或橢圓衡方。或卑汚方。爲衣服。或長前衽。或長後衽。或前後長。而今各國正朔宮室衣服之制。皆在焉。今非衣長後衽而玄冠緇衣耶。其春秋明三世之義。則有據亂升平太平之異。據亂內其國而刺大夫。升平內諸夏而貶諸侯。太平則內外大小若一。而去天子。其三世之中。又各自爲三世。親親仁民愛物。遞衍達於無窮。故於詩首文王。以明立憲。書稱堯舜。以明民主。易稱見羣龍無首。爲天下至治。於禮運尤大暢其微旨。以公天下。爲大同。以正君臣。爲小康。故子思述祖德。以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善乎莊生尊孔子爲神明聖王也。曰配天地。本神明。育萬物。六通

四。關。本。末。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嗟。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爲。大。也。夫。大。醫。王。者。藥。籠。中。無。不。備。期。於。瘳。民。之。疾。豈。有。挾。一。獨。步。單。方。而。可。以。爲。聖。醫。者。乎。

自。漢。時。行。孔。子。撥。亂。之。治。風。化。至。美。廉。讓。大。行。宋。明。儒。學。僅。割。據。其。一。體。或。有。偏。矯。然。氣。節。猶。可。觀。焉。夫。孔。子。定。同。姓。不。婚。之。義。故。吾。人。最。繁。孳。過。萬。國。焉。春。秋。譏。世。卿。故。漢。時。已。去。世。爵。而。布。衣。徒。步。可。爲。公。卿。諸。經。之。義。人。民。平。等。而。無。奴。故。光。武。大。行。免。奴。先。於。林。肯。二。千。年。孔。子。法。律。尙。平。瞽。瞍。殺。人。則。皋。陶。執。之。故。後。世。訟。獄。則。親。王。宰。相。受。法。同。罪。未。以。僞。周。禮。議。親。議。貴。爲。然。也。孔。子。重。民。尤。多。言。薄。稅。斂。故。輕。減。稅。率。今。天。津。畝。田。稅。僅。十。三。錢。漢。時。學。校。已。徧。全。國。人。民。皆。得。入。學。工。商。惟。人。民。所。習。無。限。制。聚。會。筭。書。言。論。皆。自。由。孔。子。敷。教。在。寬。其。有。從。佛。道。者。皆。聽。信。教。自。由。凡。此。皆。法。革。命。時。喋。血。百。萬。而。後。得。之。者。歐。人。得。此。僅。數。十。年。而。吾。中。國。以。奉。孔。子。教。諸。儒。日。以。經。義。爭。先。得。之。於。二。千。年。前。徧。校。萬。國。皆。未。有。比。豈。非。吾。中。國。之。美。化。而。孔。教。之。盛。德。大。功。歟。吾。人。何。幸。而。受。之。

頃。年。學。士。不。通。道。教。之。原。學。官。經。傳。已。有。選。擇。大。道。淪。墜。幾。付。燒。薪。用。致。廉。恥。掃。地。禮。

化蕩夷極。至晚清之季。嗜利無恥。而大道喪。國亦亡矣。自共和數月來。禮樂並廢。典章皆易。道揆法守。掃地無餘。遂至教育之有司。議廢孔子之祀典。小則去拜跪而行鞠躬。重則廢經傳而裁俎豆。饗序鞠茂草之場。廟堂歇絲竹之聲。嗚呼。不圖數千年文明之中華。一旦淪胥。至爲無教之國也。豈不哀哉。夫印度雖亡。而婆羅門教二萬萬人。守教之嚴毅如故。則印度人之政權雖亡。而教化未亡。他日印人即可從此而興焉。猶太雖亡。而猶太教不亡。雖流離異國。奉之不移。乃至於今。猶太耆舊男女。當日之午。猶撫其大關所羅門之城石而哭焉。則猶太人之政權雖亡。而教化未亡。他日猶太人即可由教而興焉。嗚呼。耗矣哀哉。滅絕無餘者。墨西哥也。爲班所滅。並其古文字圖畫。滅之。今墨人面目。雖爲墨之遺黎。耶而所述之聖哲豪傑。往訓遺徽。皆班人之賢哲豪傑也。則是全滅也。故滅國不足計。若滅教乎。則舉其國數千年之聖哲豪傑。遺訓往行。而盡滅之所祖述者。皆謂他人父也。是與滅種同其慘禍焉。何其今之人不自愛國。乃並數千年之文明教化。與其無量數聖哲之心肝豪傑之骨血。而先滅之歟。彼以孔教爲可棄。豈知中國一切文明。皆與孔教相繫。相因。若孔教可棄也。則一切文明隨之而盡也。卽

一切種族隨之而滅也。嗟乎中國人而有此。也是何心哉。

或謂教不待傳。優者自存。劣者自汰。天演之自然也。雖然。吾嘗徧遊五印度矣。奄萬里之境。無一香火之寺。無一印人之僧。驅車於舍衛。止宿於王舍城。問於鷲嶺。以佛蹟博物院之人曰。佛乃在中國。此地無之。嗚呼。以佛教之精微。廣大。耶氏實分其緒也。印人不傳。不能不壞。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豈得謂教不待傳而自行哉。

或謂儒家大義。最重倫綱。今政改共和。君臣道息。則遺經垂教。窒礙難行。此溝猶瞽儒未通古義之論也。夫君臣之本義。但指職事之上下言之。非爲一帝者言之。傳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由斯而言。士對於大夫爲臣。而對於皂則爲君矣。輿對於皂爲臣。而對於隸亦爲君。故大夫有家臣。而家主得稱君。禮喪服妾爲君爲女。君家人則父母爲嚴君。至漢時人相呼以君臣。而爲郡將死節。猶盡君臣之義焉。自梁時改稱下官。禁稱君臣。於是千年來。但對帝者爲君臣。而宋儒益厲天澤之分。遂使今人有專制之忿。而波怒誤及於孔子焉。然求以孔子右義則一切之主。伯亞旅無在不有。君臣之義存焉。譬若一肆之中。肆主不以禮待其肆夥。肆夥不以忠事其

肆。主。而。望。其。肆。之。興。也。其。可。得。乎。然。則。君。臣。之。道。不。能。須。臾。離。而。孔。子。之。教。無。可。毫。釐。疑。也。況。孔。子。復。有。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之。大。同。道。羣。龍。无。首。之。太。平。世。哉。執。一。端。以。疑。叛。先。聖。是。飛。沙。眯。目。而。責。日。月。之。失。明。也。豈。不。大。愚。耶。

或謂各國宗教皆主神道。孔子既不語神。則非教主也。愚儒一孔。遂敢妄議孔子只爲哲學政治教育之名家。僅儕之於希臘索格底柏拉圖之列。此自日人不知儒教之謬論。而吾國東學或爲所蔽惑。誤祖師其說而自棄其教。尤愚謬之甚者也。夫中國數千年之言儒釋。只曰教而已矣。無神人之別也。今人之稱宗教者。名從日本。而日本譯自英文之釐里近。Religion耳。在日人習用二文。故以佛教諸宗加疊成詞。其意實曰神教。云爾。然釐里近之義。實不能以神教盡之。但久爲耶教形式所囿。幾若非神無教。云爾。然教而加宗義。已不妥。若因佛回耶。皆言神道。而謂爲神教。可也。遂以孔子不言神道。卽不得爲教。則知二五而不知十者也。夫凡爲圓首方足之人。身外之交際。身內之云爲。持循何方節文。何若必有教焉。以爲之導。太古草昧尙鬼。則神教爲尊。近世文明重人。則人道爲重。故人道之教。實從神教而更進焉。要無論神道人道。而其爲教則一。

也。譬如君主有專制。立憲之異。神道之教主。獨尊。如專制之君主。焉。人道之教主。不尊。如立憲之君主。焉。不能謂專制之君主。爲君主。而立憲之君主。非君主也。然則謂言神道者。爲教。謂言人道者。非教。謂佛耶回。爲教。謂孔子。非教。豈不大妄哉。況孔子尊天事帝。無貳爾心。明命鬼神。爲黔首則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而知鬼神之情狀。孔道何所不有。乃執不語神之單文。以概孔教之大道。是猶南洋人不知冰雪而疑大地之無此也。豈知孔子改制立法。弟子傳道。四方實爲中國之教主。豈與夫索格底。僅明哲學者等量齊觀哉。

吾友勃拉士。英之名卿也。善乎其著平民政治之言曰。共和國以道德物質爲尙。尤過於政治也。國無道德。則法律無能。爲今觀國者。視政治過重。然政治非有巧妙。在宜其民之風氣。事勢。養其性情。形以法律。然則今中國之所以爲教。宜知所從矣。佛回久入中國。旣以信教自由之故。民久安之。而相忘相混矣。然佛在蒙藏。久明罪福。其教宜行。夫佛說雖微妙。澶漫然多。出世之言。若全施於中國。未見其周於民用也。基督尊天養魂。懺惡勸善。行之歐美。成效久彰矣。然孔子之道。以人爲天所生。故尊天以明萬物。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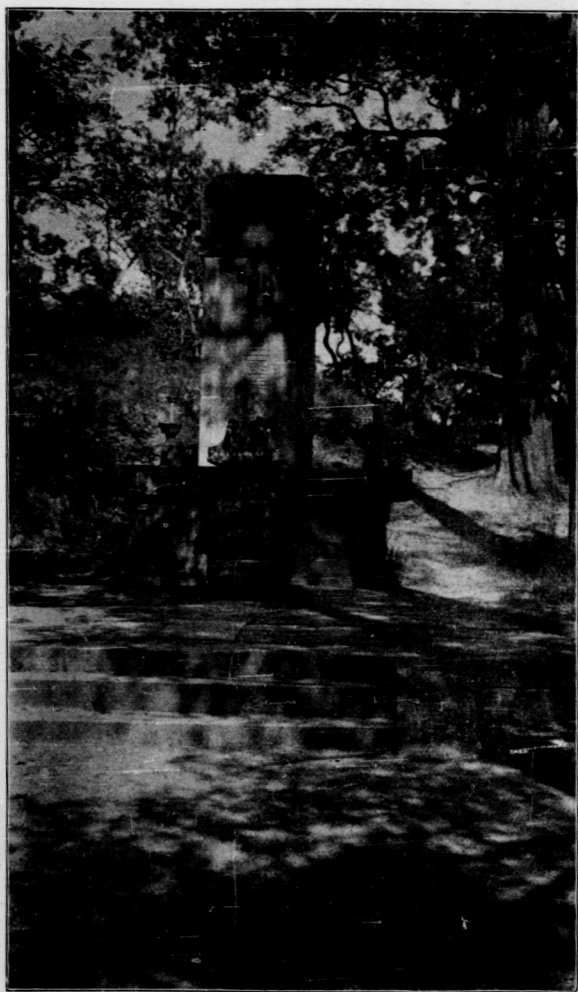
一。體。之。仁。又。以。人。爲。父。母。所。生。故。敬。祖。以。祠。墓。著。傳。體。之。孝。若。基。督。只。明。尊。天。而。敬。祖。闕。焉。今。豈。能。舉。中。國。四。萬。萬。人。之。祠。墓。而。一。旦。盡。廢。之。若。今。不。尊。孔。則。何。從。焉。將。爲。逸。居。無。教。之。民。歟。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於。禽。獸。乎。則。非。待。烹。滅。絕。種。而。何。美。人。社。威。告。吾。曰。吾。美。之。患。有。國。而。無。家。信。如。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雖。有。粟。其。得。食。諸。若。今。中。國。恐。並。國。與。家。而。無。之。則。身。安。歸。嗚。呼。凡。我。同。人。將。恐。將。懼。嗟。乎。皮。之。不。存。毛。將。焉。傳。今。欲。存。中。國。先。救。人。心。善。風。俗。拒。跛。行。放。淫。詞。存。道。揆。法。守。者。舍。張。孔。教。末。由。已。

夫。教。爲。天。下。不。爲。一。國。而。設。日。本。近。者。廣。厲。儒。學。崇。祀。孔。子。況。吾。宗。邦。而。自。棄。之。且。吾。國。人。本。皆。覆。幬。於。孔。教。中。不。待。立。會。猶。吾。國。人。人。皆。爲。中。國。民。不。待。注。籍。也。惟。今。列。國。交。偪。必。有。國。籍。諸。教。並。立。亦。有。教。籍。則。孔。教。會。之。立。不。可。已。也。大。夫。君。子。邦。人。諸。友。莫。肯。念。亂。乎。誰。無。良。知。誰。無。責。任。服。教。有。年。弘。道。是。務。詩。不。云。乎。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守。死。善。道。之。士。血。氣。含。識。之。倫。同。揚。泗。水。之。波。瀾。共。奏。璧。中。之。絲。竹。其。不。致。於。洪。水。滔。天。猛。獸。滿。野。耶。其。諸。邦。人。咸。樂。從。於。是。會。歟。吾。中。國。猶。有。望。耶。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三年誕日南海康有爲拳跪整冠數衽陳經於庚子告我國人當孔教會發起時。以南海康先生爲孔教巨子。特函請其作序。先生許之。既以其第一篇序文賜寄矣。煥章冒昧。妄嫌其簡短。再請其更作一篇。先生又許之。以其第二篇賜寄。當時本欲於去年聖誕前刊布。故催促備至。先生匆匆寄來。尙屬未定之稿。命煥章隨意更易。煥章不敢也。乃留以待先生之自定。今先生不忍雜誌第一冊已出版。中有孔教會序一篇。煥章取以校寄來之稿。頗有小異者。則寄來之稿。尙經先生之添改。而不忍雜誌所刻。乃不過其初稿耳。故急刊布之。以告國人。至第一篇序文。詞意沈摯。煥章尤愛之。故并以付印焉。煥章謹識。



曲阜聖廟



陵 聖

論 說

斥北京教育會破壞孔教之罪

孔教會全體公論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也以其有教也人之生不過數十寒暑耳然而其精神磅礴布濩大涵宙合細入無垠充其量可以位天地而育萬物鼓其氣可以蹈白刃而赴湯火若是者何也人而有教則身之所及者雖局而神之所及者無窮身之存在者雖暫而神之存在者無盡也是故教也者人類最高之生命也苟人而無宗教之生命則無以自貴於萬物而生存於永久雖飲食男女別聲被色而其生也既與禽獸無殊其死也亦與草木同腐若是乎教也者乃人之所以爲人之所以死而永生者也教之淑人人之需教詎不重哉苟有人焉奪吾人之教而使之不能信仰毀吾人之教而使無以保存此其罪比操刀殺人者尤層累倍徙而無算何則殺人者不過殺肉體之生命耳若毀教者則殺精神之生命焉肉體之生命有涯卽被殺而精神之生命尙能生存精神之生命無涯苟被殺則肉體雖生無異行尸走肉耳然則殺人之罪孰有甚

於。殺。人。之。精。神。者。乎。且。也。操。刀。殺。人。充。其。量。不。過。殺。數。人。耳。甚。則。殺。數。十。人。耳。卽。使。以。毒。煙。礮。殺。人。其。極。亦。不。過。一。劫。而。止。惟。用。毀。教。之。術。以。殺。人。則。周。餘。黎。民。靡。有。子。遺。矣。不。獨。殺。當。世。之。人。而。已。且。並。來。世。之。人。亦。無。不。先。其。未。生。而。殺。之。將。使。世。世。子。孫。永。無。精。神。之。生。活。也。是。故。毀。教。者。之。罪。雖。萬。死。不。足。以。蔽。辜。雖。人。人。食。其。肉。而。寢。其。皮。而。終。無。以。謝。天。下。真。所。謂。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者。矣。

雖。然。人。之。愛。護。生。命。者。人。之。情。也。人。之。愛。護。其。最。高。之。生。命。者。尤。人。之。情。也。彼。毀。教。者。雖。欲。以。二。三。頑。鄙。悍。然。不。顧。犯。天。下。之。大。不。韙。而。謀。殺。吾。人。最。高。之。生。命。然。吾。人。豈。遂。束。手。待。斃。以。聽。其。屠。割。宛。轉。而。不。一。爲。之。所。乎。昔。北。宮。黜。之。養。勇。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禍。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禍。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故。人。之。愛。護。其。生。命。無。所。不。用。其。極。今。有。人。欲。害。人。之。一。肢。一。節。未。有。不。勃。然。奮。然。起。而。決。鬪。者。矣。若。有。人。欲。害。其。全。體。更。無。不。竭。其。死。力。以。爭。存。一。旦。之。命。者。矣。是。何。也。愛。身。者。人。人。所。同。具。也。愛。身。者。既。爲。人。人。所。同。具。愛。神。者。獨。非。人。人。所。同。具。乎。人。之。神。久。於。身。大。於。身。實。不。滅。之。生。命。也。神。以。教。爲。養。倚。於。教。以。

爲生命。故愛神者必愛教。今夫志士仁人。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者。豈故爲愚昧迂腐。而不計利害也哉。誠以身雖殺。而其所成有大於身者。生雖舍。而其所取有重於生者。故熟權利害。而以肉體之生命。易精神之生命也。夫所謂精神之生命者。何也。仁義是也。然仁義云者。果何物也哉。亦孰自而來乎。人之生。不過僕蟲之長耳。本無以異於萬物也。惟自有聖人者。出創爲義理。教之。話言而何者。爲仁。何者。爲義。始彪炳於天壤。而民知所從矣。而後人始貴於萬物矣。故人之視仁義。不翅爲其精神之主體。寧殺身舍生以殉之。而不忍稍有所賊害焉。豈非以仁義爲聖人所立之教旨耶。夫殉仁義者。不過殉聖人所立之教旨而已。今有人焉。不獨賊害聖人之教旨。且欲取教旨所從出之聖人而鏟滅之。此其當殺身舍生以殉之者。豈待問耶。嗚呼。吾人之欲以保教爲自保生命之方者。誠不能不投袂而起矣。

孔子者。吾中國之聖人也。孔教者。吾中國之生命也。是生命者。非獨今日四萬萬同胞之生命而已。吾四萬萬同胞之祖宗。自無始來。其所遺存之生命。卽在於是。吾四萬萬同胞之子孫。無有窮期。其所繼續之生命。亦本於是。若使此最廣大。最久遠。最綿長之

生命。一旦。被。絕。則。不。獨。吾。四。萬。萬。同。胞。無。以。爲。生。已。也。上。何。以。對。祖。宗。下。何。以。育。子。孫。宇。宙。雖。寥。我。中。華。民。族。將。永。遠。無。立。足。之。地。矣。此。豈。小。故。耶。此。豈。可。以。不。爭。耶。

今。夫。立。國。於。天。地。者。非。徒。有。土。地。人。民。遂。足。以。立。國。也。必。有。教。化。焉。以。爲。之。主。然。後。土。地。人。民。方。有。所。繫。屬。而。國。家。方。有。所。託。命。蓋。土。地。人。民。者。國。家。之。形。體。也。教。化。者。國。家。之。精。神。也。國。家。而。無。精。神。則。其。國。必。不。能。生。存。於。大。地。今。人。皆。知。政。事。之。爲。急。矣。然。政。事。者。仍。不。過。國。家。之。血。脈。而。已。苟。非。精。神。以。運。之。其。血。脈。豈。能。流。通。哉。今。中。國。改。建。共。和。政。體。於。政。事。宜。若。有。進。步。矣。然。而。紀。綱。不。立。中。央。與。地。方。隱。然。分。爲。十。數。國。無。統。一。之。實。賞。罰。顛。倒。驕。悍。跋。扈。之。徒。非。糜。之。以。祿。位。卽。餌。之。以。財。賂。而。挾。兵。拒。命。之。夫。作。奸。犯。科。之。輩。且。熟。視。無。覩。而。莫。敢。誰。何。也。法。令。滋。彰。而。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國。都。之。下。可。以。聚。衆。毆。人。而。各。省。之。如。廣。東。者。則。官。府。且。隨。意。專。殺。而。無。爰。書。之。可。稽。也。財。政。不。理。人。人。以。乾。沒。爲。能。借。貸。強。鄰。朝。入。而。夕。告。竭。矣。軍。政。不。飭。虛。額。孔。多。而。兵。力。愈。弱。綠。林。豪。客。市。井。烏。合。皆。藉。名。而。食。民。之。膏。血。選。舉。不。公。黨。派。之。壟。斷。金。錢。之。賄。買。無。所。不。臻。其。極。而。所。謂。民。意。之。代。表。者。乃。不。過。絕。無。而。僅。有。嗚。呼。自。共。和。成。立。以。來。政。事。上。

何嘗有毫釐之進步亦祇見其退步而已是何也無道德也無道德由無教化也不獨政事受其敝而已人心風俗益又甚焉譎觚成風奇妄百出廉恥道絕大言不忤造作黑白名實淆亂天下無是非之公舉世以攻擊爲事長此不變則傳所謂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矣且也家庭革命父子有如陌路婚姻革命夫婦可以傳舍驅一國之人爲無根之散沙無檻之走獸傷風敗俗滅倫喪紀種族之絕又安能免此皆共和以來所已見之明效也非共和之不美也爲國民之道德退化易而進化難不足以副共和之美制也將欲鞏固共和之政體必先挽回國民之道德將欲挽回國民之道德必先昌明本國之教化教化旣明然後國民之道德不至墮落而人心風俗始可言改良政令法紀始可言進步夫然後土地人民政事三者始有所託命而國始可以立於天地矣。

今夫歷代之尊崇孔子也非有所私於孔子也亦非自私其天下乃假孔子以愚我民也凡一國之中必有一國之教化有之則謂之文明無之則謂之蠻野我中國固號稱文明古國也旣爲文明古國則必有一國之教化而是教化者必有人焉以爲之主而

代表之我中國之足以爲教化之主而代表之者。曩何人哉。非孔子而誰哉。我孔子既爲教化之主。則歷代之尊崇孔子者。非獨情理之公也。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立國於天地不能無道德。而道德根於教化。故必尊崇教化之主。使之萬目同視。萬耳同聽。萬口同傳。萬心同仰。飲食寢處坐作。云爲無在不有。聖人之精神以臨之。夫然故教化大行。而道德乃有所從出。人人皆折衷於至聖而定。何者爲道德。何者爲不道德。焉道德之標準。既定。人乃尊信而服從之。誦習而持循之。夫然故能保存秩序。維持治安。而中國乃能一統二千餘年。以至今日也。若如今日之教化無主。道德大壞。則中國已亡之久矣。安能以自存哉。故歷代之不能不尊崇孔子者。勢也是勢也。乃天造地設出於自然。而無一毫人爲之勉強者也。今夫漢武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人皆以是爲漢武之功矣。且以爲孔教之得爲國教。全賴漢武之力矣。殊不知漢武亦不過順其勢而導之耳。試觀孔子以外。老墨爲最大宗。然老墨二家。果能爲中國教化之主而代表之乎。集大成者孔子乎。抑老墨乎。老墨於百家爲最大。尙不足以爲中國教化之主。而尸其代表。然則百家之被罷黜也。非漢武罷黜之也。自取之也。孔子之獨爲教主。而孔教之獨爲

國教也。非漢武特尊之也。亦自取之也。此所謂勢之不得不然者也。孔子既有教主之資格。故歷代不得不尊之。豈歷代之所以尊孔子者。乃僅出於愚民之術也哉。彼梟雄之主。欲假尊聖之典禮。以收服人心。是或有之。然此不過人主之私意耳。非其本真也。覈其本真。則必孔子先有可以服人之資格。然後人服之。亦必人人皆先服孔子。然後尊孔之典禮。乃可以收人心。不然。人主豈能任意私尊一人。以爲收服人心之具也哉。故曰。歷代之不得不尊孔子者。勢也。何也。孔子爲教化之主也。

孔子既爲教化之主。故中國一切道德。皆本於孔子。上自朝廷。下及閭閻。明有禮樂。幽有鬼神。養生送死。日用飲食。制度文章。政治風俗。無不根源於孔子。是故吾中國之能一統數千年者。非無故也。吾國民之得自由平等之樂。比萬國最先者。非無故也。吾國民之享太平無事之福。比萬國最多者。非無故也。飲水思源。報本反始。不忘其初。此天理之自然。而人情之至順者也。我國民豈能違於天理之自然。人情之至順。而不思所以報孔子者耶。我國民既思所以報孔子。則必有所以尊孔子者矣。而此尊孔之典禮。則由歷代帝王以代表之。此非帝王一家之私心也。凡所以代表萬民之公意者。然也。

是故。如歷代帝王之尊。崇釋道以求福利者。此則可謂之帝王之私心矣。而尊孔非其類也。歷代帝王之尊孔。純出於報德之公心。而不雜以徼福之私意。故釋道之尊。或舉或廢。而孔子之尊。千古無間焉。豈非出於人主之私意者。則其尊爲無常。而代表萬民之公意者。則其尊爲永久哉。是故。雖有不好儒術之主。偏信釋道之君。而不敢不奉行尊孔之典禮。後之儒者。每以是譏之。然而帝王之不好儒術。偏信釋道。不過出於其個人之私意。而其不敢不尊孔。則迫於萬民之公意也。統中國之歷史觀之。則知孔子之尊爲萬無可易矣。是何也。孔子爲教化之主。而一切道德之源也。夫以專制君主尙不能徇個人之私意。以違萬民之公意。而不尊孔。況其爲共和國乎。況共和國當以道德爲先乎。明乎此。而北京教育會破壞孔教之罪。乃上通於天矣。

北京教育會者。教育部沿前清舊制。臨時召集。本非代表全國人民之公意者也。乃不意其處心積慮。以教育爲名。而以破壞孔教爲實。其破壞孔教之罪。莫著於欲將全國文廟田產充公一事。內務部之公文有曰：「准教育部函開。據北京教育會呈稱。前清舊制。各府廳州縣設立學官。典守文廟祭祀。并增置學田。以贍貧生。現在文廟祀典歸

內務部掌管學官已經裁汰。此項學田自應仍留歸學校。不得視同尋常祭田。惟不設法清查。恐不免爲書斗所侵沒。因思地方小學經費正苦難籌。擬請特頒訓令。飭由主管官廳。將各處學田。切實清查。交由地方自治機關管理。按年徵收田租。專充地方補助小學經費之用等語。據此而言。則教育會妄欲攘奪文廟之田產。以破壞孔教。其罪固確鑿有據矣。乃教育部貿貿然而爲之。函請內務部。內務部又貿貿然而爲之。通行各省。嗟乎。嗟乎。以中央之行政長官。而乃不達國情。不根法律。甘心爲一二破壞孔教者之奴隸。相與助其勢。而長其毒。流其毒。而播其惡。使天下滔滔胥淪於洪水。人心獷獷。羣儕於猛獸。萬世罪人。舉國公敵。建議者。愴然事外。而教育內務兩總長。負其罪過。無以自明。此豈尙有心肝者耶。悲夫。悲夫。此本會同人。所以不能不大鳴公憤者也。夫孔子者。中國之教主也。文廟者。孔子之教堂也。文廟田產者。孔教之產業也。何物教育會竟敢請將孔教產業充公乎。夫中國數千年來。除孔教外。無所謂教育。教育者。不過孔教內一部分之事耳。孔子以匹夫而創私家教育之制。自是而後。教育始普及於平民。故言教育者。莫不奉孔子爲祖。孔子既爲教化之主。而又爲教育之祖。故孔子之

教堂名之曰學。孔教之教士名之曰生員。孔教之教師名之曰學官。孔教之教產名之曰學田。皆非孔教以外所得。妄干也。今教育會忘本背師之徒。排斥孔教於孔教外。別樹一幟。號之曰教育。廢止聖經。侮慢聖人。固自以爲教育與宗教離而爲二。而彼之所謂教育與孔教無關矣。乃何以又欲盜用孔教之教產也。夫孔教之教產。豈孔教外之毀孔者所得而侵佔乎。教育會既從孔教之中而攘奪教育之權。更借教育之名而沒收孔教之產。狼子野心。貪得無厭。若使教育會再長一年之命。其將率獸食人矣。嗚呼。我孔教中人。誠不能不共謀所以抵制之也。

夫教育會不規定學校中之祀聖。學校中之讀經。則孔教之本合教育與宗教爲一者。既已亡其大半矣。然教育會所主持之學校。排斥孔教。而孔教人所主持之學校。昌明孔教。兩相對峙。孔教尙不至盡亡也。且文廟徧於全國。廟各有產。苟孔教人修而明之光而大之。孔教未嘗不可以自立也。何物教育會。既以荒經蔑聖。自陷於罪。取孔教今日之萌蘖而摧殘之矣。復敢攘奪教產。取孔教古來之根本而毀壞之。彼獨何心。豈其非人耶。豈其人頭而畜鳴者耶。不然。何其悖戾。至於斯極也。夫文廟苟無教產。則文廟

必不足。以久存棟折。榱崩。鞠爲茂草。將何以修葺之。又學官雖經裁汰。而奉祀究不可無人。此奉祀者。究不能無所養。若無教產。豈非孔子之大聖。而竟不得血食耶。且也。孔教中人。必當特立孔教學校。以挽回荒經。蔑聖之禍。而此種學校之經費。將必賴孔教固有之教產。以維持。苟被荒經。蔑聖者。強盜之是。孔教中人。永不得受孔教之教育矣。孔教豈尙能存在也。耶。狠毒哉。教育會破壞孔教之手段也。

夫信教自由。載在民國約法。無論何教之產業。教育會固不能妄奪之也。乃教育會不奪耶教之產。不奪佛教之產。不奪道教之產。不奪回教之產。又不奪各祠廟之產。而獨敢奪孔教之產。其欺我孔教。實甚我孔教。豈能忍受之乎。觀其原呈。妄以設立學官等事。爲前清舊制。遂欲藉口。而攘奪教產。然即使設立學官等事。爲前清之創舉。而相承既已數百年。則爲孔教之所有權。教育會亦安得而妄生覬覦。今中國之人。除生於民國元年者外。孰非前清之舊人。豈將盡殺之乎。凡人所掌之產業。亦孰非前清之舊業。豈將盡沒之乎。夫敵國之滅人國者。尙不能於教堂之產業。妄行佔據。況中國之革命。不過改朝易姓。曾何足以動我孔教之教產也哉。而況設立學官等事。并非始自前清。

蓋自董仲舒對策文翁修起學官漢武帝卽興太學又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平帝元始三年又立學官郡國曰學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自漢以來中國無處不有學無學不奉孔子而歷代增置學田以供祭祀及贍養之費蓋皆所以崇奉孔教者也今教育會不能崇奉孔教而陷中國於無教則亦已矣乃復取孔教中歷古相傳所積之教產而沒收之使之祭祀無資贍養無費俎豆廢而不舉殿宇壞而不修而我孔廟以數千年國教之資格竟不獲與里巷之神祠僧道之寺院同享法律之保護焉吁何教育會欺我孔教之甚耶豈將謂孔教中果無人耶以數千年之國教合數萬萬之教民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孔教一日不亡則我孔教之產業一日必不終絕是惟神州陸沈國亡種絕則已耳夫至於神州陸沈尙安有所謂教育會者教育會乃不自知其死期之將至竟欲破壞其所從出之孔教以同歸於盡焉蠹生於木而復食木梟獍之心人盡惡之誠不能爲教育會恕也或曰教育會之請將孔教產業充公也不過以經費難籌耳何不諒之甚耶曰軫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軫則不得食則將軫之乎籍全國人民之財產而盡沒之未嘗

不。可。以。富。國。則。將。籍。沒。之。乎。夫。教。育。會。欲。辦。學。儘。有。可。籌。之。款。且。綜。計。一。邑。學。田。不。足。當。地。方。教。育。費。之。百。一。何。苦。甘。心。爲。強。盜。之。行。其。爲。強。盜。也。又。何。苦。獨。擇。我。中。國。數。千。年。四。萬。萬。人。之。教。主。之。產。而。強。盜。之。不。強。盜。別。人。之。產。不。強。盜。別。教。之。產。而。獨。強。盜。孔。教。之。產。彼。固。以。爲。孔。教。人。之。易。與。也。而。孰。知。其。大。誤。也。乎。非。天。奪。其。魄。恐。不。至。若。是。之。冒。昧。也。且。教。育。會。不。能。籌。款。辦。學。則。自。行。解。散。可。耳。我。中。國。之。國。民。豈。有。待。於。破。壞。孔。教。者。以。教。育。之。乎。亦。太。不。知。自。量。矣。果。使。大。行。其。忘。本。背。師。之。教。育。我。中。國。豈。尙。有。救。也。哉。

夫孔子之廟其名曰學。故孔廟之產名曰學田。此乃孔廟之祭田。而尋常學校不得藉端侵佔者也。乃北京教育會妄稱「此項學田自應仍留歸學校。不得視同尋常祭田。」此荒謬之至者也。此項學田實卽尋常祭田。而且重大於尋常祭田。自應仍留歸文廟。若爲學校之用。亦祇孔教學校始能用之。而非尋常學校所能強奪也。該教育會瞞稱「增置學田以贍貧生。」教育部更謬謂「查各屬學田原係地方公有財產。向來用途專在贍給學子。」夫孔教以學校爲教堂。故所謂貧生所謂學子皆孔教教堂內之教

士并非尋常學生所能冒混也。況學田之制本非專以贍貧生。教育部何得被教育會所欺。而又自欺欺人。妄謂「向來用途專在贍給學子」乎。誠可謂夢囈矣。今且略考歷代學田之制。以明之。至元二十三年二月。詔江南諸路學田。昔皆隸官。復給本學。以便教養。時江浙行省算錢穀甚急。鬻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里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鬻邪。遂奏罷之。蓋學田明明以供祭祀為主。而非「專在贍給學子」也。至元二十九年正月。詔江南州縣學田。其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生及士之無告者。蓋學田本為春秋釋奠而設。而贍給師生不過其餘事耳。以上見續文獻通考田賦考 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時成宗已即位 詔中外崇奉孔子。又詔曲阜林廟上都

大都諸路府州縣邑廟學書院贍學土地及貢士莊。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廟宇。自是天下郡邑廟學無不完葺。釋奠悉如舊儀。續文獻通考學校考 然則贍學之土地。乃不過以供祭祀修廟宇而已。并非「專在贍給學子」也。洪武十五年四月。定天下學田之制。時天下郡縣并建廟學。帝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凡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以供祭祀。及師生俸廩。續文獻通考田賦考 夫既曰悉歸於學。又曰以供祭祀。則所謂學者。非尋

常學校。乃孔子之聖廟也。曰以供祭祀及師生俸廩。用一及字。明明以供祭祀爲主。而師生俸廩。不過連帶之事耳。豈得謂「專在贍給學子」乎。雍正十一年議准。凡府州縣文廟學宮。有應行修理之處。該地方官據實確估。詳明督撫學政。於學租銀內動支修理。全學政大清會典云。各省皆設有學田。以爲學中公費。夫祭祀修葺學中公費之最大者也。統計一廟學田。用於祭祀修葺者十之八九。用於贍養者不過十之一二。謂「專在贍給學子」。豈非本末倒置耶。據歷史以考察。向來用途。而教育會教育部之謬妄。皆見矣。乃教育會既欲藉詞侵佔。而教育部更爲之加甚。其詞誠不解。教育部何以一愚至此。竟自欺欺人。而代教育會負毀教之罪也。

雖然內務部亦有不能辭其責者矣。夫內務部非嘗有保護祠廟之咨文也。耶。其文曰。「查祀典祠祭及古物保存。均歸本部管理。現聞各省往往有營私圖利之徒。或藉端侵奪祭產。或因事燬滅古蹟。甚至孔廟重地。何等尊崇。亦有人覬覦改建者。若不設法保護。何以存國粹而繫人心。爲此通咨各省都督民政長。凡祠廟所在。不論產業之公私。不計祀典之存廢。不問廡宇之新舊。一經前人建設。均爲古蹟。例應保存。希卽轉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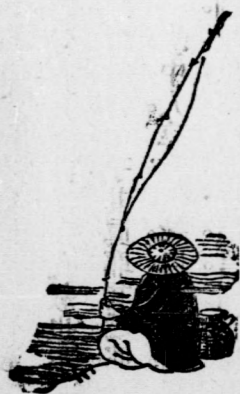
所屬一體。妥慎保護可也。」據此咨文。則所有祠廟均在內務部保護之列。而孔廟重地。何等尊崇。尤爲內務部特別注意之點。且「不論產業之公私。不計祀典之存廢。例應保存。」教育會更何能「藉端侵奪祭產」爲內務部計。接教育部函送教育會呈詞之時。祇有明白批斥送還。教育部耳。豈有爲之通行各省之理。耶。甚矣內務部之自相矛盾也。豈內務部保護祠廟之咨文。出於內務總長之意。而其轉咨教育會之呈。又出於其下之所爲。而總長不之察耶。是未可知也。

嗟乎。孔教者。我四萬萬人最高之生命也。我四萬萬人頭可殺。舌可斷。筆可折。而此最高之生命。萬不可絕。苟有欲絕之者。我四萬萬人必不能容之焉。今教育會侵奪文廟產業。是卽破壞孔教也。是卽絕我四萬萬人最高之生命也。我四萬萬人上有無量數之祖宗。下有無量數之子孫。苟此生命一絕。則并祖宗之生命。子孫之生命。而俱絕之。而我四萬萬人遂永爲禽獸。而我四萬萬人之子孫。遂亦將永陷於禽獸。而我四萬萬人之祖宗。遂亦將被誣爲禽獸。是率中國而禽獸之也。按以天演淘汰之公例。中國豈能幸存耶。夫奪產者爲盜。況奪教產耶。況奪孔教之教產耶。況奪孔教全國之教產耶。

殺。人。者。死。況。殺。人。之。精。神。耶。況。殺。四。萬。萬。人。之。精。神。耶。況。并。四。萬。萬。人。之。祖。宗。之。子。孫。之。精。神。而。盡。殺。之。耶。罄。南。山。之。竹。其。罪。不。勝。書。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誰。無。血。氣。誰。無。心。知。誰。無。祖。宗。誰。無。子。孫。誰。非。孔。子。之。後。學。誰。非。孔。教。之。信。徒。其。肯。聽。人。之。殺。其。精。神。之。生。命。而。淪。胥。以。亡。也。哉。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觀。教。育。會。之。無。禮。無。義。違。法。蔑。天。至。於。此。極。而。不。動。心。者。則。非。人。類。也。是。故。本。會。同。人。羣。發。義。憤。爰。宣。布。其。罪。狀。以。告。國。人。使。各。盡。其。衛。道。之。心。焉。嗚。呼。保。存。孔。教。非。保。存。孔。教。也。不。過。保。存。自。己。最。高。之。生。命。不。至。爲。教。育。會。所。殺。而。已。嗚。呼。信。教。自。由。乎。其。真。耶。其。僞。耶。豈。我。孔。教。中。人。獨。不。應。享。信。教。自。由。之。權。利。也。耶。豈。我。孔。教。中。人。享。有。信。教。自。由。之。權。利。已。閱。數。千。年。者。今。乃。一。旦。爲。新。立。之。臨。時。教。育。會。所。剝。奪。也。耶。西。人。有。恒。言。曰。不。自。由。毋。寧。死。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故。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孔。教。者。豈。非。合。知。仁。勇。三。達。德。而。一。之。者。乎。孔。教。之。教。徒。豈。非。有。守。先。待。後。之。責。乎。若。之。何。一。任。人。之。殺。其。最。高。之。生。命。而。忍。而。與。之。終。古。乎。嗚。呼。我。孔。教。中。人。當。知。所。以。自。處。矣。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我。孔。子。在。天。之。靈。實。式。憑。之。

論說

斥北京教育會破壞孔教之罪



政教終始篇

錢塘張爾田 孟劬

人之初胎。先有教乎。先有政乎。教與政果無剝爾乎。曰無以。荊也。原人初離草昧也。獠然。狂狂然。外縛於天然之環境。而無由脫其軛。則神之觀念。兆神也者。其教之初。原乎有神。於是。有事神之律。則政之雛基矣。演進逾深。於是。有婚姻之律。而始有室骨肉之律。而始有家大宗小宗之律。而始有族通工易事之律。而始有羣有長以爲之。率有君以爲之。輿主設官分職。綱紀法度之。而始有國。神學。謝形學。萬天事。終人事。起教與政。遂常峙於角立之位。故要而覈之。教以天詔。政以人詔。教以神治。政以形治。其大抵也。而溯其朔。二者固非絕對不相附繫也。善言天者。必有論於人。善言神者。必能養其形。形睽則神離。人孤則天紊。故教與政。常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一羣之政。革則一羣之教。未有不隨之。俱蹶者。孳乎。懣哉。塵塵積。劫宇宙。各大教祖。其終有不血食之一日乎。雖然。吾以爲。政可革。而教祖必不終。漸何也。則以亘古今。彌宙合。有一物焉。爲人類之所不能逃者也。此何物耶。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元。董子曰。春秋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人惟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萬物之本。而人

不立因先
實然例教

台久
名詞
會

誌

雜

會

性物總論
以主妙
公史雲

第一卷 第二號

論說 政教終始篇

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蓋元也。者人與萬物同本。以成此總。總林林之宇。宙者也。萬物所同之元。無終始。而人爲萬物遞嬗之一期。則有終始。以演化公例言之。世界末日。終有至樂之一境。而此至樂之境。爲人類所能享受。與否則尙在不可知之。天教祖者。卽視元之消息盈虧。隄之導之以增進人類於至樂之一境。而爲之歸墟。故其精神常超然於羣治之上。而爲政變之所不能盪。夫然始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泰東西各大教祖之所蘄。而亦我孔子之所同也。乃若其建教之權實。順逆則不能不因時而制宜矣。是何也。則以教祖雖聰明天亶。亦人類之首出也。人類固不能與天演之公例爭。而教祖則常能左右天演潮流。而爲一羣謀幸福者之先導。夫是之謂時中。夫是之謂時乘。六龍以御天。隨時者衆人也。乘時者教祖也。教祖惟能乘時而濟之。以中而後人類始有所繫屬。是故有人類必有教祖。無教祖卽非人類。非人類則一聽天行之虐。奴隸之穢。穢之與禽獸儕奚不可者。今夫位於亞細亞洲之東。大陸食四千年。天產之上腴。而執其牛耳者。非中國也。耶我中國之教祖。厥維孔子。我孔子之教經。厥維六藝。六藝其先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

典也。乃者我民脫四千年顛制之羈縲。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沿之政體。改絃而更張之。溝。膺。崑。瑣。之。夫。積。其。仇。於。政。者。而。仇。於。教。而。孔。子。非。宗。教。之。袞。辯。且。萌。芽。矣。嗚。呼。安。得。此。亡。種。之。言。也。然。而。斯。言。也。我。儀。之。蓋。有。緣。焉。人。情。訢。新。惡。故。也。譬。若。水。之。趨。壑。獸。之。走。壙。然。芻。豢。悅。口。者。已。飶。梁。肉。進。以。元。醴。太。羹。則。吐。矣。服。制。美。體。者。已。被。文。繡。進。以。卉。衣。毳。裘。則。鄙。矣。當。其。未。有。梁。肉。未。有。文。繡。也。饜。元。醴。太。羹。而。甘。之。御。卉。衣。毳。裘。而。煖。之。何。也。天。演。之。激。刺。於。環。境。者。然。也。今。我。已。由。蠻。野。一。躡。而。躋。文。明。而。我。教。祖。方。欲。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太。古。之。政。窳。敗。而。無。庸。者。強。聒。之。其。倦。而。掩。耳。也。豈。待。其。辭。之。畢。哉。雖。然。吾。敢。下。一。諷。詭。之。評。判。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而。我。孔。子。之。教。自。孔。子。之。教。六。藝。雖。爲。孔。子。之。教。經。始。於。合。常。卒。於。分。二。而。不。一。一。而。不。二。者。也。學。者。疑。吾。言。乎。吾。請。更。端。以。明。之。

聞之治羣學者之言曰。有遊牧之羣。有樹藝之羣。有成國之羣。樹藝之羣。之食於其地也。非其祖父。卽其子孫。祖父始田者。也是爲大宗。大宗立宗。子子孫始田者。之佐也。是爲小宗。小宗立支。子而以其羨爲餘。子餘子。統支子。支子統宗子。故其政重合族。樹藝

國禮記周宗
神金書志
物垂也
引之立誤

第一卷

之羣之食於其地也。恩祖父最嚴。訓子孫最肅。餘子奉支子爲君。支子奉宗子爲君。宗子撫支子爲臣。支子撫餘子爲臣。不君臣之則四體不勤而農之業墮。故其政重尊君。樹藝之羣之食於其地也。必有律令焉。律令以先祖之訓誠。辟呬而詔之。故治內也。憚變古樹藝之羣之食於其地也。鬼非其胤。不享人非其祖。不戴客籍。入則誅。故對外也。嚴非類。此四者樹藝民之特長而羣治由之日鈍者也。然則我中國民族果何如我中國民族。所謂以農殖民者。經傳有明訓矣。其脫遊牧而入樹藝也。最先其成國也。最古成國矣。而無環境之激盪。以爲毆。故其演進也。亦最遲。樹藝之制度。葆持於國中。歷三古而不變者。凡以此也。徵諸周禮。其在太宰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其制地域而封溝之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由是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而施十二教焉。十二教者。以祀禮教。敬以陽禮教。讓鄭康成注。陽禮。禮也。鄒射飲酒之禮。以陰禮教。親鄭注。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以樂禮教。和

以儀辨等。鄭注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以俗教安。鄭注俗謂土以刑教中。以誓教恤。鄭注恤謂

以度教節。鄭注度謂宮室車服之制以世事教能。鄭注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以賢制爵。以庸制祿。其有不率教

者。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

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

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凡以擁護樹藝之制度者。至纖至悉如此。此種制度六經中悉

數之不能終今姑舉其大者暇當專輯一書詳之是故教緣農而立。兵緣農而出。禮緣農而作。刑緣農而制。女

順從男。故貞子系屬父。故馴我民族。蕃衍於此。大陸所謂長治久安者。豈不以此也哉。

雖然。此善良之制度。苟無環境之激盪。以為毆則教養生息。雖謂至今存可也。吾人又

孰得而議之。而無如天演之公例。固不許其如此也。故及其弊也。在下者養成依賴之

性。而無沈鷺獨立之概。在上者釀成竺舊之習。而無憂患前民之慮。生之者日益。衆食

之者日益。寡世祿之家。兼并於上。而民之勤動於南畝者。終歲不足以自贍。不必遭遇

外強而內羸。固已土崩瓦解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解紐於春秋末葉。而大革於

秦漢之際。當春秋末葉。士固有憂之者。楊之術。以為我為宗。從為我之說。則君之制可

以鏹墨之術以兼愛爲原從兼愛之說則父之制可以摧是二氏者使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必蒙行堅言辯之誅而在當日實足表我民族思脫樹藝制度以進大同之學想者也圖傲乎豈非挾時之桀哉雖然二氏者學者也非教祖也學者以其懸想詔人其事多不蘄於實現若教祖則庸民也不能不有權實矣其增進民之幸福也不能不有順逆矣我中國之教祖維孔子我請繼此更言孔子

吾於言孔子之先有一事欲與學者辨明者則當知孔子與儒家之不同是也孔子雖出於儒家而儒家實不足以盡孔子班固漢志曰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周禮大司徒之屬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此儒者兩大支裔也求之戰代孟子微近於師郇子大同乎保以孔子之儒與孔子以後之儒不同此舉其大概相似者實則郇孟二書孔其爲教也樹藝之羣子語言最多學者當分別之吾友陳君重遠有張儒篇可參觀也

之。所。特。長。也。何。以。言。之。樹。蓺。民。之。畏。其。宗。子。也。躬。躬。然。儒。者。因。詔。之。以。隆。君。樹。蓺。民。之。
 恩。其。宗。子。與。我。以。食。也。肫。肫。然。儒。者。則。詔。之。以。敬。父。樹。蓺。民。婦。之。於。夫。供。箕。帚。之。役。無。
 外。事。儒。者。則。詔。之。以。貞。樹。蓺。民。弟。視。其。兄。也。如。一。家。之。主。與。父。同。儒。者。則。詔。之。以。順。樹。
 蓺。民。穫。有。羨。也。率。其。屬。必。報。始。田。者。儒。者。則。詔。之。以。祀。人。鬼。樹。蓺。民。木。飢。土。禳。受。天。然。
 之。降。罰。最。酷。其。需。之。也。最。殷。儒。者。則。詔。之。以。祭。四。望。四。類。之。禮。而。性。與。天。道。之。大。原。罔。
 敢。訓。焉。何。也。恐。蹂。躪。祖。宗。之。成。法。而。亂。名。改。作。也。故。其。啟。民。聰。也。譬。猶。鑿。方。竇。然。弛。其。
 一。而。鍵。其。一。老。子。所。謂。詩。書。也。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也。我。孔。子。其。先。固。出。於。儒。家。者。
 而。又。生。於。春。秋。末。葉。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大。弊。之。時。儒。術。之。不。能。支。配。人。國。蓋。
 已。兆。其。端。矣。雖。然。我。民。族。千。餘。年。相。生。相。養。於。樹。蓺。制。度。之。下。果。可。一。躍。而。登。進。大。同。
 歟。登。進。大。同。矣。無。元。首。以。爲。之。表。無。部。長。以。爲。統。聚。如。飄。風。散。如。沃。雪。人。各。勇。於。私。鬪。
 而。弁。髦。國。事。果。可。以。禦。外。侮。歟。今。夫。民。由。無。制。度。以。入。於。有。制。度。非。其。始。性。之。也。聖。人。
 冒。天。下。之。不。諱。而。誘。之。及。其。久。羣。萃。而。利。見。焉。則。相。與。安。之。矣。今。也。舉。聖。人。所。爲。制。用。
 前。民。者。一。切。鏟。夷。之。大。同。誠。大。同。矣。顧。其。國。家。何。如。哉。董。子。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

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裏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悲夫。悲夫。此驅國而棄之術也。此爭肉相啗之道也。驅國而棄。無異滅我黃帝遺胤也。爭肉相啗。無異滅大地人類也。彼教祖者。蓋痾之矣。痾之必思大爲之坊坊之。奈何。則上繫萬物於一。而屬之元。而儒孔之茅。縮始自此。而藹明乎此。而後可以言我孔子之教義矣。

人之一生。以生死爲大劑。人類之一期。以宇宙爲大劑。今試問人類。何以有今日。則其始固未有不緣於爭爭也者。人類所由變蠻野以趨進大同者也。然而爭之。不以其道。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人類由之而競存者。終必由之而競滅。而人之元。或幾乎息矣。教祖曰。人類終當進於大同。而大同非倖獲也。必使一循天然之軌轍。而後人類之爭禍始可以彌天然之軌轍。無他。所謂演化之階級是矣。孔子於是作春秋。立三世之義。

焉。立愛自親。始由親而推之。於是。有傳聞之。世有聞之。世有見之。世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粗。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蓋必天下遠近大小若一。而大同之化。乃可以言求之禮。運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利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由是觀之。小康乃我孔子教義之始基。而大同則我孔子教義之鵠也。小康之世。重家育大。

同。之。世。重。羣。育。重。家。育。故。首。言。孝。悌。重。羣。育。故。首。言。忠。恕。盡。己。之。心。之。謂。忠。己。所。弗。欲。勿。施。於。人。之。謂。恕。求。之。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求。之。中。庸。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明。忠。恕。為。孔。子。教。義。所。特。繫。彼。儒。家。者。流。蓋。不。足。以。盡。之。也。故。儒。家。尊。君。制。孔。子。亦。尊。君。制。孔。子。之。尊。君。制。也。據。亂。則。然。升。平。則。然。太。平。則。然。春。秋。之。誼。大。宋。宣。以。居。正。褒。叔。衛。以。讓。國。論。語。說。之。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夷。狄。諸。夏。文。野。假。定。之。詞。耳。

夫下僭上者其心目中固皆欲為人上者安得言無君余疑此乃孔子教言蓋謂文明時代雖無君猶勝於蠻野時代之稱帝稱王者耳後儒陸伏於君制之下不敢明言故荀氏注釋畧如此若如皇氏說語意顯反全失之矣春秋經夷一名號也周易亦曰見羣龍无首吉文明而可以无首則大同矣儒家私父權孔子亦私父權孔子之私父權也據亂則然升平則然太平則不然春秋之誼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郊特牲說之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中庸亦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又曰萬物并育而不

相害尊親而溥於萬物則大同矣。儒家之論治也。以變古爲大。詬春秋之誼。重改作。然而有得與民變革者焉。徙居處也。更稱號也。改正朔也。易服色也。則不以變古爲嫌矣。不以變古爲嫌。則大同矣。儒家之爲國也。以非族爲大防。春秋之誼。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然而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則不以非族爲闕矣。不以非族爲闕。則大同矣。是故我孔子之教義。可一言以斷之。亦曰。始於小康。終於大同而已。其始於小康而終於大同也。可一言以斷之。亦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已。孝經以治小康。春秋以進大同。同鈞命決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中庸曰。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康成注曰。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大本。孝經也。然則舉孝經與春秋。而我孔子教義。一以貫之矣。傳有之。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信乎我孔子之教義。有始有卒也。

今既知我孔子之教義。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爲政。與我孔子之所以爲教。區以別矣。何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樹藝民之制度。小康世之所必需也。若孔子則以大同爲歸墟矣。然而不廢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者。無小康以爲之階梯。則所謂

大同者將如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職是之故。六藝雖爲孔子之教經。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留遺於六藝者。爲獨多。徐彥公羊疏曰。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緣舊經以濟當時而已。既獲麟之后。見端門之書。知天命已制作。以俟後王。於是選理典籍。欲爲撥亂之道。以爲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若欲治世。反歸於正道。莫近於春秋。春秋既爲我孔子進大同之新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典。爲我孔子治小康之舊經。明矣。雖然。我孔子之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典也。固非欲人塑封建而繪井田也。亦非欲人必玉帛而後爲禮。必鐘鼓而後爲樂也。此又教與政之所以分。北也。何以言之。政重乎事。而教則貴乎義。春秋本魯史。孔子則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春秋爲孔子改制之經。尙取其義。況六藝之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典者哉。白虎通曰。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典而可爲孔子教人成德之經。則政典也已失其爲政典之作用矣。余故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自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政。而。我。孔。子。之。教。自。我。孔。子。之。教。此。也。余。故。曰。六。藝。雖。爲。孔。子。之。教。經。始。於。合。常。卒。於。分。者。亦。此。也。嗟。乎。我。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刪。述。六。經。以。制。義。法。所。以。使。後。世。由。小。康。以。登。進。大。同。者。至。詳。且。備。後。世。之。君。天。下。者。惡。大。同。之。不。便。於。己。而。又。不。敢。顯。背。六。經。也。則。假。竊。孔。子。小。康。之。權。說。襲。其。糟。粕。以。自。私。焉。儒。者。阿。主。苟。容。不。能。別。白。政。與。教。之。異。同。也。則。假。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制。度。粉。飾。太。平。獻。媚。於。其。君。以。固。寵。希。位。焉。君。權。日。以。增。教。權。日。以。絀。不。特。大。同。非。所。期。卽。小。康。教。義。古。賢。哲。所。爲。慨。想。唐。虞。者。亦。渺。不。復。得。矣。晦。盲。否。塞。羣。治。之。不。進。者。且。二。千。餘。年。是。豈。我。教。祖。始。願。之。所。及。料。哉。今。我。民。族。承。天。之。靈。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沿。之。制。度。後。世。帝。王。盜。之。以。愚。我。黔。首。者。旣。一。舉。而。摧。拉。之。廓。清。之。矣。則。由。小。康。而。登。進。大。同。今。雖。非。其。時。苟。遵。我。孔。子。六。經。之。道。歷。級。而。馴。致。焉。意。者。終。有。此。至。樂。之。一。日。乎。天。地。生。我。父。母。鞠。我。教。祖。恩。我。然。則。吾。人。對。於。我。民。族。惟。一。之。大。教。祖。又。安。得。而。不。頂。首。膜。拜。而。頌。禱。之。也。揚。萬。古。之。天。聲。延。斯。文。於。未。喪。不。佞。禱。昧。且。願。執。簡。而。隨。吾。黨。二。三。子。之。後。已。



孔子封王辨

非如小孔子也

元和孫德謙 益菴

嘗讀史至唐元宗二十七年封謚孔子爲文宣王未嘗不廢書而嘆焉曰嗟乎卑視孔子其殆自唐始哉夫古有三皇也有五帝也自秦政從博士議去泰著皇又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嗣是而後凡爲人君者皆沿其制而侯王之封不過臣下之有功於國或其親族之近者耳初非至貴之稱也孔子道並兩儀教垂萬世封之爲王在元宗之意是實以人臣待之矣何其小我孔子若是乎聞之白虎通德論曰不臣授受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故禮樂記曰當其爲師則不臣也可知爲帝王者於百官之中位在師保將以薰其德而敬其業猶且在不臣之列况乎孔子爲教化之主以師統傳之千萬禩孟子所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也夫以孔子之大後王有作無不奉之爲師法乃僅僅焉以王封之彼元宗者豈不以君臨萬邦普天率土盡屬我臣民方謂尊無二上聖如孔子不妨以人臣目之也抑知孔子者生民未有其道則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直中國一人而已矣雖生爲魯之陪臣而自端門受命作春秋孝經以告備於天蓋天之所以生孔

子特使之立言行教爲人倫之師。表揚子雲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固深知之矣。若元宗者，又烏可以臣之哉？雖然，高宗乾封初元，贈孔子以太師，今也進封爲王，無識者必謂元宗之推重孔子，愈於高宗遠矣。然其以臣道處孔子，則一也。何也？天下事有名美而實不美者，此類是已。高宗之贈太師也，說者曰：其過曲阜祠孔子，意在尊師，予以太師之官，則是臣之也。禮安在哉？夫太師一職，誠不足以位我孔子，卽加封王號，亦豈遂得褒崇之道乎？傳曰：今之王古之帝，吾則謂古之王，今之臣也。蓋三代以降，君天下者莫不南面稱帝，而王則臣之班爵也。元宗以此爲封與高宗之臣，我孔子詎有異哉？且唐高宗時嘗尊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矣。老子之學本於黃帝，其所言清靜無爲，皆君人治世之術。尊曰：皇帝，固無不可。但其所由尊之者，要出於私意耳。史稱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吾而祖也。則至亳州而上尊號，高宗非眞知老子之道，特牽合附會以我李氏之所從出，託爲尊祖敬宗之義，蓋可知也。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昌黎韓氏昔嘗辭而闕之矣。然以吾觀之，當時之爲老者，祇思以投時君之所好，故敢於昌言而無忌也。不然，老子可爲

皇。帝。元。宗。之。封。孔。子。何。爲。畀。以。王。公。之。爵。哉。以。孔。子。爲。王。元。宗。輕。儒。之。心。顯。然。流。露。於。不。自。知。彼。方。士。者。明。於。上。之。所。向。而。羣。焉。趨。之。則。其。謂。孔。子。從。學。於。老。子。復。何。足。怪。夫。孔。子。之。教。漢。武。以。來。久。已。定。爲。一。尊。而。無。與。並。立。班。固。之。志。藝。文。也。諸。子。一。略。儒。家。爲。首。道。家。次。之。而。六。經。孝。論。則。又。別。出。於。其。前。是。不。特。儒。道。有。先。後。之。分。孔。子。直。有。博。綜。百。家。之。勢。矣。乃。高。宗。元。宗。一。則。帝。之。一。則。王。之。吾。固。不。敢。菲。薄。老。子。者。然。其。名。稱。之。間。故。爲。軒。輊。則。不。免。貶。抑。孔。子。也。過。甚。又。豈。天。下。之。通。義。哉。今。夫。孔。子。之。道。洋。洋。乎。峻。極。於。天。其。不。可。降。封。爲。王。明。矣。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堯。舜。者。聖。帝。也。孔。子。之。賢。且。遠。踰。之。則。封。以。帝。號。尙。不。能。盡。其。量。而。况。王。也。哉。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言。乎。從。孔。子。後。推。而。等。之。百。世。之。聖。王。無。有。能。違。逆。其。道。者。則。前。古。哲。王。得。孔。子。而。益。彰。後。之。有。國。家。者。亦。惟。循。守。其。道。已。耳。而。可。下。同。勳。臣。之。封。哉。司。馬。遷。作。世。家。贊。曰。自。天。子。王。侯。言。六。藝。者。折。衷。夫。子。可。謂。至。聖。然。則。孔。子。聖。人。之。至。天。子。以。下。猶。必。奉。法。經。教。而。取。衷。焉。孔。子。誠。非。王。侯。比。矣。元。宗。不。察。乎。此。坐。孔。子。於。南。向。被。以。王。者。之。服。以。爲。吾。之。欽。崇。聖。教。至。此。極。矣。其。後。言。昔。否。於。周。今。泰。於。唐。被。袞。而。裳。

垂旒而王者則程浩之爲也。言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者則李觀之爲也。彼觀其意一若元宗之封不勝爲孔子榮者。卽韓退之以斯文爲己任其撰處州廟碑也。亦云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豈如孔子用王者禮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未嘗不謂封王之典美備而無以加矣。而孰知春秋之例吳楚僭王故於周天子則別加天以稱之後世天子曰皇帝已兼三五之號王則爲藩臣之定名不必如吳楚諸國自行僭竊矣。孔子者道德之宗有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者奈之何。冊封以王耶。善乎姚燧氏之言曰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嗚呼孔子之不當封王古人已先我言之矣。難者曰董仲舒云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解王字則又云天下所歸往孔子一貫天人其教則傳之天下後世久爲人心所嚮往是封之也。奚不可者曰時異則勢異不讀殷本紀乎。後世貶帝號號爲王注之者曰殷天子亦皆稱帝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號之爲王豈聖人之德浩浩淵淵不能同帝者之上儀乎。矧夫唐

有天下亦既進王爲帝矣以其時論之孔子而封王非褒之實貶之也難者曰漢平帝始封褒成侯宣尼公宇文周時宣帝則封鄒國公唐當武后之世又嘗封隆道公試爲較短量長今之特封爲王也蓋有不可同年語者曰是則然矣曰褒成也曰隆道也大哉孔子極天下之美諡不足爲盛德之形容茲姑無論王之封也雖高出五等之上比於公侯則夔乎尙已然孔子之歿哀公作誄稱天爲辭君子猶責其非禮若是則封之爲王其不合於禮也尤彰明較著矣難者曰孔子殷後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昔者梅福憂三統之不建其上書請封孔子後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意也成帝從其說遂封孔吉爲殷紹嘉侯嗣又與周承休侯俱進爵爲公夫王者之後封爲上公古之道也今元宗之封孔子或以其爲一王法不公而王則亦可云至高無上矣曰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漢儒有此議矣豈非帝之與王明明有優劣之判乎孔子參贊神明中和位育其德與乾坤合撰殆可稱之爲帝王云乎哉是故封孔子世裔以明著三統漢世行之猶之可也在後代則已非矣若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道則上法唐虞而

以周禮爲本。使封以爵位。尙得謂之王耶。難者。又曰。吾聞之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若以封王爲非。則所謂素王者。將何說乎。曰。素王之稱。自古爲然。齊太史子餘嘗嘆美孔子曰。天其素王之乎。斯言也。家語載之。素之言。空蓋謂無位而空王之也。夫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知周之亡。則春秋一經。孔子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者。直足繼周而王也。但是周之一代。始終曰王。故遂名孔子爲素王耳。若身爲人主而封之。則謬矣。且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司馬貞言之斷如也。夫以道之質素。而謂之爲太素上皇。則孔子且有教皇之實。上符於始王三皇之號。而煌煌者。人莫逮也。雖然。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我孔子之道。亦幾蕩蕩焉。無能名矣。顧既不可受王之封。又將如之何。而可。孔子不云乎。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蓋自知天生王者。必將尊我爲文教之宗也。子長氏亦云。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則以聖德在庶。而世傳其學爲天下所宗仰也。階是而言。孔子者。世教之祖。後之君子。亦惟如釋道諸。

家各習其師。奉爲宗教主焉。可矣。而王與不王。在孔子原無足輕重也。抑攷之史記矣。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而訖於孔子隱隱。以孔子紀年。俾周魯君王咸遵其正朔也。使非然者。六國表起。周元王何以言踵春秋之後哉。元宗不達此義。其於追封之始。意必謂孔子生而爲臣。死而爲王。斯亦足矣。宋遂昌尹氏斥爲荒誕之君。汙下之見。誠知其非以尊聖也。孟子曰。予豈好辨。予不得已。吾又可以無辨也哉。

論說 孔子封王辨



中國學會報題詞

南海康有爲 更生

蠟人之機體有耳目手足能持行運動而無心知靈覺則可謂之人矣乎若是者電氣之爲傀儡者足矣共和有政府議院政黨國民摹歐鈎美以爲政治風俗而無其教以爲人心之本若是者可謂之國矣乎若然則今中國之所謂共和者已治已安已富已強矣隋煬帝之陳大會以示突厥也飾錦繡於林樹以爲花棄果物於地以炫富突厥人隱隱窺之曰中國誠富矣奈何吾來之道多餓李也今易服改歷官名盡易大宴則陳西食男女亂舞傞傞無極共和平等是法是則舉凡中國數千年之舊制舊學舊俗皆草薙而禽獮之以爲歐美之治在斯乎則猶太印度之人今豈非盡爲歐美俗乎然且猶太印度猶有其舊教在而不肯舍以從人也今我邦人則盡吾國之教化而棄之則印度猶太之不若而爲墨西哥人是師也墨之滅於班也葛爹盡焚墨之文字圖畫而使墨人爲班制班學之從今墨面目而神魂班矣吾五千年文明之中國人奈何師之。

夫立國之道本末精粗其運各有在矣吾中國以文明號於大地者也吾之教化哲學

爲歐美人所稱久矣。數千年之文教，不能以數十年之貧弱屈也。吾何以能爲萬里一統之大國？吾何以能爲四萬萬人同居之大族？吾何以能保五千年之文明？若埃及乎？則文明久滅矣。希臘乎？則人種久絕矣。波斯乎？久爲回教所散矣。印度乎？久爲異教異族所範矣。惟我中國，則五千年光大宏巨，長久而無恙。自歐人後起，外大地古國乎？惟我中國而已。其所由得此之故，吾國人不可不深長思矣。雖政治物質之未遜於歐人，而自有國魂主之，乃能以永久而不敵矣。

夫所謂中國之國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孔子之教，自人倫物理、國政天道、本末精粗，無一而不舉也。其爲禮也，陳之以三統；忠質文之迭代也，其變易也，通之以三世。據亂升平，太平之時，出也。體之以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張之以禮義廉恥，而國維不敗。推心於親親，仁民愛物，則仁覆天下矣。立本於事天養心，盡性則天人一致矣。其直指本心至誠，無息必自慎，獨發之無使隱微之有餒也。其原本天命上帝，臨汝則必自照。臨有赫，無使旦明之貳心也。自其中庸言之，則以人爲道，被服別聲，飲食男女，不離人以爲道。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自其深微言之，則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

游魂爲變。而知鬼神之情狀。故自鬼神山川昆蟲草木。皆在孔教之中。故曰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也。善夫莊生之尊孔子爲神明聖王也。曰日本天地育萬物。本末精粗四通六闢。其運無乎不在。故據一端執一說以論孔子者。若戴五色之鏡以論日月之青黃也。如測渾天之儀以論恒星游星之形體也。其茫茫無覩不待言矣。吾窺月於柏林。見月二百七十分之一。有沙石之圍於綠草焉。吾窺火星於巴黎。見其冰海與雲氣焉。世衰道微。並棄渾儀。孰能見孔子之大哉。然若能窺二百七十分之一。則孔子之真自在也。

自共和以來。教化衰息。紀綱掃蕩。道揆凌夷。法守隳斃。禮俗變易。蓋自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盡。人心風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極。耗矣哀哉。中國之不爲墨西哥者。僅矣。蓋國魂死矣。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亡莫大於國魂亡。而國亡次之。意大利不亡於奧乎。國魂不亡。則今復立國而再強。塞維種之不已乎。而國魂不亡。則今塞維布加利牙猶立國而再強。若墨西哥者。雖使復霸。亦不過爲班人耳。嗚呼哀哉。我同胞曷爲而甘自亡其國魂。

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天視民視。革命乃吾中國最尋常之事。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之何。舉中國數千年之命。而亦革之乎。今也。教化革命。紀綱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禮俗革命。人心革命。國魂革命。大火焚室。空空無依。茫茫無所。適偃偃無所。之游魂。太空風雨。飄搖之雷霆。或震絕命。是期歐服。歐歷徒爲棺。娶之儀。何我同胞。大愚不移。一至於斯乎。

嗟乎。民者冥也。短於通識。乏於深慮。不足責也。若我大夫君子。祁祁庶士。莘莘胄子。則宜有通識者也。宜保存國魂者也。登極而號呼曰。皋我國魂兮。盍歸乎來。則吾教化紀綱。道揆。法守。禮俗。人心。保存其命矣。勿妄革之矣。

英人勃拉斯之論美國共和。當以道德物質爲先。而政治其後也。今國人乃尊其輕者。而棄其重者。何其反哉。物質固中國所宜急有事也。吾嘗爲物質救國論。已十年矣。而世莫之知。莫之行。若今茲之病。則尤以道德爲重矣。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所謂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且吾國人。勿論亡國否乎。其不爲洪水猛獸者。幾希。諸君子。怒焉憂之。乃有中國學會報之設。搜集國粹。以文會友。其於補教化。存禮俗。守

道。接。正。人。心。其。有。意。乎。鄙。人。聞。之。贊。歎。懽。懽。於。斯。文。之。或。未。墜。也。不。憚。固。陋。願。以。所。知。貢。其。誠。焉。竊。謂。諸。君。子。無。意。於。保。中。國。則。已。也。諸。君。子。而。有。意。保。中。國。則。不。可。不。先。保。中。國。魂。也。中。國。之。魂。維。何。孔。子。之。教。是。也。竊。聞。諸。君。子。未。嘗。不。尊。孔。也。但。所。以。尊。孔。者。不。尊。爲。教。主。也。或。如。今。妄。人。之。言。謂。之。曰。大。政。治。家。謂。之。曰。大。教。育。家。謂。之。曰。大。哲。學。家。夫。政。治。教。育。哲。學。乃。所。謂。一。器。一。能。莊。子。所。謂。耳。目。鼻。口。各。明。一。用。不。能。相。通。不。能。見。天。地。之。容。聖。人。之。大。闇。而。不。明。鬱。而。不。發。道。術。遂。爲。天。下。裂。是。未。具。體。之。人。合。萬。國。中。車。載。斗。量。何。足。尊。哉。彼。知。哲。學。知。教。育。知。政。治。而。謂。孔。子。爲。其。一。家。者。誠。所。謂。戴。五。色。之。眼。鏡。而。謂。日。月。之。色。爲。青。黃。者。也。播。糠。眯。目。而。謂。無。天。地。豈。不。大。妄。哉。降。教。主。革。聖。號。而。爲。一。業。名。家。此。真。謗。聖。之。蜚。言。毀。教。之。曲。術。不。可。不。疾。呼。而。明。辨。也。孔。子。爲。中。國。改。制。之。教。主。爲。創。教。之。神。明。聖。王。孔。子。以。前。之。道。術。則。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後。之。教。化。則。吾。中。國。人。飲。食。男。女。坐。作。行。持。政。治。教。化。矯。首。頓。足。無。一。不。在。孔。子。範。圍。中。也。豈。惟。中。國。東。亞。皆。然。若。日。本。之。強。以。歐。美。之。政。治。物。質。爲。其。皮。膚。以。孔。子。之。教。爲。其。神。骨。者。也。今。日。本。人。家。誦。論。語。國。尊。儒。學。至。矣。是。以。有。乃。木。之。感。而。我。自。有。教。主。乃。反。不。

知而廢棄之。若廢棄孔子，則中國之教化盡矣。父不父子，夫不夫婦，則無以爲家。行不知所行，言不知所言，立不知所立，則無以爲身。佞何之？茫茫何適？不知所從，不知所效，法則無以爲心。若夫紀綱蕩，掃禮俗，凌夷國，無以爲國，則成效可觀矣。夫至四萬萬之人行，不知所往，言不知所從，佞何之？茫茫無適，是謂之喪心病狂。國爲離魂，夫至於舉國離魂，喪心病狂，而日蒙之以歐美之皮毛，即使染爲碧瞳粉成白面，飾成金髮，而曰吾爲歐美人矣，人無不大笑之，卽爲歐美人，而若班葡之危弱，墨中南美之亂暴，奚取焉。

且夫人之爲道，必有信，從而後可安，可樂也。其信從者，必尊之敬之，至極而後深入乎人心焉。我之古人猶太之古人，歐洲之古人，皆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上帝臨汝也。乃以教主配其上帝，專一無二至尊至敬，人民信從之，於是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彼歐美人去其君父之拜跪，去其君父祠墓之祭，欲使其專一於上帝與教主也。若曰政治家、教育家、哲學家而已，則何足尊？且何能配上帝而信之尊之哉？今欲救吾國人於洪水中，必先起其道德之心，必先生其畏敬之念，必使有所至誠至

敬。然。後。其。言。可。信。也。其。行。可。則。也。有。可。尊。信。之。言。有。可。服。從。之。行。而。後。吾。國。民。安。之。乃。不。放。僻。恣。肆。乃。爲。人。道。而。不。爲。禽。獸。在。此。也。然。則。吾。國。人。而。求。可。以。尊。敬。服。從。者。奚。在。乎。佛。言。微。妙。矣。然。澶。漫。多。出。世。之。言。但。以。罪。福。服。蒙。藏。人。可。也。施。之。中。國。人。則。未。盡。也。基。督。尊。天。愛。人。養。魂。懺。罪。施。之。歐。美。可。矣。然。尊。天。而。不。言。敬。祖。中。國。能。盡。廢。祠。墓。之。祭。而。從。之。乎。必。不。能。也。吾。有。自。產。之。教。主。有。本。末。精。粗。其。運。無。乎。不。在。之。教。主。有。繫。吾。國。魂。之。教。主。曰。孔。子。者。吾。四。萬。萬。人。至。誠。至。敬。尊。之。信。之。服。其。言。行。其。行。通。其。變。身。心。有。依。國。魂。有。歸。庶。幾。不。爲。喪。心。病。狂。之。人。然。後。能。人。其。人。道。其。道。國。魂。不。亡。國。形。乃。存。然。後。被。以。歐。美。之。物。質。擇。乎。歐。美。之。政。治。或。不。亡。耶。且。由。此。而。致。強。可。也。此。則。鄙。人。疇。昔。變。法。之。志。本。末。先。後。之。序。諸。君。子。或。不。訶。其。大。愚。耶。吾。今。敬。告。諸。君。子。諸。君。子。欲。不。亡。中。國。乎。必。自。至。誠。至。敬。尊。孔。子。爲。教。主。始。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否。則。雜。學。而。無。當。也。其。諸。君。子。有。採。於。鄙。言。歟。速。張。孔。教。中。國。猶。有。望。也。若。不。求。本。原。依。阿。爲。名。而。已。則。剪。綵。爲。花。不。久。卽。悴。泛。舟。中。流。終。無。所。屆。其。以。度。方。今。之。大。變。危。乎。岌。岌。哉。終。亦。淪。胥。而。已。則。斯。會。也。於。中。國。奚。有。焉。諸。君。子。其。忍。出。此。乎。

論說 中國學會報題詞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癸丑正月六日康有爲

本雜誌請康先生擔任撰述先生許之以此稿賜寄囑登雜誌并非選錄別報之稿也

講 演

演說孔子所以許管仲之故 溧陽狄

郁 文子

君臣人羣之一倫也。忠君人倫之一理也。君權最尊之國。忠君且居孝親之前。倫理平等之時。忠君亦當與信友並重。此古今中外不可廢易之常道也。夫惟君臣朋友均以義合。故審慎於擇主擇友之先。則可既已受事。定交而患難棄之。死生負之。則不可世有能忠君。能信友。而未必能推情。民物造福。社會之人。決未有不能忠君。信友。而偏能推情。民物造福。社會之人。縱或能之。亦遭逢際會。徼倖於適然耳。君子許爲功名。中人不許爲倫理。中人所以維持名教。擁護道德。於此不得而不苟也。顧用此說。衡之獨無以解於孔子之論。管仲如論語所載。子路以管仲不死子糾之難爲未仁。孔子則答以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疑管仲非仁。謂不死猶可。不當反顏事仇。孔子則答以相桓一匡。民受其賜。此兩語者。若但許其功名以示彼。不足與於倫理之列。猶可解也。乃子復繼之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

莫之知也。一似取忠君信友之大倫。下儕諸匹夫婦。溝瀆自經之小節。一似人苟能以功名自奮。卽非倫理名教道德之所得。而繩後儒索之。而不得其解。於是遷就爲桓兄糾弟之說。或且臆揣魯論薄管。齊論尊管。此二章爲齊論不足信云。嗟乎。聖書之眞解。不明。非第令學人惶惑。失據抑其關係於萬古之人心世道者。豈淺鮮哉。竊以爲欲解孔子此言。當先知管仲不死糾難之情事。欲求論語此二章眞解。當徹觀傳載前後事實。並參以春秋書法而後可。

蓋管仲者。未嘗負糾。未嘗棄糾。其不死而相桓也。未嘗有悖於忠君信友之倫理。其終身亦未嘗忘糾。故孔子得以仁許之。且謂其臨難徒死。反屬小節也。何以言之。生竇之殺咎在魯。不在齊。子糾死時。怨魯莊不怨齊桓。不可無衛糾。鬪魯奮身殉難之召。忽尤不可無爲糾。仇魯留身報怨之管仲。仲知斯時魯莊畏齊之心。與殺糾款齊之術。計已決定。非羈臣所能抗。雖駢死亦無裨耳。於是從而請囚。反若挺身爲魯任患也。者此豈畏死而然耶。當日兄弟爭國。數見不鮮。弟強則併兄。如曲沃之滅翼。兄盛則鋤弟。如寤生之克鄆。固曰天倫涼薄。然亦慮彼挾外援奪其國而殺其身也。則不得不盡力以除。

之他若宋。殤。忌。馮。鄭。儀。忌。突。各視成敗。用判死生。皆此物也。使糾得入國。爲君。亦將迫莒人。請殺小白。不成。則彼請殺我。固無可怨。且桓公之使鮑叔來言。尙有不忍手足之情。所謂請君討之。特欲懼魯。使勿挾糾往爭耳。而非必殺糾。以爲快。又意在生得管召。惟不欲魯人窺其隱。故飾爲受而甘心之說。而討糾一語。在所輕。然則生竇殺糾。事反出。桓公鮑叔意外也。故曰咎不在齊。而糾死不怨齊桓也。

魯莊之納糾也。盟蕺以要其大夫。伐齊以脅其國人。洎小白自莒先入齊。衆多附桓。拒糾。莊猶不退。用致乾時戰敗。傳乘而歸。其於糾可謂厚矣。一聞鮑叔帥師來言。遽取其前所欲納之人。就吾境中加兵。厥頸待糾。又何薄耶。蓋前非厚。糾後亦非薄。糾志在自利而已。前以挾糾爭國爲利。則興兵納之後。以去糾解紛爲利。則聞言殺之。此本當時外交通病。而魯莊此舉。無賴爲尤。不然匹夫尙可庇身。況國乎。卽虞強敵有責言。則逸之他邦。何害。然則糾當引頸受兵。暨召忽衛主殉死時。固宜自懟其投援之非人矣。故曰咎在魯。而糾死怨魯莊也。

知此。則管仲之徒死無裨。不若留身爲糾報怨。不待智者而後審所處已。顧其後此報

糾之心跡亦非綜觀傳記不可。且須善讀書。心知其意。始能得之。試爲引證如下。

此時魯已一切從命。而明年春齊猶伐魯。長勺敗去。復偕宋伐魯。此何爲者。豈非管仲初用事。爲糾報怨來乎。盟於柯。齊魯言好矣。而會北杏。會鄆。魯皆不與。此何爲者。豈非爲糾舊怨未釋。因致邦交齟齬乎。厥後齊霸日盛。魯莊屈意求昏。以結桓城。小穀以交。懽。仲然至莊。公旣沒。易世而後。魯難頻興。高溪仲孫湫輩力主親魯。而寧其難。而管仲獨翛然事外。默不一言。其他救邢。救衛。救許。救徐。拒鄭子華。奸謀而不貪。取鄭者皆仲主持贊成之比事。取徵具見。管仲不釋然於魯。卽其不忘情於糾以終其身也。

更引他事相較。凡兄弟相殘。臣下各忠所主。如欒共叔之被獲。不屈表大節。在三之義。君子稱之矣。如元咺爲叔武訟。寃致衛成公於獄。已則返國。別立一君。卒無成。而身亦被殺。君子憫之。而亦不忍非之矣。故使子糾之死。若果由桓公戰勝。追擒推刃。搥胸。吾料管子其必不甘就此慘無人理之人。以圖功業。倘其若是。而猶爲之相。是貪祿無恥。背主負友。大本已虧。天下莫之信。又安能佐霸王。奏一匡九合之勳。蓋中外古今。絕不容有倫理以外之功名也。卽或徼倖攀附功名。而孔子主持世教。將置之不足齒數之。

列。必。不。濫。許。爲。仁。反。寬。其。大。本。之。虧。者。而。以。爲。小。節。矣。
正。惟。管。仲。初。非。負。糾。初。非。有。虧。倫。理。故。其。相。桓。立。功。立。名。能。取。信。於。天。下。而。孔。子。論。之。
如。斯。然。則。近。世。妄。人。自。詡。志。在。功。名。而。悍。然。鄙。棄。道。德。蔑。裂。倫。理。觀。其。行。事。多。類。於。背。
主。賣。友。之。所。爲。而。曰。吾。將。以。之。推。情。民。物。造。福。社。會。也。其。黨。徒。則。曲。引。孔。子。仁。管。仲。之。
說。以。爲。解。其。禍。將。使。中。國。無。人。倫。無。人。心。而。國。隨。以。亡。吾。故。不。彈。辭。費。詳。攷。管。仲。心。跡。
藉。以。剖。論。語。此。二。章。之。眞。解。云。

或。疑。如。上。所。剖。則。子。路。子。貢。皆。言。桓。公。殺。公。子。糾。何。耶。曰。是。據。春。秋。魯。舊。史。所。書。以。立。
論。也。魯。莊。殺。糾。藉。口。鮑。叔。之。言。固。將。曰。非。我。殺。之。齊。人。殺。人。耳。魯。舊。史。所。書。必。曰。齊。人。
殺。子。糾。其。時。簡。策。繁。重。子。路。子。貢。皆。非。文。學。科。人。無。由。考。悉。此。中。委。曲。而。孔。子。又。不。可。
顯。言。國。過。也。惟。有。答。以。隱。約。之。詞。導。之。以。蓄。疑。而。進。攷。事。實。竊。意。孔。子。於。此。必。已。得。百。
二。十。國。之。寶。書。遇。事。旁。稽。博。采。矣。必。已。從。事。於。筆。削。修。正。春。秋。屬。藁。大。定。矣。子。糾。一。案。
當。日。鮑。叔。來。作。何。語。殺。子。糾。在。於。何。地。如。今。左。氏。傳。所。載。者。必。已。覈。審。得。實。付。門。弟。子。
附。錄。副。編。矣。是。以。答。兩。賢。者。云。然。不。慮。其。益。滋。惶。惑。也。春。秋。之。修。正。此。事。也。書。曰。齊。人。

取。子。糾。殺。之。未。嘗。擅。改。魯。史。舊。文。以。爲。非。齊。人。殺。之。也。未。嘗。標。出。生。竇。魯。地。而。不。爲。國。隱。過。也。然。而。取。之。一。字。已。含。盡。無。限。情。事。大。彰。千。古。是。非。之。公。何。也。有。取。必。有。與。取。者。齊。人。與。者。誰。耶。一。加。勘。索。魯。過。瞭。然。而。況。盟。既。伐。齊。納。糾。備。書。於。前。敗。齊。長。勺。大。書。於。後。則。此。時。力。足。底。糾。爲。德。不。卒。尤。彰。彰。焉。以。春。秋。參。論。語。乃。知。孔。子。之。不。責。管。仲。以。不。死。糾。難。又。相。桓。公。並。非。於。倫。理。有。所。寬。假。也。故。英。雄。無。不。根。倫。理。之。功。名。聖。賢。無。不。重。倫。理。之。論。說。

學說

論孔教與老氏

山陽顧震福 竹侯

孔子述堯舜
孔子述夏禮
孔子述春秋
孔子述易
孔子述詩
孔子述書
孔子述春秋
孔子述易
孔子述詩
孔子述書

雜誌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垂教也亦僅祖述堯舜自九流迭出與孔教爭長所奉宗師往往遠溯中天以上如農家爲神農之言老子述黃帝之說是也白虎通黃帝號曰自然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老子亦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又曰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至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今其文又皆見老子知老子實述黃帝之道故後世並稱黃老

漢志道家者流出於史官史記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左傳孔疏載嚴氏春秋引觀周篇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其文則史其義竊取孔子又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彭爲彭祖老卽老聃鄭君說也觀曾子問載夫子問老聃事甚詳莊子稱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聃老聃亦嘗踞籠觚聽孔子說春秋我孔子對於外教往來交際其感情爲何如惟學說不同政見不同固不

能不獨抒己見明辯以晰要在發明真理不使客氣而已。

論語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朱注以德報怨見老子書今案老子有大小多少報怨以德之語卽朱子所本。是或人爲老氏之徒故舉其說以爲問。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知孔子不以老氏此說爲是推之棘子成之質子桑伯子之簡度亦老氏之學。派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仲弓曰居簡而行簡毋乃大簡乎。孔門之於老學皆有所辨正。然其立說也委婉和平。視後世之觝排攘斥深惡而痛絕之者其氣象固迥不侔矣。爰本斯旨謹貢臆說。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考說文一字云。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一字後卽繼以元字。天字是故道立於一者卽道生於太極。亦卽道生於元。又卽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爲陰陽。亦卽天地。太極則元氣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春秋何休說。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徐疏曰。春秋說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者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源。無形以起。有形以分。宋氏云。無形以

老子
論
中
庸

教 會 雜 誌

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以上皆徐疏說蓋元即網緼二字之合音元氣即網緼之氣
 易繫辭言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董子言元者萬物之本胥是理也元氣渾淪不可方物
 求之於窈冥恍惚之中乃有玄學易文言傳立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揚雄擬
 易作太玄桓譚新論謂玄者天也道也老子亦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同謂
 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與孔教以乾坤為易之門者似乎脗合雖然猶有辨易有太
 極不言無極易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未嘗溯及未有天地以前而老子則曰萬物生
 於有有生於無淮南子說山訓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劉安為道家
 是說即申老子之義老氏以有生於無故以無為道本至推究其極亦曰復歸於無極
 而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諸說均由此出於是有所謂中庸引詩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及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皆與老氏之說相近者不知孔教之所謂無無其形有
 其氣即有其理有已含於無之中朱子謂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其說最精若老
 氏之所謂無則清虛冥漠乃真空洞無一物矣斯則老學與孔教之似同而實異者也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靜老學之體也曰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堅強者死之徒柔弱

學說 論孔教與老氏

者生之徒。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人皆取先。己獨取後。忍讓老學之用也。然老氏之所以崇虛寂者。以靜爲躁。君也。所以甘忍讓者。欲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欲上人。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故以其身後之。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以陰制陽。以柔制剛。以靜爲動。以退爲進。忍讓也。而實競爭。故弱之極。一返至強。法術家。權謀家之善陰謀。眞源在此。卽申韓孫吳蘇張之所自出。范蠡以綏越。張良以興漢。胥是術也。漢志稱道家卑弱以自持。是已然。曰合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匪惟不明老氏之作用。抑厚誣孔教矣。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此孔教重民主義也。然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又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夫既不善矣。吾何善之之有。更何足爲善人之資。我孔教擇善而從。不善而改。見賢思齊。不賢自省。固與老學不同。且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若百姓之不善者。而我亦善之。是好人之所惡矣。菑有不逮其身耶。推老氏之意。無論善者。不善者。皆不妨等量齊觀。和其光。同其

塵。莊子言譽堯非桀不如兩忘。卽深得此中三昧。然在孔教則爲無是非之心。則爲同乎流俗。合乎汗世之鄉愿。

老子曰。聖人皆孩之。此孔教若保赤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曰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此孔教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惟孔教在取怵惕惻隱之心。與夫良知良能之德。老氏則欲純樸不離。復歸於嬰兒。推究其極不妨率天下之人塗塞耳目。不知不識如胚胎初具之雛形。又豈與我孔教類耶。

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固於國界至嚴。然至太平世。天下大小遠近若一。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其取便。交通爲何如也。老子則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至老死不相往來。是一部落一村。聚相距數里。卽彼此不相聞問。第畫疆坐守。龐然自大。前清嘉道間。閉關政策。未始非老氏之說。有以誤之。然在老氏之意。固未嘗不持之有故。不貴難得之物。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蓋人民過

都越國見夫難得之物。可欲之事。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者。歆羨贊歎嗜好日多。既損貨財。復漓純樸。不如嚴出疆之禁。四民祇知所茹。藜藿爲甘。所衣短褐。爲美。極而言之。直將渾渾噩噩復返於食肉衣皮之世。故曰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又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則無外交。國安不殆。商君之術。其最得老氏之心。傳歟。然太史公貨殖傳引老子至治之極云云。更繫之以論曰。神農以前。則吾不知矣。至若詩書之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娛。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佚樂。而心矜誇。勢能之榮。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然則孔教因民所好。好之且送往。迎來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視老氏寬嚴廣狹。固又不同矣。老氏說之精粹者。如曰大器晚成。曰功成名遂身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曰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曰聖人去奢去甚。去泰。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曰佳兵者不祥之器。曰禍莫大於輕敵。此皆粹然儒者之言。足與孔教相發明者也。老氏說之至偏激者。如曰大道廢。有仁義。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

詩 雜 會 教 孔

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之數語者。最犯天下之大不韙。至商君推其意。舉禮樂詩書孝悌貞廉等聖賢之道。皆以為蟲。以為國。有此者。必削必亡。列子更偽託孔子之言。謂吾曩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治魯國已也。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性情益薄。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未知所以革之。於是老學益為世所詬病。夫五常之德。人所同具。即天命之性。聖人率之以為道。修之以為教者也。老氏既與孔子相習。豈不之知。而故為是言。以立異者。度當時溝。猶。詹。儒。多。煦。仁。子。義。或。踉。跂。為。仁。斲。斲。為。義。而。擁。高。位。擅。權。勢。者。又。假。仁。假。義。所。謂。侯。之。門。仁。義。存。焉。若。而。人。者。雖。約。之。以。禮。未。見。其。弗。畔。老。子。疾。之。故。有。是。矯。枉。過。正。之。說。而。不。料。其。流。弊。之。至。於。無。窮。也。嗚。呼。上。無。道。接。下。無。法。守。國。之。所。存。者。幸。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聖。人。不。作。禮。崩。樂。壞。仁。義。充。塞。至。於。今。極。矣。民。利。安。在。何。有。孝。慈。此。吾。所。以。獨。抱。遺。經。而。不。禁。惓。惓。而。悲。也。



普通倫理學

續第一號

溧陽狄

郁文子

東周春秋戰國為第四時代

三代封建制度。主於財產平均。學校制度。主於教育普及。二者相輔而行。故民人易於

馴服。在上者謹持落落數大端倫理。即舊說五倫。綱常者是。便足以致治而有餘。非遇夏癸商辛

大暴虐之主。一切政治大擾亂大廢弛之日。民情不至激起反對而歡迎革命也。湯武能革

桀紂之命實由民情。歡迎乃克有濟耳。既經改革。反政由舊。衆復帖然矣。逮西周之季。厲幽雖暴虐。用佞

倖以擾亂政治。顧未至如桀紂兩朝之劇。其時諸侯中。又無若景亳邠岐之德望。為天

下所傾心者。是以流於彘。弑於驪山。僅革二王生命。而姬籙猶未遽更。然平均財產普

及教育二大制度。經厲幽之亂。其廢弛處。實與夏殷季世同。平王東遷。幸存。不能上法

湯武之振作。自爾廢弛日甚。一日。夫倫理與生計。固有密切之關係者也。爾時上距洪

水。異災已歷千數百年。則生齒增加之公例。在列國無能逃免。即令如前振作。猶慮所

供難應。所求供不足。以應求。則直接者。民生因而凋蹙。間接者。民德因而衰頹矣。況東

周之聽其廢弛者乎。春秋禍亂之亟。以井田學校廢弛。民生凋蹙。民德衰頹。為總原因。

試爲演繹而歸納之。(一)齊晉秦楚宋魯衛鄭吳越相繼持侵略政策。卽近代殖民境外之小影。坐此原因也。(二)戎狄蠻夷各族。憑陵中夏。旣乘內訌之釁。又必有莠民勾煽。坐此原因也。(三)晉六卿。魯三家。齊崔慶陳氏。暨他國強權僭肆叛變之事。莫不有託庇之隱民。助成勢力。隱民之多。坐此原因也。(四)蹻跖之徒。萑苻之衆。外奔之晉盜。內多之魯盜。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習爲殘忍。彼輩非皆良民乎。誰迫令其至此。盜風之盛。亦坐此原因也。於是民生益困。民德益偷。時勢所需。有如全體。民人咸焚溺於水火中。而亟待援救。則有大教主。啟闢新倫理學之孔子。應運而生焉。

孔子在當時。以多能見稱。

太宰語

以達人見稱。

孟僖子語

以知禮見稱。

齊宰語

此井觀蠡測之談

耳。後世徒稱其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亦未能見孔子之實際。孔子之實際。惟孔子自道者爲最切。魯論載孔子語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亦可謂云爾已矣。又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蓋具好學之熱心。而以樂育爲目的者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蓋具嗜古求道之熱心。而以實行爲目的者也。其謂諸弟子曰。如或

知爾。則何以哉。與冉有論民事。曰富之。曰教之。與子貢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蓋具用世救世之熱心。以增進民生民德爲目的者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又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禮經載其言曰。大道之行。未逮而有志焉。天下爲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于地。不必歸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不必爲己。是謂大同。蓋具合羣之熱心。而以開通汎愛平等大同爲目的者也。而提綱挈總。則在吾道一以貫之一語。是故以學術言。爲與誨一貫也。以學業言。交與行一貫也。以行道言。學說與政策一貫也。以政策言。富與教一貫也。以志量言。修己以安百姓。近取譬以大同。全球罔弗一貫也。一貫正以補執中二字之闕。執中者帝王理世之道。一貫者人民自理之道。亦人民隨在互相爲理之道。此所以爲啟闢新倫理學說之一也。

孔子語子貢者。爲致知之一貫。語曾子而曾子領悟以轉告門人者。爲力行之一貫。特再發耳。乃綜其平生學行政教合羣進化之道。罔弗一貫。有如上文所論列矣。吾人於此。有當思惟之一事。試思孔子之所謂一者何也。譬如以一線貫百珠。譬如以一索貫

千錢試思其索其線係何等物質耶。然此一問題少留心孔氏書者類能解決。曰孔子之所謂一者仁也。觀論語中論仁獨多於他項。便可知矣。則更有一問題於此。為問仁之一言果從倉頡造字以來即定為德性人道之最上名詞乎。抑從堯舜發明執中學說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與禹皋陶坐論九功九德之日即標為倫理教育政治之重要名稱乎。徵諸往籍殊不其然。唐虞時代君臣交勵就其修諸身者而言。渾謂之德。未嘗抽象言仁也。就其施諸民者而言。或謂之惠。或謂之寬。未嘗具象言仁也。他書言堯舜由仁義行言堯舜帥天下以仁皆孔子發明仁學後語至夏商之際仲虺以克寬克仁稱湯是為仁字見於經籍之始。然以仁與寬並稱則猶是狹義之仁。等於伊尹言湯子惠困窮之惠字之界說而已。嗣是邠人頌太王為仁人。周禮言仁多置於慈祥良善等字之列。皆祇有狹義。未有廣義。下逮春秋列國輿論以仁而不武評鄭子家以好仁推晉韓起以及鄭風所云洵美且仁。齊風所云其人美且仁。種種品第於仁字之義尤厲淺隘。蓋闡發仁之廣義實創業於尼山。惟其先創仁學內課己心既熟既精出以貫串萬事萬理徹上徹下無往不通而後一貫之學說自信為成立焉。是故孔子之仁學即孔子闢新一貫之學說。

之主骨也。

於文。从亼。从二。爲仁。二者。天字。元字。之上。半也。乾元天德之賦畀。卽人而存。是爲仁。理之固。有又二者。一之。倍數也。人與人之關係。起點於二人。是爲仁。道之大公。故孔子獨取一仁字。以爲萬事萬理之線索。而貫通之。其論仁也。大抵分兩方面。一方面言求仁之法。一方面言得仁之效。於求仁一方面。務使人知其易。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曰近取諸譬。可以爲仁。蓋仁理人所固有。不示以易。慮人之昧於反求也。於得仁一方面。務使人知其難。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曰未知焉得仁。由可治賦。求可爲宰。赤可與賓。客言曰不知其仁。管仲相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曰如其仁。如其仁。猶言如此。一耳。蓋仁道人之大公。不示以難。慮人或囿於小獲也。後人見論語孔子言仁。忽難忽易。遂覺恍惚。莫可測定。特未從求仁得仁兩方面着眼耳。顧非孔子有意作兩面文章。由於仁學舉步。卽是而造境。無窮難而易。易而難。題蘊本如是也。

抑孔子之創仁學。又非絕無所因。孔子論楚靈王事。嘗引前人成說。曰古也有志克己。

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此古志之言。仁卽廣義之仁。之嚙矢也。卽孔學之權輿也。作此志者。不知何人片語留傳。爲聖人師。功在郟子。莫弘上孔子。惟不忘所本。故特表而出之。而發明仁學。仍自居於述而不作之列焉。且以楚虔凶人。但有聞諫感觸之一善。便望其能有克己復禮爲仁之功。而異日告及門。最心賞高足弟子顏淵。亦止引此語。比觀兩事。似嫌不倫。不知此正高下精粗。同仁一視。見仁理之共具。見仁道之大公。而能一以貫之之本原耳。總之以布衣遇大亂時局。具救世熱心。非於平人與平人關係之間。成立一門新學說。必不能有裨社會。此孔子仁學所以應時勢而興歟。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今已成習聞語。此二語者。果孰居先。孰居後乎。則必曰。是先由時勢造就英雄。而後由英雄造出時勢也。然須知英雄有大有小。小英雄必待時勢造就。非經盤錯。則利器無所磨礪而成。若大英雄者。生具大魄力。發爲宏志。願行以眞精神。收其遠效果。常人殊難測量。彼之所自來。止可謂之天縱而已。如歐西之梭格拉底。與耶教所祖之耶穌。佛教所祖之如來。吾華儒教所推爲至聖先師之孔子。皆是也。

世無大英雄。固非時勢所能造。世有大英雄。抑又不待時勢造就而始成也。大英雄生
 值時勢逼迫。相待自然。審察其要需。應以正當之方法為救援。而百折不回以赴之。更
 造成後來之時勢。故鄙意欲加注脚二語曰。大英雄先應時勢。後造時勢。孔學之應時
 勢。要需以發生者。前已略備梗概矣。至其所造之時勢。則請分三期考其成效。以明之。
 (一)孔子生前及歿身之成效。後人習誦浮海居夷之語。龜山兜虎之歌。每以所如
 輒阻。周流四方。代孔子發牢騷。因而昧卻孔子講學之成效。不知封建末世。階級愈嚴。
 國界愈嚴。非世卿世大夫。無由發表政見。參與政界。間有家臣用事。亦必倚附權門。非使臣聘問。行商
 懋遷。無由涉足他邦。其得罪奔亡者。免死。蓋貴族閉關時代。又逢政教陵夷。學校弛廢。
 士安於愚且賤。老死牖下。有何能力可施哉。尼父乃以鄒人子崛起。委吏乘田。中公卿
 從游。指鄒子。弘。南宮敬叔。門子受業。孟懿子。叔季。權臣折節。指季。洵任大司寇。相禮會強鄰。試問二百
 四十年間。有第二人否。及其去魯也。所至必聞其政。齊景衛靈。楚葉公。輩咸歡迎而承
 教。當時又有第二人否。獨立師道。創古所無。七十二賢三千弟子。相與主持清議。筆削
 史書。開士儒聚徒講學之風。汜乎戰國。孟荀莊列。楊墨申韓。諸子以及蘇張之游說。書出

科屈宋之詞賦出風詩詩非孔子刪訂則亡罔非由洙泗發源。試問未有孔子以前士氣民智能有此否。蓋孔子在生已得列邦破格榮遇。惟其抱負大希望。高故不自覺為榮。仍以道之不行為戚。後人乃一味代發牢騷而全昧其榮遇。何耶。夫一時榮遇誠於孔學無足增光。然昧乎此者。即昧卻孔子造改時勢生前之成效。故詳序之。若其身後異彩。無俟贅言。

(二)孔子歿後五百年之成效。戰國兵禍殺人動以萬計。克敵多以屠聞。使無學說排解維持。將等於法蘭西大革命大恐慌時代。而子遺靡有矣。秦滅六國。至發恨坑儒焚書。則前此儒書之力抗秦。可知。漢興叔孫通以陋儒定朝儀。顧足消武夫獷悍之氣。賈生以少年論禮樂。顧足奠後嗣治安之基。嗣是董仲舒司馬遷分塗表章孔學。遂致武帝尊崇六經。而儒教儼有國教資格。武帝罷黜百家令學術無競爭鮮此孔學之成效。見於五百年內者。

(三)儒教普行後二千年之成效。漢唐儒者之治經。宋明儒者之明理。前清儒者之分治漢宋學。暨其間衛道之文人。皆孔門支派也。其對於時局也。小康則保存秩序。大

亂則滅殺凶殃。雖異族入據中原。終乃為華民所同化。非儒教之力。孰克臻此。而其間更有挾其極大神通之佛教。挾其極大國力之耶教。來相競雄。乃孔學之平近易行處。即成爲儒教之擲撲不破處。彼卒不能勝也。則試回溯戰國諸子發源。洙泗之學說。而先以曾子子思兩賢。

曾子 子思 傳載自孔子沒後。儒分爲八。儒之名始見於周禮。又子但爲子夏一。言

耳。並未自固於儒也。至戰國初人。乃以儒學稱孔門。故莊周田子方。篇有魯止一。儒之言。後世因以儒教與釋道並舉。竊謂此後宜正名。徑稱孔教爲是。此雖與陳君煥章之

之孔教論中。推尊儒字者。少覺相顧可並存。最大者爲曾子子夏二派。曾子重德行。後傳子思孟子子夏治

文學。後傳荀子。曾子篤守忠恕一貫之旨。因發明其綱領條目於大學一書。大學三

大綱領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八大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修

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而起首便推論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可見從學之初

便以天下爲量。便以治平爲分內。應求之學業。並非判明明德與新民爲兩橛。且明德

一語。采自堯典康誥。新民一語。亦采自康誥。而止至善云云。的係精到創造語。是已含

有世界大同文明進化造極之思想。蓋亦從一貫之傳而演進者也。

又格致誠正四者屬內籀。齊治平三者屬外籀。而修身爲之樞紐。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於平天下一章。注重在同民好惡。指實在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四者理財之大道。而結以爲國者必當力戒自利之私心。至其竅要。則特標絜矩二字。並就上下前後左右當地演繹。令學者言下了然。宋儒真西山有大學衍義。竊謂大學一書。固忠恕一貫之衍義也。然猶未若中庸之透原哲理。籠罩宇宙。而統系又臻精密焉。是亦學說先渾淪而後明晰之公例。未可以此軒輊古人也。

子思受業於曾子。更上溯乃祖。下學上達之大本大原因。而識得道以天命爲來龍。而教以天德爲歸宿。天人本自一貫。非待學人各自尋得一以貫之方也。於是特詮以極有統系之學說。采仲尼君子中庸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二語。卽以中庸名其書。庸用也。言中之用也。中之用也。云者。言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早根於天命之性。自有發必中節之理。一發而達之天下共由之道。用以位天地育萬物不外是矣。周秦以上文凡庸字無論

作虛字作實字皆訓爲用。蓋未有訓爲平常者。子思此書正着力在用字之義。慎獨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用之始也。譬如美種植土田內。自能發生嘉穀。但須慎防蟲嚙旱槁水淹耳。思誠於成己

成物盡性明教贊化育參天地之際用之終也譬如輿航自能駛行陸海自具周歷全球之能力但須安置機鑪妥備耳起首三句總括全書率性之率字修道之修字皆用之義也將言君子之道四則先言施己不願勿施於人之忠恕將言九經則先知仁勇三達德又下列好學力行知恥三近法以便愚者柔者之勉躋將言至誠之合內外而時措至誠之無息至誠之如神至誠之經綸天下至誠之契合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先言誠之者擇善固執之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弗得弗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者亦皆用之義也故曰中庸自後儒訓庸為平常且謂不偏為中不易為庸將此二字看作平而非串既抹煞其所承一貫之祖傳師傅并令全書統系不明是後學所當致辨也

平常與怪反對由性而論言中足以該和由道而論言中足以該常平

常用是以行其德而謹其言也

若如舊解與通節語氣不倫

至若曾子在武城自居賓師是實行教務於社會也子思之於費惠公魯繆公皆以師道自尊是實行教務於貴族也與子夏之講學西河受魏文侯禮事蓋不約而同者則取法杏壇一席藉以保存師道故耳

第一卷第二號

學說
普通倫理學



諸子要略 卷一

元和孫德謙隘莽撰

家數

諸子之學所貴。首辨者。其不在家數哉。家數者。何孟荀爲儒。老莊爲道。是也。夫諸子爲專家之業。讀其書者。家數之不知而惟任我。以出入奚可哉。雖然。吾見後之治諸子者。矣。尊之則附於儒術。卑之則擯爲異端。語以家數。則茫乎昧乎。未有聞也。今夫晏子非儒家乎。自柳子厚謂齊之墨者所作。於是相承著錄。若馬貴與之通考。焦弱侯之經籍志。無不部次於墨家。初非以儒爲榮。而以墨爲辱也。然而家數則由此亂矣。在柳氏之言。據其書有明鬼諸說。并稱墨子聞其道。似其以晏子爲墨。不同鄉壁虛造者也。豈知墨子立言。凡所謂尙賢尙同者。固爲其一家之學。晏子則隨事進諫而已。此猶齊王好貨好色。孟子卽述公劉。太王迎其機而順導之也。其意則不主於是矣。夫晏子身爲齊相。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匡君之失。而以利民爲務。此真儒家之所以助人君明教化也。孔叢子云。察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豈不信哉。況其節儉行禮。稱說風詩。又儒家之游文六經乎。故其書雖援引墨子一若爲其學者。遵守師說。然諸子皆非自著。今以

有墨子之言。遽列晏子於墨。然則言陳子陽聞之者。將又何解。且其中或云仲尼聞之。或云孔子聞之。安見必出墨家耶。此家數之不可不辨者。一。道家之與神仙二家也。神仙者。醫家之類。道家則知古今成敗興亡禍福爲君人南面之術也。後世概以道爲神仙。於是莊列諸家。旣誤以神仙視之。而於鬻子管子轉以載之道家。而妄疑其非。其意蓋謂道者神仙也。鬻子之書專論治術。管子則佐齊興霸。而所言皆經國之法。實與神仙相反。不當名爲道家。不知道家本君道也。惟其如是。故古之道家。非獨任清虛曰可。以爲治者也。有鬻與管之措之政事。而道家之眞始見。雖養生之說。道家有之。若近於神仙者。然其意指則不同。何也。道家以天下之本在身。爲人君者當少私寡欲。不可自賊其生。以亡身者亡國。老子故曰。愛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又豈如後之神仙。別有不死之術。以求長生者哉。此家數之不可不辨者。二。名法者。其理相通。其學則判然相異。故遂各自成家也。吾嘗攷名家之旨。雖亦兼言賞罰。然扼其要。不過循名責實已耳。若法家者。於參驗形名之後。卽以定人之功罪。從而黜陟之。是所重在明法也。此其所由同歸而殊塗乎。乃讀韓非諸書者。不詳其用法之意。而以慘酷深拒之。已僨矣。然猶

不失其爲法家也。於鄧析尹文則渾然無別。謂是皆名法家矣。夫鄧析尹文名家也。其所論刑賞之處。止以覈其名義之所在。豈可與法家等量而齊觀哉。不寧惟是其甚者。并以鄧子無厚之論。強合於任刑而謂其存心刻薄全失。忠厚亦可云。似是而非矣。抑知名者正名也。析蓋於有無厚薄之間。審其名理耳。非謂立法當在無厚也。此家數之不可不辨者三。雜家者兼儒墨合名法博綜諸家者也。呂覽淮南是固集衆修書矣。然此二子者無不約之於道。誠以異家並進。既使各著所聞。苟不秉道以裁成之。則以此馳說。何以明其宗旨之所歸。而見王治之無不貫乎。無識者不達其義。曰此特雜錄古人言行耳。夫後之雜家確有駁雜不純。入於雜考。雜纂者。周秦之際。若尸佼尉繚與夫不韋春秋。是豈駁雜不純之謂哉。且雜家之於道。又有與道家不合者。試徵之。莊子儒墨名法。莊子則必攘斥之。雜家之舉。牢百氏。往往其文。則是其義。則非。而惟執道以爲之標的惑者。至以類書比之。則更非矣。此家數之不可不辨者四。雖然諸子家數。究將從何而辨之。曰有漢書藝文志。在蓋諸子盛於戰國。其始統言之。百家耳。太史談之論。要指也。析之爲六家。學者已能窺其閎略矣。劉向氏校理祕文。定十家之目。而以兵書

術。數。方。伎。別。附。於。後。自。此。而。釐。然。各。當。莫。可。淆。亂。者。也。孟。堅。修。史。乃。本。之。以。作。藝。文。雖。其。間。孟。子。入。儒。家。矣。而。重。錄。於。兵。公。孫。尼。入。儒。家。矣。而。兼。收。於。雜。未。嘗。無。互。著。之。例。而。謂。皆。六。經。之。支。與。流。裔。以。示。夫。後。之。人。俾。觀。其。會。通。也。然。易。有。之。一。致。而。百。慮。吾。願。攻。其。術。者。先。取。班。志。之。若。者。爲。儒。若。者。爲。道。若。者。爲。縱。橫。若。者。爲。小。說。一。一。明。辨。其。家。數。而。無。信。乎。後。賢。之。異。議。庶。幾。其。有。得。歟。夫。諸。子。之。必。辨。家。數。也。亦。猶。知。幾。評。史。始。於。尙。書。訖。於。史。漢。以。爲。質。文。之。遞。變。而。其。大。體。則。盡。於。此。數。家。也。蓋。史。與。諸。子。俱。爲。專。家。之。業。也。使。非。然。者。詮。品。其。文。辭。訓。釋。其。章。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可。不。悲。哉。是。故。人。而。不。習。諸。子。則。已。如。其。有。志。於。諸。子。也。必。自。家。數。始。矣。

專 著

孝經學

續第一號

吳縣曹元弼

叔彥

要旨第一 孝經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氏曰。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以曾參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陶淵明五孝傳曰。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

漢書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白虎通曰。孝經者。制作禮樂仁之本。

鄭氏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

以總會之。又孝經序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

黃氏道周曰：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禮記四十有九篇，大戴禮記三十有六篇，皆爲孝經疏義。蓋當時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知，萃爲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於孝經。觀戴記所稱君子之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繹孝經者。蓋孝爲教本，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

曹元弼述孝篇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人者天地也，父母也。天地父母能全而生之，於始而不能使各全其生於終，聖人者代天地爲民父母以生人者也。故曰：產萬物者聖聖之言，生也。聖人將爲天地生人，必通乎生民之本而順行之，故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他順其性而已。性者生也，親生之膝下，是謂天性。惟親生之故，其性爲親，而卽謂生我者爲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親則必嚴，孩提之童，其父母之教令，則從非其父母不從也。父母之顏色稍不悅，則懼非其父母不懼也。是嚴出

於親親者。天性嚴者。亦天性也。親嚴其親。是之謂孝。是孝者。性也。性者。立教之本也。水之性。流掘地而注之。可以達於海。火之性。烈鑽燧而取之。可以燎於原。使人而本無性也者。人之性。而本不親嚴其父母也者。則悖逆詐僞。爭奪相殺。固其所而聖人將無所施其教。今人之性。既親嚴其父母。若是則順而推之。可以無所不親。無所不嚴。無所不親之謂愛。無所不嚴之謂敬。試觀孩提愛親。少長卽知敬。兄由父兄而推之。凡在天屬。無不親也。其尊長無不嚴也。是卽率性而順行之親嚴。可以教愛敬之明效也。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禮智之端。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矣。苟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何也。人少則慕父母者。性也。及其長而好色也。妻子也。仕也。嗜欲攻取。天性日漓。親者疏而嚴者忽矣。何怪乎事君不忠。誤國殃民。犯上作亂。覆家亡身。以災及其親乎。卽或本心無他。而不達於道。以爲吾親則愛之。非吾親則不愛。吾親則敬之。非吾親則不敬。不敬則慢。不愛則惡。惡人者。人亦惡之。慢人者。人亦慢之。居上則亡。爲下則刑。在醜則兵毀其身。危其親。雖日用三牲之養。其得爲孝乎。若此者。非無性也。無教也。無教

則逆其性。逆其性則失其生。上古聖人有生人之大仁。知性之大。知人之相。生必由於相愛。相敬而相愛。相敬之端出於愛。親敬親。愛親敬親之道必極於無所不愛。無所不敬。使天下之人無不愛吾親。敬吾親。確然見因性立教之可以化民也。推其至孝之德。卓然先行博愛敬讓之道。而天下之人翕然戴之以爲君師。於是則天明因地義順人性。正夫婦篤父子而孝本立矣。序同父者爲昆弟。而弟道行矣。因而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宗族。而親親之義備矣。博求仁聖賢人。建諸侯。立大夫。以治水。火。金。木。土。穀之事。富以厚民生。教以正民德。司牧師保。勿使失性。勿使過度。上下相安。君臣不亂。而尊尊之道著矣。聖法立。王事修。民功興。則有同講聖法。同力王事。同卽民功者。謂之朋友。而民相信任矣。三綱旣立。五倫旣備。天下貴者治。賤尊者畜。卑長者字。幼而民始得以相生。且賤者統於貴。卑者統於尊。幼者統於長。而民不得以相殺。於是教以孝。以敬。天下之爲父者。而子說。教以弟。以敬。天下之爲兄者。而弟說。教以臣。以敬。天下之爲君者。而臣說。子說。則孝。孝則親。愛弟說。則弟。弟則禮。順。臣說。則忠。忠則居官理治。且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天子愛敬。四海之內。則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

王諸侯愛敬一國之人則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卿大夫士庶人愛敬其家則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自上至下皆兢兢焉爲子臣弟少之事雖天子必有父必有兄不敢驕溢非法以取亂亡是以天下和平兆民乂安重社稷嚴宗廟守祭祀保體膚禮教興行刑措不用集天下和睦之氣升之天祖尊之至而事天明親之至而事地祭大孝尊親嚴父配天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生民之本盡死生之義備是謂大順大順者順其性也夫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知者詐愚勇者威怯強者陵弱衆者暴寡泯泯焚焚散無友紀至難治也而聖人能爲之建極錫福達禮定分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尙辭讓去爭奪一道德同風俗者亦順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以利爲本利者順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何事之有蓋人之性莫不愛親敬親故可導之以愛人敬人所謂順也非強之使愛人敬人乃以各遂其愛親敬親所謂孝也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養不足懷於人者人亦懷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故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

身傷其身。卽傷其親。故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饒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君子之所謂孝者。愛人以愛其身。愛其身以愛其親。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親沒而名立。是故有弗言。言思可道。有弗行。行思可樂。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是故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莅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陳必勇。是故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又能敬親之朋友。又能帥朋友以助敬也。是故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故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在家和睦。無怨是故。天子以德教光於四海。爲孝。諸侯以保社稷。和人民爲孝。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士以守祭祀爲孝。庶人以謹身爲孝。地以平天。以成封建。以固井田。以均軍賦。以出學校。以修人才。以多官方。以飭禮俗。以成民氣。以樂冠昏。以時喪祭。以嚴朝聘。以尊處則有備。出則有威。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而天下莫敢有越厥志。是故天子以天下養。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境內樂之。卿大夫士庶人之祭也。與宗族外姻朋友樂之。是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士食舊德之名氏。農

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其鬼神歆其禋祀。其民人享其土利。是故上好仁而下好義。事有終而財不匱。上之使下如父兄之畜子弟。耳目之役手足下之事。上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爲天下得人。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四方有患。必先知之。至明也。作內政寄軍令。明恥教戰。信賞必罰。將帥協和。少長有禮。說以使民。民忘其死。無事則順治。有事則無敵。至強也。躬行節儉。爲天下先。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地無餘利。人無餘力。家給人足。養生喪死無憾。至富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知者創物。能者世守。博師萬物。精益求精。黃帝用蚩尤之五兵。武王收肅慎之楛矢。通其變。神其化。至巧也。天下卽有卒然大患。而上下相親。人心固結。合天下之謀以爲謀。何詐之不破。合天下之力以爲力。何強之不服。天下人人出其財。何用之不足。天下人人竭其巧。何器之不利。天子勞心以拯生民之災。庶人效死以急君父之難。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能殺鬼方之師。昆夷之患。不能病是故。勞勤心力耳目。而不必爲己。節用水火財物。而不必藏於己。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窮民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天地位萬

物育矣。此順之實也。孝之至也。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蓋聖人者爲天地生人者也。人非父母不生。亦非君不生。何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苟無君焉爲之興利除患。養欲給求。人之類必滅。欲既得矣。飲食則有訟。訟則有衆起。人人有賊人自利之心。橫行無忌之勢。苟無君焉爲之區處條理。勞來鎮撫。人之類亦必滅。故君者生人之大者也。天下一日無君。則猛虎長蛇人立而搏噬。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非無邦也。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邦無人也。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謂民爲赤子。赤子離父母而能生者。未之有也。故曰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所以生人也。故孝子事君必忠。君臣之義與父子終始相維持。天下君君臣臣而後人人得保其父子。上下各思永保其父子而後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君臣父子各盡其道。則天下相愛相敬以相生。養保全永無奔亡篡奪生民塗炭之禍。是之謂孝治。夫天下至大也。治天下至難也。以一孝順之而千萬人之心如一心。以千萬人之性本一性也。能盡其性。卽能盡人之性。故謂之至德。要道三皇五帝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由此者。孔子兼包其盛德以爲孝。經而仁覆萬世矣。

史微

錢唐張爾田孟劬撰

原藝

余嘗籀治六藝以究百家之源流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六藝之爲書也歷代寶之以爲大訓矣。儒者學術政治所設施亦莫不於此取法矣。而真能知六藝之原者何人哉。夫六藝者先王經世之跡也。六經雖史而史究爲後定之名不可以稱上古三代之書故漢儒謂之六藝從其質也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曰六藝見周禮古人不避嫌名周秦書中此例極多。太史氏所掌君人南面之術具焉。後世周史失官政與教分。君人南面之術流爲道家而六藝寢微。我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思存先聖之業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本周易而繫大傳因魯史而作春秋。自是六藝告備於天。而道家之舊統遂歸儒家矣。尊之爲經者經常也。言此六書可爲萬世常道非同歷代族史不相沿襲也。故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

第一卷 第二號

何者之云云

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繁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詞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苟卿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揚雄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董仲舒曰：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班孟堅綜羣說而論之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義以六藝五大

禮當是古八書說白虎通曰：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義。

教人成其德也。所配雖與班固博矣哉。六藝之書，犧黃堯舜數聖人經緯天下之道。非異而大旨並通。學者可參證也。

孔子烏能修之以垂教本哉。春秋說題辭曰：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雖然六藝

者其先皆史家舊籍也。自歸孔氏以司徒上祧柱下之統先王經世之跡雖存而口說流傳則大異矣。故六藝有兩大派焉。一曰古文。一曰今文。古文者舊史說經之言而孔子采之者也。今文者孔子說經之言而弟子述之者也。純乎明理者今文也。兼詳紀事者古文也。莊子天下篇曰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非指古文而言乎。曰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非指今文而言乎。蓋孔子之纂六藝也。聖德在庶德無所施不得不假帝王之舊史以制義法。加吾王心。此古今文兩派所以並行不偕也。試卽六藝存於世者徵之。如易施孟梁邱三家皆祖田何爲今文。而費直易則古文也。然據儒林傳稱直傳易爲費氏學。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詞文言解說上下經。而劉向亦謂費氏經與古文同。是費氏之易雖云古文。而其說似仍本今文也。費直易既爲古文則其說與今文必若是者。今古文之分合蓋難考矣。其有可考者。則莫如尙書與詩與禮與春秋。曷言乎尙書之有今古文也。漢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汔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鄭康成書論引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

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論衡亦云。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由是觀之。百篇者真孔子手定之書也。其後伏生傳書二十八篇。泰誓後得。為二十九篇。此二十九篇皆有師說。是為今文。孔安國有古文尚書。讀以今文。多得二十五篇。

案孔傳增多伏生者。雖云二十五篇。實則除太甲說命泰誓重篇。只得多十六篇。而未明指何篇。後儒遂以鄭氏泰書古文二十四篇當之。所以來晚書之疑也。今雖不敢斷孔傳真出孔壁。然亦未敢遽謂其偽。茲姑據以為說。其詳當別具六藝考。此二十五篇皆無師說。孔氏因以舊史之說傳之。是為古文。今考孔傳增多伏生

之篇。如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諸篇皆漢儒所謂逸書者也。逸書自伏生時已無口說。安國雖好古。又何從折衷於師傳哉。可知孔傳一書必依據古文無疑矣。故其說往往與伏生大傳有異。同蓋伏傳為孔子相傳之口說。而孔傳乃舊史相傳之傳記耳。曷言乎詩有今古文也。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是孔子刪詩不徒纂錄舊文而已。蓋

必有所以取之之義焉。今觀今文家之說詩也。關雎則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十月之交。則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大抵本古人賦詩緣起。以推明孔子刪詩之所以然。豈非口說之遺哉。至於毛傳則有不同者。毛傳源於子夏。子夏序詩。首崇國史。則所謂葛覃。言后妃之本。卷耳。言后妃之志者。蓋皆太史采詩之義。而非孔子刪詩之義矣。謂爲古文。豈不宜歟。曷言乎禮有今古文也。考儒林傳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則此十七篇。眞孔子所手定矣。故后蒼欲推士禮。致於天子。其後戴聖說士禮也。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而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不取焉。豈非遵高堂生之家法乎。若古禮經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班固所謂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者也。周官六篇。則周公建國設官分職之法也。其爲舊史。更無疑義。由是觀之。今文多詳於士。爲孔子所修之禮。而古文多詳於天子諸侯。爲舊史相傳之禮。不亦較然明白也哉。雖然。易也。書也。詩也。禮也。皆先王經世之舊史。而孔子纂焉。雖有今文。不過言其棄取之意耳。故易謂之贊。詩書謂之刪。禮樂

謂之定明其皆因舊史之文而無所更正也。惟春秋則不然。何則？周室東遷，天下無王久矣。孔子求古春秋而不得。劉知幾史通曰：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璣圖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知春秋始作，與尙書同時。鄭康

成六藝論曰：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尙書。是春秋與尙書同屬。王朝正史自晚周官失始，國別為書耳。不得已取魯國史記本百二十

國寶書用制義法親周故宋王魯以匹夫而操天子褒貶之權。此春秋一經所以獨稱為作者。豈無故歟？然春秋雖經孔子改作而其先則魯史也不存魯史本事之真無以見孔子之所本不詳孔子口說之義亦無以見春秋之所以修存魯史之本事者為古文。則左氏傳是也。詳孔子之口說者為今文則公穀二傳是也。吾何以知左氏傳為古文哉？以其專存本事也。司馬遷曰：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班固曰：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又曰：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具論其語者謂具論魯史之語也。恐失其真者謂恐失本事之真也。是左氏一書專為春秋本事而作明矣。吾何以知公穀傳為今文哉？以其專詳口說也。司馬遷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

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詞。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泐。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詞。不。可。以。書。見。也。班。固。曰。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口。受。傳。指。者。謂。弟。子。口。授。孔。子。之。指。也。不。可。書。見。者。謂。孔。子。義。法。不。與。他。人。共。之。也。是。公。穀。二。書。專。爲。春。秋。口。說。而。作。明。矣。自。茲。義。失。傳。於。是。佞。公。穀。者。言。左。氏。非。受。經。孔。子。扶。左。氏。者。言。公。穀。非。親。見。聖。人。而。豈。知。一。重。修。經。之。大。義。一。載。作。史。之。本。真。三。傳。固。同。有。功。於。春。秋。哉。此。皆。六。藝。今。古。文。之。大。略。也。閒。嘗。論。之。今。古。文。派。雖。皆。爲。孔。子。所。不。廢。然。一。爲。舊。史。說。經。之。言。一。爲。孔。子。說。經。之。言。其。異。同。蓋。不。容。亂。矣。非。考。古。文。不。足。知。孔。子。刪。削。之。原。非。考。今。文。不。足。知。舊。史。損。益。之。善。道。固。相。須。而。成。也。乃。自。漢。之。鄭。康。成。出。合。今。古。文。而。一。之。陽。以。宗。今。文。實。陰。以。扶。濟。古。文。而。孔。子。說。經。之。家。法。始。汨。矣。自。六。朝。之。南。派。出。變。本。加。厲。專。尙。古。文。加。於。鄭。氏。之。上。而。舊。史。說。經。之。言。始。獨。行。於。世。矣。嗟。乎。我。孔。子。手。定。之。六。藝。何。不。幸。而。遭。變。亂。於。後。儒。也。耶。

附鄭學辨

昔孔子以匹夫尊為萬世帝王之師。刪述六經以制義法。其微言大義。則口授儒者。宣而明之。所以警戒人君而立教本者。甚備。此固聖者之所期。而世主之所大不便也。故西漢季年。五經家失勢。講藝者多趨於訓詁章句。既可博稽古之榮。而又不致觸當世之文網。劉歆杜林鄭眾賈逵之徒。附會而文致之於前。鄭君康成彌縫之於後。古文一派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而兩漢說經之家。法於是全。素矣。閒嘗紬繹鄭氏一家之宗旨。其說經也大抵以古文為主。而襍糅今文墜義以輔之。鄭君先從張恭祖受韓詩。其後箋注毛傳。襍用三家。不苟從一。公羊徐彥疏語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由是觀之。是鄭君說詩合今古文。而仍主古文之證也。鄭君又從恭祖受周官禮記。後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於小戴記。鄭君受業於融。為之注。融又作周官傳以授鄭君。鄭君作周官注。并答臨孝存難。使周禮義得條通。隋經籍志曰。漢末鄭元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鄭志答靈樞云。為記注之時。依循舊本。後

得毛詩傳而爲詩注更從毛本由是觀之是鄭君說禮合今古文而仍主古文之證故與記不同亦可與隋志旁證

也。鄭君又從恭祖受古文尙書。古文尙書自漢以來有兩本。一爲孔壁古文。一爲秦書古文。秦書古文傳自杜林。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君卽據融本注解。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材好博。旣宣之矣。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不悅。由是觀之。是鄭君說書合今古文而仍主古文之證也。鄭君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恭祖受左氏春秋。其後注易用費氏。注春秋用左氏。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君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由是觀之。是鄭君說易說春秋合今古文而仍主古文之證也。且不寧惟是。何晏論語集解序曰。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隋志曰。鄭元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釋文亦曰。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由是觀之。是鄭君不但諸經合今古文而主古文。卽論語亦以古本爲定也。范蔚宗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

第一卷 第二號

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元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又曰。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元答何休。義據通深。口是古學。遂明魏袁翻亦曰。鄭元訓詁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范氏以刊改漏失。古學遂明。推之袁氏。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舊法譽之。均可謂能知鄭君之所長矣。凡鄭氏所注三禮。新異同之故。無不疏通。證明使後世可考。三代之盛。最為精粹。然通典曰。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不疏。通禮重賓主之儀。秦皇帝蕩平九國。置列郡縣。易於臨統。便俗周。通時滯。儒儒情。非今是古。禮經章句。名數尤繁。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空可鑽研。競為封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乎。君竊立言。雖志在經世。為鄭學者。亦不可不明也。

雖然古文由鄭君而明。人知之。而今文由鄭君而廢。則人不之知也。東漢之季。今文家經師李育何休第五元輩。猶有存者。鄭君親受業於元。不能發明七十子後學之微言大義。而惟取今文家口說補苴舊史之漏失。箋詩傳則宗毛氏。而絀三家。解春秋則依左氏。而貶二傳。議禮則以明堂陰陽亂后蒼二戴之師傳。詁尚書則以杜林漆書改伏生夏侯之定本。講周易爻辰則襍費義於京氏之中。發公羊墨守。

則謂何邵公爲鄉曲之學兩漢專門之授受至鄭君而一變自是厥後齊詩慶氏曲臺記先亡施氏梁邱之易歐陽夏侯之書亡於永嘉魯詩不過江東孟京易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公羊穀梁二傳亦式微殆絕其禍皆起於鄭學之肆行而諸經棄如土苴也蓋學者之大患莫患於抱一先生之言以自封而尤莫患於強作調人以亂專家之宗旨抱一先生之言以自封不過專己守殘而已強作調人以亂專家之宗旨則專家之書未有自我而亡者劉炫合南北派而北派衰鄭康成合今古文而今文廢其理一也范蔚宗徒見經有數家家有數說以爲東京滯固之流弊而豈知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其貽毒於學術竟至此哉鄭志曰不信亦非悉信亦非康成學問無以考其宗旨之所依據也伏嗟乎寧道孔聖誤諱言服鄭非門戶異同之見蓋自六朝唐宋而已然矣此諍辯相尋六藝之道所以凌夷至於今日也此篇舊所作立論雖似偏宕而

附於鄭君經術大旨實囊括無遺之姑
附於此願與曠代哲匠共商榷之姑

經治

長洲沈 修 休 穆

則古第一 經治養典甲

國。至。今。日。積。窳。肆。甚。余。將。曷。以。經。之。哉。學。術。而。外。無。政。術。經。術。而。外。無。學。術。三。代。以。上。經。術。其。政。術。遺。之。焉。七。國。秦。漢。下。其。政。不。學。無。術。而。上。賊。乎。經。術。者。焉。革。其。非。而。是。存。天。地。人。物。如。舊。彼。能。七。國。秦。漢。之。我。遂。不。能。唐。虞。三。代。之。歟。明。聖。治。蹟。曾。莫。弭。忘。則。而。行。旃。道。存。方。策。而。已。矣。夫。一。人。不。能。治。四。國。則。封。建。興。焉。一。人。不。能。養。羣。黎。則。井。遂。庸。焉。一。人。不。能。教。億。兆。斯。衆。則。庠。校。尊。焉。斯。三。者。非。他。實。綏。又。天。下。之。大。經。爾。大。經。實。存。守。文。尚。足。底。效。苟。焉。歇。亡。雖。徇。齊。曷。由。尸。成。乎。至。七。國。庠。校。寢。厥。度。矣。秦。則。阡。術。其。井。遂。郡。邑。其。封。建。似。三。者。之。盡。失。不。當。漢。病。也。然。井。澮。昔。制。茲。不。得。經。界。之。者。以。畝。入。民。閭。彼。固。易。焉。以。縉。繆。奪。之。於。諒。莫。順。也。若。漢。斯。興。則。取。兼。并。於。豪。強。者。公。諸。弱。貧。不。罪。之。爲。甚。徼。孰。從。瑕。其。不。令。一。措。手。之。勤。曾。亦。憚。爲。民。效。溝。吠。爰。卽。湮。亡。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百。世。而。下。莫。聞。嗣。音。辟。雍。遄。興。新。莽。建。學。挾。書。之。禁。臨。朝。未。除。昔。之。賢。君。爵。功。祿。德。所。謂。功。者。必。福。逮。烝。黔。也。至。一。姓。私。勞。屠。斲。以。徇。非。乃。僕。圉。孰。其。任。之。祿。之。屏。蕃。斯。

播惡下民矣。又濫及嬖佞。私厥攸生。辟陽何勳。齊王何親。所可詳也。亦孔之醜。之國。莅政。緊必身。貳五等班秩。粵僅采甸。視周室衆。建賢親。又名然實。違矣。則斯救國。三經。雖以盡替於漢獄之皋。忿曾不我愆。爾然皆邦爲之也。不寧惟是柄蕭何之律。以利祿歆學。肇來葉選舉之病。數儒行而彫人才。非止淑問。睽方已也。又邦爲之也。登叔孫通之朝典。君疏其臣。臣遐其民。雖在一國。漠然甚於青雍。更十餘姓矣。蔑之能改。亦邦爲之也。屍居餘腥。爰枕宦膝。醞漢奄。蠻汙乎明。而未襄生。縱適妻弗懲。其姣。鬱醞信越。懾焉無聲。女君於焉尸廷。外戚於焉奸政。列氏陰受其毒。更莫非邦爲之也。以女和親。夏夷遂若舅甥之邦。俾唐宗之英。爰成效尤。侵及趙宋。弟之叔父之君之。迨國云亡。皓首國母。詢稱臣妾。羞諸夏。孰甚。職詢其辜。雉也。莫文其過。然平城不師。獫狁方莫敬。漢進女。象狄典。午嬰其陸梁。曾亦邦爲之也。遺令短喪。重國柄。而佻天親。後雖有一二賢君。格於廷議。苦寢卒未究禮。又術尙黃老而入焉。非深疾成癰。疣。謬曰刑措。子啟性固。陷。覈不由申商。矯誣孔多。侗乃峻罰。後葉遂有秦漢。陋法周禮。式寢焉矣。斯恆啟分職。其咎乎通西域焉。倡後之餌。邊征編氓焉。倡後之計。臣廣宮。嬪焉。替正適焉。唱後之荒淫。信

方士焉。求神僊焉。倡後之冥愚。斯徹之冒於勳績。而俾民卒迷乎。雖其攘廢百氏。若有造乎羣經。然粵徵周官。諸子咸世守之。學周寢其職。始放言矜高論道。經邦斯在。聖哲亦可智效。一命能奏一材矣。洛陽廣川莫不深湛。子氏大君世矣。曾不世矣。百官宜勝職之無人乎。又焉用黜爲聘。佛法流行中壤。落宮觀佞之談說。深蠱人心。男女汨墮禮教。三德四行。由茲放紛。征民以媚鬻。質妻子聽之。舍命以媚度。賊胆體任之。聖學陵遲。故域外羣教。隙進。禹服續兮。莫名民聽。日殺咸釋。氏前之程焉。則莊之名麗。丹書乎。聲其虐亂。夏罔之罪。罔非由漢。俑始雖百代。悠永莫能恕宥焉。已夫堯舜止曰堯舜。禹湯文武止曰禹湯。文武言之亦僅曰帝王而已。彼其人。余輒祖之宗之也乎。皇之帝之也乎。則將焉處我三五神聖也乎。有力於聖者。有勳於道者。有勞於國人者。余則君之子之爵之諡之里之字之爲文。數十萬言矣。未嘗傲焉。名之蓋曰尊其人焉。蓋曰生以秩榮沒以行貴焉。邦也數人。上獲戾羣聖。下獲咎昆葉。夫亦罪浮桀紂。惡汰政廣矣。而世不之省名焉。貶乃族爵。復論之加詳。誠知天下所由日亂盜賊。歲衆戎狄。代競民曷暇禮誼。拯斃不贍。政教風俗。卒者不堪。問咸由秦漢承姚姒子姬之索。罔而務盡熄其

道故也。經世者必取其非法之法。如農夫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又從鬱攸其本根。勿使萌殖。則三五周孔之善獲伸矣。悲夫悲夫。三五周孔二千年善之而未足。邦恆六人。三百年惡之而有餘。政教斯如火益烈。風俗斯如水就下。三代直道之民將見日趨於宄。賊禽獸而曾不自知其由然也。則邦恆諸人之罪且惡益彌天。互日爲九地所不任受矣。君子賢賢而親親。仁民而愛物。夷邦諸人而庶民之猶愈。庶物者一等也。寧謂不當仁哉。亦惟去非法仁之而已。七國惟私國。故七國秦惟私天下。故秦惟漢亦然。惟列氏又然。私天下益甚。茲作爲非法以圖存益紘焉。不可藝極。政教風俗應不嚴而治焉。典綱倫物應不肅而成焉。耕蠶工虞應因時節宣焉。序均靡膠。應因天加篤焉。鈞莫之良圖。壹行其非法之法。欲揖遜弔伐之天下。萬世私我而不更無禮哉。無誼哉。不仁不智哉。未有甚於是夫哉。昔堯之命舜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斯有二說焉。余曰皆通也。漢君子殆將進漢德於三五。故持其說乎。宋君子殆將退宋政於列氏。因變其說乎。舉燭尙明不必爭童子之日云。進之三五莫能前退之列氏莫能卻。斯筴其說於名山。俟猶足與語之後。生覆卷吟歎於巖穴中。而漢宋榮業久若飛鳥遺之音矣。

歷 史

孔 教 通 史

豐 城 黎 養 正

端 甫

弁 言

夫吾人生二千餘年之後而欲敘列二千餘年已往之陳迹或且疑爲莫能遍觀而盡識也即使能遍觀而盡識而神理之眞容有非竹帛所能盡宣其奧非鉛槧所能盡達其微者矧以出類拔萃過化存神之至聖體仁行義履中蹈和學博而無所成名道尊則無得而踰百官宗廟爲其富美秋陽江漢爲其烈清雖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復隱聖齊凡雖先知先覺生知安行而復摛謙敦厚雖變化不居周流六虛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而仍不外乎時中淵源乎一貫德盛矣化神矣無方無體矣反而求之而又至平至庸極恬極澹道非外鑠人皆可能蓋聖人之不可方物也如此其在當日負笈遠來親炙聖門者大都負超世之才具過人之量而於聖德形容能知能言者猶莫不自以爲若戴天而莫知天之高若履地而莫知地之重若飲江海者

莫知江源之深且遠。海水之汪洋浩瀚而無涯也。蓋人之於聖人。能知能言之難也。又如此語云。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將欲俟後聖有作而進訊之。而吾未知其何期也。經曰。下學上達。知我其天。吾欲仰蒼蒼者天。而一質之而天。又終古不語也。然而芸芸萬姓。固皆夙夜祇謹。恪恭齋明。翹首凝望。冀有人焉。示之古哲之行。告之話言。曰。叩弗克與先聖並世而生。幸得聞先聖之遺言焉。可矣。叩弗克與先聖同世。弗得親覲先聖之德宇。幸稍聞先聖之餘韻焉。可矣。予非能言者也。陳子重遠等數數相勉。趣言之。趣言之。噫。必欲言之。則亦姑就所得於載籍之傳聞者言之而已。姑就所得於載籍之傳聞者言之。則言之容有不詳不備。所期乎樂聞聖緒者。因言以見意。由一端以進求夫大道之全焉。蓋世教陵夷。其來已久。貪暴接軫。奸宄交馳。民氣鬱堙。民德不顯。晦盲否塞之極。屯坎蹇剝之復。咸欲一傾耳先哲之遺澤。以爲其心苗雨露之灌溉。以浥濯其靈臺。鞞鞞之秀華焉。夫又安忍而不言乎。然則先聖之遺迹。書不盡言。亦言其有言。可言者焉。言不盡意。亦意其意。如人意者焉。吾敢以飾美附會之辭。虛誣古聖哉。又忍以抱殘守闕之文。藩囿聖教哉。蓋言其有言。可言。則先聖言。

外之言固已多矣。意其意如人意。則先聖意中之意得而契矣。經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苟悟此理。則雖謂先聖至今生存可也。雖謂宙合之間隨時隨地皆聖教所覃敷可也。故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自其同者觀之。雖萬物一體不齊者。物之情要皆本於相近之性。聖人與我同類。非聖人之性與人殊。堯舜與人同。孔子猶人而有其聖。凡之分者。則以聖人能洗心能盡慮。能見微能知遠。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修道立教。允執厥中。德合外內。時措咸宜。從天下萬民之所欲而各如其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不失其平。故天下後世歸之。若流水稱之曰。至聖焉耳。經不云乎。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故聖未嘗自以爲聖也。天下後世共信仰其聖。僉曰。聖人乎。吾師乎。夫然後至聖之名立。神聖之位定也。今去聖雖遠。斯文猶存。摭輯成篇。大略可觀。若夫咀明德之英。茹至道之華者。雖不盡在文。言要不可謂文言。非道德所寄而存所由而闡也。是故精華糟粕存乎其人。芻狗祥麟各如所見。閱斯編者。勿徒以陳言文字觀之可也。

孔子本紀

降生章第一

德彌六合。道洽萬方。甄陶羣有。幹運陰陽。五行呈秀。日月流光。寂而能感。變而有常。高

明博厚。悠久無疆。蒼庶同稟。惟聖斯煌。於赫聖師。體元在天。汁光垂耀。膺蒼姬之末運。

應人心之思。治降靈東魯。毓質孔族。漢建寧二年魯所挺顏母。祀孔子。奏銘曰。昔在仲尼。

也。倉謂周以水德。王也。說出緯書。父字叔梁母為顏季。名徵。在魯襄公二十有二年。

龍集庚戌之辰。日躔壽星之次。十月庚子日。先儒多主此說。年從生魯昌平鄉陬邑。

國曰陬。孔子父叔梁公治邑。索隱云。陬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陬邑。昌平鄉。孔

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實維周靈王二十有一年。夏正之八月二十七日也。世傳

聖誕之時。多有異徵。蓋乾坤鍾靈。川嶽毓秀。將欲挺生。至聖廣敷。文化為天地立心。為

生民立命。為往聖興絕學。為兆世開太平。嘉運冥感。固必有禎瑞之符。殊尤之契。歟。初

聖母既歸孔氏。嘗躬禱於尼丘之山。其山五峯連峙。氣象宏壯。本祖庭廣記。餘如出

不注出典。隱隱凌霄。漢而中峯迴出。所謂圩其頂者是也。遊關里記。東聖母之禱山也。升

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卉樹之葉皆下垂。魯人異之。聖門通志。按事有與此

松樹俗呼摩頂松。樊城西遊時。枝向西北。東運枝皆向東。又四湖之岳忠武先聖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氏即陳邑。居闕里也。孔其文曰。

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水精之子者春秋說云。援丘神契云。治丘法為即制法。主光黑紀不精代也。

倉黃謂不德者謂之位而素行。尚王道。故云。繼衰周而素王。為也。按古者稱聖人而

共稱明王之微言。以當素王。孔子經命。春秋先正王作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為賞斧。遂錄之。秋

序云。孔子覽史之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盧欽獲公麟自號素王。孔子家自語云。魯史而

其子與適魯。見孔子退。謂南宮敬叔曰。上諸書。皆明孔子為素王乎也。夫何

聖母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拾遺記云。麟一志。初海內共二十一主也。引

為按。謂道之主也。麟為靈物。顯形滅迹。皆係乎世。運因非彼之心。世存乎必。以耳目所及。疑

亦者。太陰已宙。至聖在身。十有一月而生。誕者甚多。如帝堯等是也。至聖生時。帝車南

指占之。金匱式曰。六陽罡為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其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翱翔

有德而章。無位而王。引本公羊通義。生之夕。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護聖母之房。靈亦一

也。因夢而生。至聖無害。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名山藏文。此下有為是而來。以沐浴

聖母瑞靄繽紛嘉應迭至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聖母之房近世王士禎將生之儀時
武衛家已慶弄璋矣事見稗勺及耶潛紀聞一詩詎人生尙如此況大聖子至空中有聲言

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

又有五老列於聖母之庭明日不知所在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拾遺記闕里志名山老

避一河亦見於堯舜之世論語載孔子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

書曰成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刻版歷命可卷金泥玉檢封

今云孔子功業過於堯舜故州生時即感靈北下里至聖之生與人同體而骨相迥異與人

同情而神明獨超以禱山感育首類尼丘德備中和故名爲丘而長字仲尼至此三名義字

傳一爲事三家象三爲德尼丘爲事取義也三爲德山家語之說也二爲象者史記白虎通和

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聖尼又孝經殷仲文義夫子深可通也

卒葬防山聖父年七卒然雖少孤自知力學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也兒說凡古文字
 生三歲而聖父

奇字人象小兒頭凶未合嬉玄應下附也上文云兩樂也似於喜聲俎豆禮器俎如几四足

尺之受四飾朱設說文寸云大施夫陳也以赤言氣從會禮容古者習禮各有其儀容至聖幼不徑

明堂位云周以房俎鄭注房謂玄足附也上文云兩樂也似於喜聲俎豆禮器俎如几四足

好弄兒嬉戲間常以陳俎豆設禮容是故自少以知禮聞至聖生質異常有四十九

表。闕里志路一日反字。論衡講端云孔子反字又骨相云孔子反羽劉子命禮說云孔子

所與藏元流通義並同二日張面。闕里志注本云張面三日月角。角謂四日日準。準謂

五日河目。曲而長也六日海口。御覽三百六十六引海口寬廣合度七日龍額。隆廣八日斗

脣。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孝經鉤斗厚貌九日昌顏。顏大十日均頤。均平十一日輔喉。

輔喉。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訣夫子駢齒十二日駢齒。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訣夫子駢齒

十三日龍形。剛柔得中十四日龜脊。御覽三百七十一引鉤命訣十五日虎掌。御覽十三

引鉤命訣夫子虎掌是謂十六日胼脇。胼脇後骨胼比胼骨十七日脩肱。十八日參膺。

若參星之狀胛骨左十九日顴頂。闕里志作坊頂名丘而字仲尼注引世本云坊頂

頂。說文頭妍也孔子頭按釋藏弘明集云孔子頭二十日山臍。二十一日林背。二十二

日翼臂。路史作參臂二十三日注頭。二十四日阜頰。二十五日隄肩。路史作隄二十六

日地足。二十七日谷窾。路史二十八日雷聲。二十九日澤腹。三十日修上。三十一日趨

下。趨當三十二日末樓。三十三日後耳。三十四日面如蒙俱。楊偉云俱方蒙熊也周禮夏

第一卷 第二號

四目轉侍耶云四目 三十五日手垂過膝。三十六日耳垂珠庭。三十七日眉十二彩。三

十八日目六十四理。三十九日立如鳳峙。御覽三百七十七引春秋演孔圖 四十日坐

如龍蹲。御覽引演孔圖 四十一日手握天文。四十二日足履度字。像古度字 四十三日

望之如斗。御覽引演孔圖 四十四日就之如昂。御覽引演孔圖 四十五日

日視若營四海。四十六日躬履謙讓。四十七日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御覽三百七十

引演孔圖 四十八日身長十尺。御覽三百七十七引演孔圖 孔子長十尺史

記云人皆謂之長人 蓋和順內凝英華外著道充乎體德潤乎

身故相者云丘係殷湯水德而素王。拾遺 蓑弘云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

頰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按此云九尺六寸即路

異詞也孟子曹交又 然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彊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

乎。孔叢家語 齊大史子與適魯見夫子亦曰吾聞子之名不觀子之形久矣而未之知

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不逢明王而將垂寶以貽後

世也。子家編語 然則天縱將聖固非徒從遊弟子之揄揚而稱讚之已也。

傳記

稷山段氏二妙合譜序

元和孫德謙 益菴

二妙合譜者。爲金源遺佚稷山段遜庵菊軒兩先生而作也。兩先生世標清德。夙播令聞。抱魯連蹈海之貞。守黃瓊枕山之介。載蔚宗之筆。足溢逸民記。玄晏之書。何慙高士。乃金元二史不立佳傳。將十表待補。曹昭三國私刪。丁虞乎文采磨沒。無由攷見。君子憾焉。當其幼時。禮部閑閑趙公林宗善其風鑒。許靖精爲月旦。一見兩先生。深用嗟異。旣以二妙爲稱。復有雙飛之目。是則邱遲卅歲已蒙何點之知。崔挺靈銓早識邢巒之秀矣。厥後遜庵以進士貢。菊軒於哀宗正大七年登收世科。使其鵬舉。凌霄鳳鳴。隆世際。大定明昌之盛。恢文通武。達之勛。則長沙終有大名。李訢本爲佳士。迺天興改元。邦國殄瘁。兩先生於是忘懷麟閣。祕影龍門。徒以葭艾幽棲。作墳箴之奏。蕨薇高詠。同笙磬之音。韜伏以終。豈不悲哉。然鏟迹元巖。喁于爲樂。頤光窮岫。堙暖是甘。求允唯慕。嘉遁夷叔。遂彰清節。斯固可謂古之隱君子也。夫長林豐草。實維外臣。論世知人。聿稱尙

友。余。諷。誦。詩。詞。每。嘆。其。締。歡。蓮。社。嗣。響。竹。溪。爛。錦。交。披。並。吐。池。塘。之。句。聯。珠。競。爽。偏。成。林。壑。之。游。儻。亦。王。微。所。云。濁。酒。忘。愁。書。籍。相。慰。者。乎。獨。恨。商。雒。奇。軌。班。掾。猶。存。坳。錄。河。汾。峻。望。鄭。公。轉。就。要。刪。又。其。所。與。朋。好。者。屏。山。信。夫。而。外。不。過。襲。之。衡。之。子。颺。子。京。一。姓。昆。季。俱。以。棣。萼。之。華。止。取。薜。蘿。之。適。並。無。當。世。通。顯。爲。之。揆。張。用。是。徵。伯。生。世。德。之。碑。攷。京。叔。歸。潛。之。志。兼。採。橫。汾。諸。書。寫。精。露。愚。區。年。繫。月。成。合。譜。兩。卷。後。之。覽。是。編。者。庶。知。歐。陽。五。代。蓋。闕。韓。通。昭。明。一。生。待。傳。彥。博。也。夫。金。自。永。終。而。後。慵。夫。莊。靖。諸。賢。類。皆。耽。翫。琴。書。傲。雅。纓。冕。至。如。遺。山。元。公。抗。希。元。亮。蒼。涼。故。國。之。唵。者。舊。陳。留。鬱。絕。中。州。之。作。野。史。一。亭。暉。麗。來。禩。近。世。爲。年。譜。者。始。自。烏。程。施。氏。而。覃。谿。次。仲。又。復。屬。望。清。塵。規。王。儉。百。族。之。牒。皋。牢。軼。事。成。史。遷。一。家。之。言。兩。先。生。之。與。遺。山。霞。映。鱗。辰。齊。譽。於。溢。水。霜。茂。彫。景。冥。契。乎。箕。山。則。王。質。栗。里。之。編。安。禮。柳。州。之。錄。此。亦。媚。古。之。士。所。宜。急。爲。鳩。緝。者。焉。今。者。世。習。通。脫。運。丁。亂。離。聞。兩。先。生。之。風。其。或。懲。薄。激。貪。傳。芳。寫。譽。有。興。起。百。世。者。乎。余。則。望。古。遙。集。景。行。仰。止。焉。久。矣。歲。在。辛。亥。秋。七。月。元。和。孫。德。謙。序。

段遯庵先生年譜

譜中凡無事之年皆省去又提行甚少於著者之體裁頗有變易不過圖省篇幅耳閱者諒之編輯者誌

元和孫德謙益菴甫編

金章宗承安元年丙辰先生一歲。元吳澂二妙集序先生諱克己字復之人稱遯庵先生。元虞集河東段氏世德碑段氏世居絳之稷山。又云金武威郡侯諱矩生三子長曰鈞次曰鏞又次曰鐸鐸以正隆二年進士官至華州防禦使武威所因以得封者也。鏞先卒二人以文行稱謂之河東二段鈞生汝舟汝舟生恒恒生克己。

德謙案先生甲辰晦日立春江城子詞云四十九年強半在天涯甲辰爲元太宗十六年晦日者謂除夕也故有明日新年語是時金亡正十歲先生於甲辰爲四十九以此上推實生於承安元年無疑矣。又案集中自稱遯庵主人而菊軒亦屢言尊兄遯庵先生是遯庵爲先生別字攷盧文弼補遼金元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俱載段克己菊莊樂府一卷然則先生又一字菊莊與。又案金史地理志絳州天會六年置絳陽節度使興定二年十二月升爲晉安府總管河東南路兵馬三年三月置河東南路轉運司其屬縣有八一爲稷山可知稷山在金時隸於絳州矣金

李愈段季良墓表降及前宋。我司理參軍出焉。參軍諱應規。鄉於絳之稷山。門族蕃大。連蔓接閉。相望屹然。邑人號司理莊。以別之。爾後理光種德。疆畝相承。不替其緒者累葉矣。據此可爲世居稷山之證。又案先生三代世系。以世德碑言之。曾祖名鈞。祖名汝舟。其父名恒。但自鈞而下。仕履未詳。金張萬公武威郡侯段鐸墓表。鐸字文仲。師事長兄鈞。專心嗜學。與兄鈞同游。塲屋並驅。爭先振華。發藻難弟。難兄。都人呼稷山二段。蓋鈞之行業。其約略可見者如此。又案世德碑。恒生克己。成己修己。是先生有弟二人。今修己無可攷。成己字誠之。卽菊軒先生。蓋修己早亡。故自其少時。趙閒閒但以先生與菊軒稱之。爲二妙云。

四年己未四歲 弟成己生

德謙案菊軒辛丑清明後三日詩云。從頭悉讀行年記。慙愧春風四十三。攷辛丑爲元太宗十三年。由此溯之。於承安四年。適得四十三之數。則菊軒於此年始生可知。又案先生壽舍弟菊軒水龍吟詞。有恰過重九語。菊軒之生。則爲是年九月十日矣。

叢 錄

通 信

澳門支會來書 二月初四日到

重遠翁暨列位先生大鑒。辱承賜書。過蒙獎飾。感愧奚如。諸先生宏願熱心。爲洙泗薪傳。力謀推暨。乃蒙不棄。議以本會爲支會。以收行動一致之效。聞命之下。卽訂期開議。僉以滬上爲南北咽喉。諸先生爲儒宗山斗。伏讀重遠先生孔教論於孔教之所以爲宗教。孔教之必有造於將來。均能爬剔羣經。獨標真諦。不獨使震驚宗教之流。祛其迷惑。并能令熱心衛道。心欲言而口不能達者。得重遠先生批隙導窾。條分縷析。證明孔道之體用兼賅。有利無弊。足以拊讒慝之口。而堅吾人信道之心矣。將來挹取各支會之精華。還而注於各支會。衆輻同轂。源遠流長。總會諸先生綜其成。各地支會効其力。杏壇眞理。輸灌五洲。豈非吾孔教四百兆同胞之厚幸歟。隨卽議決。易名爲孔教會。澳

門支會以副雅命。至若本會情形。則發起者爲紳商各界。創於庚戌歲。會友百餘。現正鼓吹陸續入會者。當未艾也。請即寄孔教論百本。列款示知。隨即匯上。謹此佈覆。祇敬台安。即希荃照不宣。陳純甫曹子良陳清泉曹子新頓首

長沙孔道會來電

二月初八日到

上海孔教會陳煥章鑒。湘孔道會本月十二號成立。到者千人。先生發揚孔教。欽佩異常。貴會組織章程。暨發布言論。各速寄一份爲禱。湘孔道會叩

孫益莽先生來書

重遠先生侍者。拙箸二妙年譜。原以表章遺佚。靜一流競。惟時異世殊。於雜誌中編列節義之士。必不足投人所好。以此知孔子作春秋。凡不可書見者。蓋以辟時難也。但處今之世。孔教正絕續之際。吾輩立言。苟於聖教之真。所以明人倫者。稍存曲筆。則不免憂乎其難矣。(後略)正月二十五日

(前畧)節義之士。弟夙所鑽仰。前數年。若有先幾之哲。早知勝國之必亡者。故於靖節則欲爲詩作注。而於二妙。則編成年譜。復企景遺山。每想見其爲人。蓋元裕之自金亡。

而後以斯文爲己任卒之完顏一朝人物賴之以傳（中畧）唐宋之際獨行君子本不過四五人不可不留此數賢作中流之砥柱以挽回頹俗也（後略）二月初一日

重遠先生道席初八日肅復一書諒蒙鑒察是晚由孟劬處奉到雜誌一冊開題循誦不禁增增起舞而嘆吾道之不孤矣然苟非先生之出其毅力攘臂一呼何能四方風動若是異日聖教熾昌中外一統皆先生之功也弟嘗竊思之今歲建丑孔子殷人也丑爲地統殷以爲正則雜誌之刊布而必託始於丑年者眞我孔子正統之日也且丑者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蓋言寒氣屈紐至此漸解萬物有萌動之機先生前數年創立昌教會於紐約殆易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乎若弟與孟劬雖未敢以斯道自任然史遷有言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吾二人一則以孟子之姓爲字一則以荀卿之字爲姓古人謂荀卿之稱孫當其姓或名况而字孫卿耳然則孔子之教有先生提倡於前不能無弟等之潤澤其間耶唐以前孟荀並稱故楊倞以仲尼祖述歸其美於荀孟之贊成語曰當仁不讓不敢不勉焉孳孳者也率臆狂言先生其莞爾而笑乎（後略）二月十一日

沈休穆先生來書

彙錄 通條

重遠先生道鑒。是會之有功。聖室猶遺。臣靡之於夏。小白余之於周。而皆執事主持其際。辛勞萬狀。務底於成。而後校其道力之弘毅。何如邪。斯文不喪。斯道不墜。承學髦士。咸拜子之賜矣。修述「經治」於今三年。其已告成者。爲養典十二卷。錄上則古正。二首。併全寫篇目二紙呈覽。至請教誨之。諛正之。不至遺諒。方雅之林。則爲幸滋多耳。教典十二卷。卷頁增多於前。故二當其三。所成四卷。其目乃經正上第五十九。經正中第六十。經正下第六十一。此爲三卷。又一卷乃諒陰第六十二。四制第六十三。朔鬯第六十四。餘則未有文。亦未有目也。若獲名山。端暇能以筆瓢。嬰其心。遲之三年。必將兼治典十二卷而成。旃竊望他日孔教外行。溟海內外。咸知周官之足以道國。以耕虞爲本。工商爲末。所謂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歸而求之。有餘財。何必久。愚人國哉。又知天德好生。人必不可以天叛。則火械毒器。必以盡物爲能者。其將悔於厥心力自懲創焉。已夫。立教天地間者。未有不本於仁。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夫人識其仁矣。拔一毛利天下不爲。得毋病楊子不仁。然使其教大行。一鄉之人。人人憚拔一毛而一。

鄉以寧一國之人人憚拔一毛而一國又寧天下之人人憚拔一毛而天下又無不寧夫至一毛猶憚拔之將肯亡身殖貨力征經營也哉思以寧天下仁夫楊子也老氏主清淨釋氏主寂滅宜若遠於仁然其清淨寂滅均指利欲而言利欲既淨矣滅矣乃能專其仁於人物焉基督當日不惜一身之隕生出萬死而爲民請命基督之仁雖謂過於墨氏可矣則以墨氏有其心尙無其事焉今愨行基督之教者乃作爲不仁之火械毒器溥戕人物之生哉（中略）

夫聖人何惡於作俑惡象人而用之耳象人猶憚殺之況於人物人物者天地以大生廣生之德生之者也其忍火之毒之而殺之邪有以知其必不然矣自今無中無外無不望聖知歸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箕子陳範非實素王王會之攸成而何矣我友邦人之從教以實不以名以質不以文從教務力行其所以爲教焉必矣各教旣仁以植之仁爲元德智誼信亦將隨之各教必有智與誼與信也乃我聖孔之立教仁智信誼咸擇中於禮而行之故曰道德仁誼非禮不行也吾嘗執禮以誦經以之推書而書合以之推詩而詩合以之推三禮春秋而三禮春秋又合彬彬乎蓋無有溢宗伯五禮外也

易六十四卦之大象。又無不合於周公之書焉。三百官屬。復皆以務行五禮。因朗然識經之全體。大用於是乎。存是之謂實。是之謂質。盍與友邦同人言之。益堅其信。教之志。學孔之願。而從周之情乎。中外力行孔教。各能禮讓爲國。戒胥戕胥。虐守無詐。無虞火械毒器。何必以累文明。諸惟爲道珍攝。幸甚幸甚。沈修拜手上言。唐花朝發。

甯芝嶼先生來書

孔教會
甯道先生
道鑒中歷二月十二日。接到郵寄第一期雜誌。敬讀之下。如開雲霧而現青天。當此晦盲否塞之際。忽聞木鐸之音。足以維人心於不死。復天理於將亡。此後無論如何爲難。想當能竭力進行。大聲鼓吹。能文者著其論說。有資者籌其經濟。既有先生爲之提倡。而我四百兆同胞。自然樂於嚮往。卽愚亦無日不盼此事之克底於成也。今愚更有瀆懇者。夫孔教會之成立。名爲闡揚正道。其實卽以拯救生民。何則。孔教所言者。皆人世之公理也。一日無公理。則強陵弱。衆暴寡。爭權爭利。虐我生民。假仁假義。行同強盜。今日冒美與法政體之名。其實無道德。無廉恥。其人民之受害。比在前朝更甚。從此以後。民不聊生矣。其所以廢我孔祀。滅我國教者。卽與焚詩書以愚黔首者同一。

用意。今欲撥亂返治。救斯民於顛連困苦。斷非伸明公理。不爲功。孔教之所言。皆公理也。故愚謂今日之昌明孔教者。卽今日救世之聖人也。願教會中諸君子。卽以此爲目的。愚不論如何犧牲。皆樂爲之。執鞭以隨其後。雖然。天下萬事之成功與否。皆理與勢之自然而已。理雖滿足。而勢若單弱。亦難收效。今欲推行孔教。擬請於聯絡聲勢一節。再爲籌及妥速之法。大約今日全國人民。除少數在位得利者外。無一人不願伸明公理。卽無一人不願提倡孔教。其所以伏處而不敢言者。處處皆有阻力害之也。好在滬上此會已經立案。現在可議定分會支會簡明章程。並將孔教公理可以救世之意。作爲論說明爲剴示。合刊一冊。分送各處。俾到處皆立孔教會。我國共一千九百餘州縣。如一縣能有三人。卽可成立一會。一會內總理一講習理事。一推行理事。共三人也。如此簡捷辦法。方能普及全國。但須各報明上海總會。而每月孔教雜誌爲各分會支會均發一冊。如此則教化及於全國。不患勢力之不厚矣。鄙見如是。尙祈酌議爲感。此請道安。甯述俞上書。中二月十五日自北京勸。

孔 教 會 雜 誌

第一卷第一號目錄

孔教會序

孔教會雜誌序例

孔教會雜誌發刊詞

圖畫 端木子手摹楷木聖像

廟孔子像 孔子履 聖廟祀

典圖

論說 孔教大一統論

明教 釋君篇

釋經

孔教宜定爲國教論

明定原有之國教爲國教并不礙

於信教自由之新名詞

尊聖之事實

女界尊孔之宣言

易爲商周之史說

普通倫理學

中國說

政術 孔門理財學 國用

專著 孝經學

史徵 原史 史學 附史官沿革考

陳煥章

陳煥章

黎養正

曲阜聖

聖廟祀

孫德謙

張爾田

張爾田

秋 郁

陳寶徵

陳煥章

譚湛溪

文廷毅

孫德謙

秋 郁

姚明輝

陳煥章

曹元弼

張爾田

傳記

譯件

叢錄

一貫錄

敦煌石室真蹟錄乙

中國之新命必繫於孔教

孔教乃中國之基礎

中國當以孔教爲國教

遜堪撫言 論考據當注重實言大義

太平洋筆記 宗教與祭祀

陳氏讀書錄

觀水軒偶談 今人之通辭

通信 李古愚 宗聖社會 孔道會

孔教會公呈

孔教會開辦簡章

孔教會立案之部批

上大總統請尊崇孔教書

上教育部請定國教書

內務部保護祠廟咨文

書黃太冲畫像後

聖頌樂章 贈孫益葦詩 談經

李 濱

王仁俊

陳煥章

陳煥章

陳煥章

張爾田

姚明輝

陳治安

李時品

張 勳

張 勳

張 勳

張 勳

張 勳

張 勳

張 勳

張 勳

張 勳

張 勳

張 勳

張 勳

張 勳

孔教新聞 粵人聲討鍾榮光廢孔之公

案 他目不及備載

本會紀事

公牘

孔教會保存文廟產業公電

北京分送大總統內務部教育部鈞鑒。共和政體。道德爲先。中國道德根源。孔教歷代尊崇。孔教率國民於道德。乃能保國民之秩序。措國家於治安。祀典崇隆。所以表億兆之心。理非一王之制作也。近聞部令收聖廟學田。充小學經費。士林惶駭。深恐奪田卽廢祀之見端。且綜計一邑學田不足當教育費。百一興學。廢教利少害多。萬一奉行不善。怪象百出。貽笑萬國。前內務部曾有保存祠廟財產之令。不應聖廟學田反先收沒。伏望重申前令。仍將政府尊崇孔教之意。明白宣示。通行各省。萬民幸甚。切盼電覆。孔教會叩。丁祭日。

教育部覆電

孔教會來電悉。學田租息。舊時本以贍給學校生員。載在前清會典事例。並非文廟產業。且清理學田。以廣教育。與尊崇孔子主義。適資輔益。並無妨礙。來電係屬誤會。特此

覆知教育部敬

按前清會典事例所載學田租息并非專以贍給學校生員實以祭祀先聖修葺學宮爲主的是文廟產業萬不能不保存者也若今之學校廢止讀經與尊崇孔子主義大有妨礙苟并孔子廟產而奪之則其妨礙益大矣本會并無一毫誤會閱者覽本期第一篇論說自知之

文苑

聖誕日祭文

陝西都督張鳳翽

維中華民國元年十月七日。秦省都督張鳳翽。謹率文武僚屬及各校人等。致祭於至聖先師孔子暨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並先賢先儒之位前曰。惟先師範圍百家。盧牟萬世。民岩願畏。二千年專制。隱祛天下。爲公廿紀。後大同預啟。達道爲生民未有。明德與日月爭光。茲值聖哲誕降之辰。適當共和成立以後。俗革被髮左衽。人慶壤祝衢歌。肅修明禋。用昭紀念。舞陳六佾。奠當兩楹。差幸用夏變夷。雅頌各得其所。敢云禮明樂備。籩豆賴有司存。合五族蒼黎。虔釋芹藻。率三秦髦俊。載仰宮牆。尙饗。

孔子自有孔子之紀元。以祭孔子之文。而誤用別教教主之紀元。此殆府中撰文者之偶未檢耳。嘗見吾國人之用西文通信者。必曰一千九百十三年。而所言皆中國之事。甚矣吾國人之無宗教觀念。無國家觀念也。然其口頭禪則曰愛國誠

不。解。其。所。愛。者。果。何。國。矣。至。於。以。中。文。而。論。中。事。更。不。容。有。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等。字。樣。出。現。記。者。於。去。年。聖。誕。日。在。山。東。會。館。演。說。曾。略。言。之。甚。願。吾。國。人。咸。知。此。義。庶。不。至。國。魂。無。主。散。附。於。外。而。反。爲。厲。也。

孔教會松江支會丁祭祝文

伏維

張茂章 毅生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歲在癸丑。二月戊子朔。越十日丁酉。卽民國二年三月十七日。松江公民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以釋菜之禮。昭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先師教傳洙泗。派衍殷商。覃文治於九垓。運承玄德。報苾芬於億禩。瑞應素王。是以拜屈九重。斑綠煥犧疊之色。牆高萬仞。飛黃騰鴛瓦之輝。溯厥由來。夙乎莫尙。比者國運變遷。上儀曠缺。太牢鉅典。待頒式於公廷。薄物告虔。先竭忱於士庶。竊願雲間名郡。絃歌之教。澤長存。並冀域外遐陬。木鐸之聲。靈遠振。開陰霾而昭日月。首重彝倫。養浩氣而正乾坤。允推教主。爰集同胞。耆長駿奔肅序雁之行。并借領袖譽髦。驥附效操豚之祝。茲當春仲。肅展明禋。庶幾道不虛行。神其來格。於戲。薦蘋蘩而肇祀。明德惟馨。聯桑梓以致齋。祭則受福。尙饗。

張蒿庵先生祠記

錢唐張上龢 泚尊

同治三年。薄游濟陽。謁先生祠。祠爲吳江陸朗夫中丞所建。立蒿庵書院。兼祀先生。顏其堂曰辨志。蓋取先生論著以立教也。先生爲明季諸生。隱居不仕。斯文未喪。幸吾黨有人。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繫。於是修明絕業。綜核羣書。是時蘇門講學。每千里而造。盧姚江別派。持一箋而問。難士之歸。先生如魚龍之趨大壑也。竊念東京之末。鄭司農號稱經師。北宋以來。石徂徠倡鳴正學。至先生而爲三矣。乾隆初。詔徵海內遺書。海岱諸生。皆以先生書進。先生於書無所不窺。而獨精三禮。以爲禮也者。非明無以通。徵非誠無以正。隱襲古者僞。此荆公之誤。讀周官味道者。腴此夏侯之能。爲家學也。夫建寅。建子不必援伊訓。正月之疑。良始良終亦通於殷。易歸藏之義。固有見。韭見杏。本於虞。汁月表。越有大旱。小旱異於竹。書紀年。則有夏小正傳注一卷。九經九緯。營國有方。五溝五涂。奠水有法。周壇饗帝。圓丘繁露之文。魯禘嫌王玉瓚丹雘之祝。鐘孟雖在。已非漢博士之官。靈臺有篇。當沿盧尙書之說。康成所傳二十四卷。真是孔壁古文。安國所載五十八篇。豈盡馬融新誼。則有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儀禮考注訂誤一卷。蔡邕石經。

考公羊爲嚴氏之本。桓譚新論稱穀梁。出子夏之門。三科九旨。眞聖人之微言。去爵書人。非史官之曲筆。則有春秋傳義四卷。先天立說。朱子疑爲緯書。玩象繫辭。周子因圖太極。參同契。所傳匡廓。悉本老氏之言。蔡元定所釋洛書。豈合宣尼之旨。則有周易說略四卷。爲長者侍側。先洒掃乎門庭。與先生并行凜威儀於跬步。則有弟子職注一卷。顧亭林曰。研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服膺者至矣。使下安輪於都尉。授梯几於鴻都。青宮胄子。北面稱師。黃門侍郎。東行授業。迹其所書。三代可復也。乃何以中興之頌。已歸唐而徵士之名。仍繫晉。蓋孤雲野鶴。本無意於浮名。而精舍寒泉。亦將藉之千古也。今則勒泰山之石。有此崇碑。過通德之門。敢不下馬。載瞻遺哲。無媿鹿洞傳規。爰綴謏言。不使禮堂攘美。

重遠先生以所著孔教論孔教雜誌見示口占書後以志欣慕並發

抒胸臆焉

太倉顧思義

耕道

尊天二首

蒼蒼雖氣化。主宰卽天神。氣正則不死。散而爲百靈。善惡有伺察。敢謂理非真。吉凶惟影響。赫赫亦明明。上帝降恒性。吾儕皆天民。有相在爾室。明德不欺心。媚鬼實愚昧。誣神乃頑嚚。鬼神敬而遠。先求能事人。仁人與孝子。不忘在天親。君子知畏天。小人肆無忌。獲罪無所禱。不言而有示。我或有不達。眞宰具至理。先哲有遺言。此心不可肆。所以學孔者。先自敬天始。

尊孔四首

百王有遺教。孔子集其成。譬如青天日。萬古生光明。金聲資玉振。河嶽同高深。聖教自無類。廣大範羣倫。言學義則狹。硜硜經生言道乃精微。知天復何人。中道本自然。法天聖而神。言非一家意。立教明人倫。流風千載下。天不喪斯文。聖者國之瑞。孔乃教之皇。素王受天命。終古垂綱常。千言徹上下。一身善行藏。配天鎔

萬世道德。彌輝光。史遷能洞燭。九等披班香。冕旒以尊聖。亦云鉅典彰。誰生廢祀議。崔林實濫觴。於孔亦何損。戰血愁玄黃。拜孔迹匪細。崇教心頗長。天縱不可及。煥乎思文章。

百工皆報本。道德可獨無。心理四海同。人人有元珠。一朝若有悟。恍惚味道腴。持之不能固。顛躓失其初。誰歟心常存。矯焉德不孤。我聞聖人教。不似一孔儒。無隱戒躡等。不倦善舉隅。見之任仁智。學也兼精麤。譬彼風偃草。又如金在鑪。到今赤縣上。聖化俱涵濡。道豈或墜地。盈耳鳴蟪蛄。梅真何慷慨。有志羣相扶。家家慕吾道。孰非聖人徒。

道本若路然。教者謂孝也。天生大聖人。萬彙資一冶。遺風暨四荒。豈獨被中夏。崛起開太平。惜也柯莫假。棲皇列國間。僕僕親車馬。已矣鳳不至。天乎知者寡。黨人曰大哉。太宰驚聖者。不如賢弟子。讚嘆極心寫。崇祀遍寰宇。寧同稷與社。春秋釋奠時。兢兢知拜下。佞舞漫如季。樂章宜奏雅。椎牛猶待議。宮牆故應赭。金門喧鼓鐘。玉祭陳尊罍。報德配帝天。奚敢作聾啞。遺文拂歧鼓。古物寶周瓦。況茲正教宗。蔭人似廣廈。造端勉夫婦。反經合朝野。世教容一統。萬禩承天嘏。

時 評

廢孔教育之大危

上海姚明輝

明輝。置。身。教。育。於。今。十。載。所。歷。學。校。自。初。等。小。學。以。至。高。等。師。範。凡。二。十。有。一。所。遇。學。生。自。五。六。歲。至。四。十。歲。以。外。先。後。逾。萬。人。而。不。見。孔。子。於。學。校。則。自。去。年。始。不。與。學。生。拜。孔。子。亦。自。去。年。始。去。年。何。年。孔。子。誕。生。二。千。四。百。六。十。三。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也。教。育。者。相。與。謀。不。奉。孔。不。拜。孔。明。輝。不。知。教。育。學。未。敢。橫。議。即。議。教。育。者。殆。已。多。不。尊。孔。然。明。輝。卒。莫。能。盲。從。教。育。者。之。高。論。也。爰。謂。之。廢。孔。教。育。置。身。於。廢。孔。教。育。蓋。一。年。矣。顧。覺。其。危。象。極。大。其。結。果。必。有。甚。於。洪。水。之。災。者。夫。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明。輝。不。言。已。一。年。矣。至。於。今。惡。得。無。言。

廢孔教育之發端。廢孔生於攻孔。攻孔者無非因孔教之不便於己耳。清季教育者。不乏此派。此派所行之教育。可謂之攻孔教育。攻孔最甚者。至謂孔子爲中國千古之大罪人。竟以此語詔學生也。

廢孔教育之現象。攻孔達乎目的。遂致廢孔。於是校中不奉孔子。而惟校長是尊。開學不拜孔子。而惟校長是敬。訓練管理不以孔子爲模範人物。而惟校長管理員之意旨爲重。修身倫理雖述引孔子之言。而竊爲校長教員所發明。其現象有如此者。然至學生不尊校長。卽無所尊。不敬校長。卽無所敬。不重校長。管理員之意旨。卽無人物爲之模範。不信校長。教員所發明之言。卽無修身倫理之學科。其現象更有如此者。教育者以爲學校而奉孔子。則已不足尊學校。而拜孔子。則已不足敬。使學生尊己敬己。要在廢孔使孔子而爲模範之人物。則己之意旨不足重。非竊孔子之言爲己。有則學生將不信仰己。因是而必廢孔。學生曰。孔子且不奉。奚爲尊校長孔子。且不拜。奚爲敬校長孔子。旣不足爲模範人物矣。而謂校長管理員之意旨爲足重乎。孔子之言亦旣不入於修身倫理之教材矣。而謂校長教員所發明者爲可信乎。廢孔教育之現象。實有如此。

廢孔教育之結果。廢孔旣久。必至校長不爲學生所尊。而學生欲使校長尊己。校長不爲學生所敬。而學生欲使校長敬己。校長管理員之意旨。學生不以爲重。而學生且

發表其意。旨責校長管理員。以必重校長教員之言。不足取信於學生。而學生反欲使校長教員信其所言。至於如此。廢孔教育與無教育等。不必過久也。三年見效矣。明輝之於教育。非無經驗者也。而覺廢孔教育之危如此。其大也。敬輸誠篤之意。以警告教育者。

廢孔教育之大危續

今教育者之廢孔也。有兩派。

(甲)忘本派。此派所談道德。不離孔教。然亦主張廢孔。蓋受孔教之化育。雖深而竟忘其道德學之從孔教中得來也。是謂忘本派。此派所行教育。其效果必使學生以師之言爲無足重輕。何則。教師雖常談孔氏之道德。而既掠爲己有。在學生決不能崇拜教師。如孔子卽不能服膺其言也。然此猶未甚也。其甚者。或效師所爲。雖深受師教。而反攻其師。也不亦危乎。

(乙)逃儒派。此派所談道德。離背孔教。楊墨管商各有所宗。或竟不宗一教。而自創家派。言男女宜愛戀自由者有之。言父子當平如兄弟者有之。其所行教育。必使

上海協和報啓事

時評 廢孔教育之大危險

社會上發生千奇百怪之人物。禹鼎或不足窮其形。楊墨操戈。管商對壘。黨同伐異。仇隙相尋。人道大苦。世運日衰。而至於類殘種滅。最可危矣。

教育部既以注重道德教育為宗旨矣。而並不尊孔。其所謂道德。果何如者。耶。觀乎現行之教育。以校長代孔子耳。嗚呼。危哉。

本報以世界眼光評論中國時事。藉聯華德之邦交為宗旨。故遇重大問題。同人恒以冷靜頭腦。不偏不黨。據理直書。總期詞雖冗而弊皆切。威不屈。而理須明。萬勿徒以善禱善頌為能也。所以出版時。方及乎三載。而聲名已馳滿於五洲。是豈本報之分類備論說政治學術商務叢談印刷精以潔白之洋紙時操乎。要亦宗旨純正。不阿時諛。俗有以致之也。閱者疑吾乎。盍速購以試。每星期六出版。全年五十冊。定價五元。郵費在內。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念五號

北京經理處 在金魚胡同三教菴內

孔教新聞

政府尊孔彙聞

滬報載。袁總統近有尊孔之意。與教育總長劉冠雄議定。電致魯督周自齊。令即撥款。會同衍聖公將曲阜學堂。卽速開辦。并擬照前清各帝登極例。親書匾額一方云。

徐紹楨君曾請大總統將天壇改爲全國最大禮拜堂。由大總統率官民祭天。配以孔子。頃王式通君又請定民國郊祀禮。將天壇祀孔。配天。聞已交國務院會議矣。

山東孔道會公推康南海爲總會長

癸丑二月十九時報

山東孔道會公推康南海先生爲總會長。聞南海先生已覆電應允就任。茲將其致梁任公轉達南海函稿。並南海覆電錄下。

任公先生有道。前錫蕃等以山東孔道會委託代表入都。幸瞻山斗。復荷贊成。值此聖教陵夷。羣言淆亂之秋。賴公慨任闡揚。吾道幸以不墜。論維持國教之功。當不在抑洪水驅猛獸以下。欽感奚如。錫蕃等返自京華。於客歲陽歷十二月念二日。開山東總分會成立大會。謬承會員舉錫蕃宗國爲正副。

會長。自維愚昧。未窺孔道之高深。乃既生新舊遞嬗之交。目覩吾道若存若亡。我中華文明古國。數千年立國要素。將泯焉以漸滅。是用大懼發起此會。冀得熱心毅力舉世信仰之偉人。如吾南海先生者。領袖總會于城孔道。此錫蕃等所日夕仰望者也。何期同人謬加推舉。雖本會會長僅限於山東一部。萬非錫蕃等所能勝任。再四推讓不獲。不得不暫行擔任。卽與同人集議。本會既經成立。首宜通告各省組織。各省總分會次卽定期。本年秋間開成立孔道總會於曲阜。所有籌備一切手續。非常複雜。議定先設總會籌備所。合議公推南海先生爲所長。人望既屬。道統攸賴。想先生斷無推却之理。當未蒞以前。暫由山東總分會會長代負責任。將來卽據此情形呈報北京政府。惟尙未得南海先生同意。不敢冒昧從事。敬求先生據情電達。堅爲勸駕。倘荷南海先生復電承認。並懇急速歸國扶翼正教。不第本會會員同聲慶幸。卽先聖在天之靈。當亦欣繼往開來之有人矣。附上本會立案合刊一冊。伏乞鑒正。臨穎神馳。敬頌幸福。山東孔道總分會會長王錫蕃。劉宗國。鞠躬。民國二年正月十日。南海先生覆電示悉。尊孔乃僕素志。傾佩宏願。自慚菲才。辱承公推。當竭棉力。勉從公後。云云。

本會紀事

總會

本會舉行丁祭。早經於去年定議。至今年正月三十日。復在上海文廟開特別會。由總會代表姚君東木、沈君馨山、陳君重遠暨上海支會會員與洒掃局同人籌議一切。議定祭品等物。由洒掃局本月司月備辦。并由總會推定姚君東木支會推定林君問之陸君鼎卿會同辦理。定議後。即由總會登報。復由支會發布傳單。以期周知。

二月初十日丁酉。總會支會同人均清晨恭詣文廟。以政界人員聞風興起。亦來致祭。而禮節不同。故讓其先祭。行三鞠躬禮。祭畢。總會支會同人排班行三跪九叩禮。

是日赴會與祭者有十一團體之代表。統計共二千餘人。而學生爲最多。西成學校

等初由市政廳學務專員丁賡堯君、校長凌子屏君、教員葛嘉甫、朱漱丞、王備五、顧慰者

王壯飛、鄔軼華、瞿保年、諸君率男學生四百人、女教員賈印如、傅宜嘉兩女士率女學生一百六十人、養正學校市立由校長劉汝嘉君、教員吳劍菴、蔡錫侯、瞿拙生、曹瀚亭

汪鳳閣、潘幼梅、袁英石、陳味腴諸君。到餘未率學生五百人敬業學校。一縣立第一高等由校長代表賈叔香君、教員張仰廉、朱伯華、陸雁臣、朱詠唐、高士瀛、鄭詒伯、謝秋丞諸君。到餘未率學生五百人均先後來祭。祭畢已正午矣。本會發起斯會而到會者雲集盛矣哉。

本會原定祭畢即演說以爲時已晏。改期下午二時。執事各員在洒掃局飲福酒畢。齊集明倫堂開演說會。聽者早已滿座矣。陸鼎卿君主席。公推陳君重遠演說。江蘇第二師範校長賈君季英、豐臻繼之。皆能發揮至理。與會者乃乘興而散。

本會爲北京教育會請將全國文廟學田充公一事。曾會議多次。僉云事關孔廟田產。乃孔教之根本。萬不能不竭力爭經草定。論文公布。并擬電稿。電達大總統及內務教育兩部。是日會衆齊集文廟。即將論文及電稿。共同討論。議定除登該論於本雜誌外。并印單行本。以便早日出版。而普及全國。其電稿。卽於是日照發。而論文則於二十日亦出版矣。

蘇州支會

姚菊坡君既賡續設立蘇州支會事務所。兩月以來。先後造訪吳中耆宿及旅居滬上。

未歸者如鄒詠春君。福保。葉鞠裳君。昌熾。曹再庵君。福元。曹叔彥君。元弼。俞階青君。陸雲。江霄緯君。衡。皆以雅故。尤極注意。然諸君或杜門。或避地。未獲以時相見。共證素心。彌增離索之感。而會事進行。刻不容緩。昨來函報告。已商請孔康侯君。昭晉。介紹紳學。鉅子多人。於月之十八日。在事務所開會。洩會者。濟濟稱盛。孔君臨時主席。通過支會簡章九則。因總會詳細規約。未經宣布。咸抱謙抑。公推幹事五員。仍責成姚君擔任。會務支會爰告成立。姚君又以本會維持道德。扶翊運會。關繫至重。不能不慎之。於始預訂下月常會集議討論。遂散會。是日在蘇之編輯同人孫益莽君。德謙。張孟劬君。爾田。沈山臣君。修。亦皆聯袂。袞裳光茲壇席。姚君來函。尤亟稱之。蓋三君者。學問覃粹。志行高潔。所居距會所甚遠。勤懇可感。足爲三吳矜式矣。

又據姚君報告。沈馨山君。前以所組尊孔會同人屬之。本會是日特附開歡迎會。先期分別函告。比到會。照單缺席尙多。詢之潘平朔君。誦芬。帥蟄吳君。安世。始知此會由查怡軒君。亮采。集合者居多。多數請單。但稱沈君名義。會員不甚接洽。查君適往金陵。致有貽誤。已請潘帥二君轉告。並函請查君逐一知會。於下月常會時組合也。

松江支會

松江支會。於二月初二日。在華亭縣學明倫堂。開成立大會。先期該支會幹事五人。親至總會。商議一切。并請特派代表赴會。總會以松江離滬最近。又爲上海舊日之府城。且幹事諸君之盛情。不能不答。乃特派陳君重遠爲代表。於是日早車赴松。下午二時開會。到者百餘人。先由發起人顧君迺琴薰報告開會宗旨。略云。鄙人宗旨無他。保存孔廟。廟產推廣孔教。教務以顯我數千年來國教之大防。是爲第一主義。近教育部託名補助地方小學經費。函請內務部通飭省長。轉飭各縣知事清查。已屬不問理由。侵及廟產。至剩有區區洒掃田畝。尤爲孔廟廟產所必不可少者。斷不能再令藉端侵奪。云云。顧君於是請陳君重遠演說。陳君略將本會開創之歷史及總會支會之關繫。說明亦言保存孔廟固有之產實爲最要。次該會幹事葉君禹卿有圭演說。發揮明倫二字。世界宗教會代表朱君心天文淵。因事不能赴會。亦寄演說稿以達其意。大旨則注重明定孔教爲國教。陳君重遠以事務太繁。未及待散會而回滬。該會推舉職員既畢。於是全體攝影。乃散。計是日所舉者。幹事五員。姚大任。西金佐宸。西顧薰。文葉有圭。文

張永濟庶務評議八員。陳乃績。許綆修。顧煥奎。倪宇梁。張孔瑛。錢企鶴。吳維馨。姜文傳。調查八員。張茂章。葉瑞鍾。朱撰。吳錫鏞。杜衡。袁林。王烈文。余瓠。會計二員。由洒掃兼任。書記一員。謝元勛。

該會成立後。卽函報華亭縣知事謝立案。奉批略謂。諸君子鑽仰師承。昌明孔教。以支會之組織。作衛道之干城。深堪嘉佩。至洒掃田畝。稽諸志乘。出自公捐。尤非尋常廟產可比。孔廟體制。尊崇歲修。不可不謹。云云。

該會於初七日會議。丁祭事宜。至初十日辰刻。卽在文廟舉行公民釋菜禮。華亭高等小學校生十六人。合歌樂章禮儀。則照舊三跪九叩。極一時之盛。祭畢并飲福酒。至下午二時乃散。縣知事亦與祭。云。

南匯支會

昨接南匯市公所全體職員二月廿一來函。言欲組織支會。以維世道。而正人心。云云。該支會之成立。當不遠矣。

太倉支會

太倉顧君耕道。思義慨念世變。已在太倉組織孔道新。民社照傳教辦法。以期行遠。唐君蔚芝。文治特介紹之入會。顧君即担任改組太倉支會。志在必成。且賦尊天尊孔詩六首。贈陳重遠詩二首。以鳴厥志。徧傳孔教。將於太倉見之矣。

嘉定支會

二月初十日。嘉定支會同人。先於是早八時。舉行丁祭。祭畢。乃開成立會。於明倫堂。西偏之致齋所。當即舉定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并由會長推定幹事員十二人。評議員十二人。文牘員四人。嗣即宣告本會宗旨。并公議進行之策。其事務所則暫設嘉定東門內城市公所。茲將其職員名單開列。會長沈恩桂。副會長胡光墉。幹事員戴起祥。陸元愷。嚴佐治。顧其慎。朱仲華。周聘孫。徐楚卿。黃世求。金伯琴。張朗秋。王慶賡。黃敬一。評議員王筱圃。王述董。顧朝傑。顧其義。嚴秉鈞。吳達侯。秦中孚。周聘儒。鄭孝純。張希曾。汪之庭。吳少卿。文牘員嚴佐治。陸元愷。顧其慎。俞以烜。

金壇支會

金壇馮君足三。鼎銘來書。言該處贊成孔教會者。已有數百人。四鄉之贊同者亦不少。

一俟章程寄到，卽召集會員，開成立大會，并以文廟爲會所云云。

山陽支會

聞山陽丁祭，由郡縣兩學司祭者，要求湯知事，照例發給祭銀。業於陽歷二月五日，草率了事。支會因其既經致祭，遂公訂舊歷二月十六日，卽在三官殿事務所內，謹設禮堂，補行祀事。是日上午十時，由發起諸人，敬謹行禮，觀者如堵，咸謂光復以來，第一次盛舉。午後三時，開成立會，先由臨時幹事邱君介清，宣布二顧受總會委託組織支會緣起。次則顧君秋嵐，宣布孔教會宗旨，並析言義務權利之辨。丁君履繁、蔭森、程君玉甫、龍文、趙君冠珊、殿甲、林君念堂、祖祺、謝君子彪、文炳、郝君治鴻、隆嗣、唐君康甫、迺釗，相繼演說。畢，公推顧君秋嵐爲主任，幹事顧辭以行將遠出，時已鐘鳴六下，遂散會。而主任一席，仍虛懸云。至入會者，則已百有三十人矣。

蕭山支會

蕭山支會於正月二十五日，在明倫堂開成立大會。到會者數百人，舉來君裕恂爲會

長設事務所於縣學宮署內齋宿處其會章所規定凡損害本會名譽者及剝奪公權者均應出會其入會費則收一元惟不取常年費若有特別捐者得爲該支會名譽員

鄞縣支會

陳君文洙等聯合同志發起鄞縣支會贊成者已占多數茲將其發起諸君列下

陳文洙 周厚孫 沈懋昭 李廷華 袁廷澤 戴鴻鈞 徐昌燕 張少蘭

王彬輝 李 蠡 袁鴻吉 謝傳芬 楊韻笙 陳 剛

江山支會

姜君寄綸宗望等發起江山支會業經草定章程於二月初八日在明倫堂開會到者百餘人即暫假動扇小學校對門姜宅爲事務所而通訊處則在動扇學校云

又江山縣毛君翔等來函言二月十三日已借城內求是學社開談話會發布召集書欲以組織江山支會且定期三月三日在學宮開成立會云

夫江山一隅之地而組織支會者乃有兩起足見人心之同不謀而合第既同一會自不必分爲兩支甚望毛君姜君等合爲一體以厚集羣力而廣布教澤也

永嘉支會

永嘉陳君祖綬等二月十二日來書言已邀同學界全體組織支會擬以縣學爲會址其臨時事務所則暫假大高橋下同強學校云

麗水支會

鄭君景翹周君益謙孫君壽芝端木君芬王君邦鎬王君崇義等發起麗水支會於二月初九日在縣學宮開會赴會者百餘人其會址卽設儒學署內

平陽支會

黃君發程君卓陳君俠等擬於温州平陽縣組織支會經函索章程矣

蒙城支會

蒙城黃君肖僧與綬來書言二月初二日該支會業經發起贊成者二百人黃君及張君夢樓桂萼葛君介福擢廷陸君禹門麟慶張君秀齋士彥皆被舉爲幹事員擇定二月朔日齊集文廟開城鎮鄉全體大會到者當有千人內外俟大會開後再籌設孔教學校於兩廡云



再版
孔教論

定價大洋二角
郵費分半

此乃陳君重遠之演說稿出版後大受海內外歡迎除贈送及銷售外所存無多欲購者請將書價及郵費惠寄空函索閱恕不能賒墊

發行所 孔教會事務所
上海海寧路一千七百九十八號

英文
孔門理財學

洋裝布皮
兩厚册

定價大洋十五元
郵費免收

是書風行歐美為能讀英文者不可少之書為各學堂必常備之本欲購者請將書價惠寄

著作者 哲學博士陳煥章

發行者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校

代售處 上海海寧路一千七百九十八號
孔教會事務所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BY
Chen Huan-Chang, Ph.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凡投稿者請寄交本社總編輯(函外請註明雜誌稿)
凡定報者請寄交本社陳明遠君

上海海寧路一千七百九十八號

孔教會雜誌社謹啓

費須先惠

孔教會雜誌定價表

月出一册

項	目	零售每册	半年六册	全年十二册
報費	現款及兌票	三角	一元六角	三元
郵費	郵政票	三角一分半	一元六角	三元一角半
日本	郵費	三角六分	七角二分	
外日	郵費	三角二分	七角二分	一元四角四分
本會外	有願代派者	五份九折	十份以上六折	郵費不折
等第地位	一册	三角	册半	年全
特等	一面	四十元	一百元	二百元
特等	一面	三十元	八十元	一百五十元
特等	一面	二十元	五十五元	一百元
普通	半面	十二元	三十三元	六十元
普通	每行	五角半	一元五角	二元八角
特等者	底頁外面也	上	等者封面底頁之裏面及	圖書論說前也除均為普通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二月
中華民國二年三月

出版 第一卷 第二號

總編輯 高要 陳煥章

發行者 上海海寧路一千七百九十八號
孔教會雜誌社

總發行所 上海海寧路一千七百九十八號
孔教會事務所

分售處 各地孔教會支會分會

- 一曰圖畫 凡先哲遺像近儒照片名勝古蹟事物形
- 二曰論說 以代表本會之言論為主
- 三曰講演 搜集各地之演說稿以互證大道且以備
- 四曰學說 或通貫羣經或專治一經或一經中發明
- 其一篇一章一句一字或并論先儒諸家之學或專
- 五曰政術 本會或先儒之佚文佚著皆入此門
- 六曰政目 治平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本會講習厥有
- 八曰政學 取治平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本會講習厥有
- 六曰專著 凡近儒著有成書而未刊者或雖刊而流
- 通未廣者入之此門
- 七曰歷史 凡關於先聖一身及孔教全體者入之
- 八曰傳記 或傳人或記事或記地於已顯者或加

投稿簡章

本會用思論集中之制。聚天下之聰明材力。以成此雜誌。復由此雜誌以灌輸於天下。故投稿諸君。最所歡迎。并無門戶之見。惟務祈詳敘姓名別號籍貫里居。并繕寫清楚。校對無訛。其照本雜誌行格謄錄者。每行卅三字。尤感。第本會經費支絀。愧無以報。謹擬投稿一期者。答以一期雜誌。源源接濟者。答之以全年而已。本會收稿後。或酌量增刪。如作者不願先聲。其原稿無論刊登與否。概不發還。

- 九曰新著 其未顯者則發其幽光
- 十曰譯件 擇文件之可采者譯之
- 十一曰叢錄 或筆記或談話或問答或通信或公牘凡
- 不入其餘各門者錄於此
- 十二曰文苑 專錄詞章
- 十三曰時評 本會并非專以存古為事行道救時乃
- 其天職故取時事之關於孔教者評論之其不入諸
- 論說門者以詳略之異也
- 十四曰書評 評論新書
- 十五曰孔教新聞 錄其在本會以外者
- 十六曰各教新聞 本會對於各教有賓主之分無主
- 奴之見故特立此門以示孔教之大
- 十七曰本會紀事 凡總會支會分會之事實及會員
- 之消息皆擇要登載

本雜誌代售處

- 南京 下 關
- 蘇州 飛 行 社
- 北京 琉璃廠火神廟夾道
- 廣州 雙 門 底 上
- 上海 廣 智 書 局
- 上海 振 新 書 社
- 上海 瑪 瑙 經 房 鋪 記
- 上海 廣 智 書 局
- 上海 時 敏 書 局

上海海寧路 孔教會雜誌社謹啓